



芥子園

秘山錦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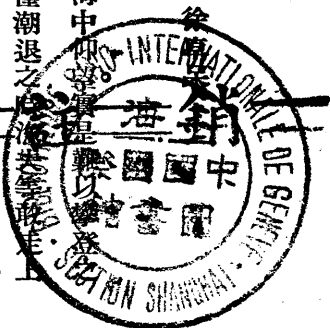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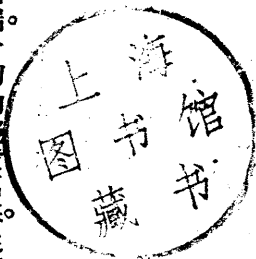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1 4840B

偵女
探俠
秘密錦囊 第一編

一

法國古朗皮地方。是突出在西北海的山端。千仞的絕壁臨海。從海中仰望。巖頭。雖是很危險的地方。隔海近英國南端。昔日與英國戰爭。曾有英兵攀登此崖攻入法國。所以乃是海岸上一個要害。這市上自古有一家貴族。叫做經侯爵。主人在數十年前。充海軍士官。與英國海戰時。不幸被英國某士官一刀斫入海中。於是部下大敗。不能撈他的屍骸。恐怕就葬身魚腹了。並不浮起。這便是名譽戰死。其時乃一千七百五十八年。現在已經過了三十五年。是一千七百九十三年冬間了。朋奇地方所發生之勤王一揆軍。將攻擊此處。本市年輕人。組隊防禦。經中央政府訓練。請了正式的士官來。把他做首領。學習戰爭。那經侯爵家中。侯爵死後。只剩他一位當年人稱美人的夫人。叫做薔薇夫人。房屋雖大。已破舊不堪。又無後嗣。侯爵戰死時。薔薇夫人恰巧有孕在身。得死耗的翌月生一個女兒。取名玉姑。玉姑成長至



十九歲而死。現在只剩薔薇夫人一人。夫人年已八十。自從愛女死後。早無生趣。將侯爵財產。盡行變為黃金。把這黃金不知藏在何處。並不在銀行中。夫人度日很儉約。古朗皮市上便謠傳。侯爵家的黃金。不知有幾千萬。此事一入共和政府耳中。便命他助充軍用金。夫人咬定沒有金錢。未幾。共和政府造出亂暴法律。說「政府財政困難之際。人民不得私藏金銀。」傳達全國。薔薇夫人就是觸犯此法律之人。政府再派人來查。也查不到黃金。夫人又說還了丈夫舊債。財產已盡。於是只得作罷。其實侯爵不負債。市上人人曉得。薔薇夫人之黃金。就成了多數人之目的物。夫人死後。不知將這黃金怎樣。又不知他究竟有黃金若干。已做了市人談話之資料。此刻夫人的死期近了。在數十日前。已呻吟病床。多年來出入的鮑老醫生。竟無法可施咧。

二

薔薇夫人賣去經氏財產。悉變黃金。這無數黃金在何處呢。夫人現將老衰而死。夫人一死。後繼無人。夫人打算將財產給誰呢。否則恐怕他魂魄不忘黃金。未必會散。夫人牀前。替他看護。

等他死亡的。有二男一女。三個人俱不像貴族身分。都是平凡的俗人。衣服言語。無一不野卑。這種人有什麼緣故。可以入夫人病室。實在是夫人的內侄與甥。夫人現在雖爲貴族。出身本是市上的貧苦人家。身分很低。被侯爵看上了。在一千七百四十年結婚。侯爵三十歲。夫人二十四歲。但是侯爵不喜歡妻黨。有下等的親戚。結婚前津貼若干金錢。以後永不往來。其時那些人得了侯爵的錢。便安樂度日。無奈品性不良。一回兒又成窮人。侯爵戰死後。常常來借貸。但是薔薇夫人不像出身貧賤。很恨貧民。不許他們入內。不但不借。并且逐出門外。五十年來。僅與一個今年七十歲的老婢阿琴。二人住在這破大屋中。十分儉約。只是積蓄金錢。人家更疑夫人藏金的巨大。一聽得夫人有病。他們三人也不管阿琴拒絕。就托言看護。天天過來了。他們看了夫人漸漸衰弱。髣髴就如自己財產漸漸增多一般。三個人實是夫人已故的兄妹之子女。一個漁夫叫魯二。一個農人叫倪四。一個開蔬菜店的叫昭姐。三人出入以來。老婢阿琴暗想。萬一我離開夫人旁邊。不要被他們三人商量了弄死夫人。於是嚴重監視。然而夫人容體漸變。阿琴無法。便去接那鮑老醫生來。三人雖同一目的而來。差不多如三個敵國。不交

一語互相睨視。煖爐中的薪炭。忽然有一根燒着的。落在夫人床前地板上。夫人尙存一息。細縫似的眼睛見此狀態。竟不管病重。現出一時的氣力。走下牀來。三人大驚。正欲過去幫助。夫人已慌忙將薪炭投入爐中。低聲說。好險啊。本來此事已經了結了。說着倒在牀上。好像是全身氣力已盡。不能再說什麼。就此斷氣。三人一見夫人這副神氣。不約而同的覺得夫人的藏金。必埋在這地板下。現在落薪炭處。若不是藏金之上。何以夫人臨死會如此驚慌呢。他說本來此事已經了結。明明是洩漏此意。三人俱想不給他人知道。獨自搜索地板下。不看不看已死的夫人。只凝視着地板上之焦處。方纔出去的阿琴。正領着鮑老醫生進來。曉得夫人已無用。便很可疑的對三人瞧瞧。鮑老醫生多年出入夫人之處。夫人一生的事。他差不多與阿琴一樣的深知其細。此人氣質正直嚴重。全市人人尊敬。他又愛市人如子。非常和氣。此刻也不像阿琴那麼對三人瞧。即含着諷刺說道。夫人在阿琴不在之時死了。我朝晨還斷他可以延至明天。咧。如此你們三人都要成大富豪了。三人一見老醫生各強作悲容。倪四說。先生。夫人的財產。只有這破屋。老醫生又嘲道。那是對不起你們了。你們拏了這大屋也無用。不如三人商

量了出租罷。由我來租賃。昭姐急道。如此也好。先生行醫樓上够了。房錢給他們二人。我自己用下面。可以開店。昭姐的意思。無非住在下面。可以自由查看地板下。倪四道。好雖好。地板下我要用他擺舊東西的。魯二慌道。一切都須由我修好了再用。三人在死人床前爭執。阿琴將夫人眼皮閉好。用白布掩蓋屍骸全體。說你們別爭。還是快到衙署去。不報告夫人身故。怎能承受遺產呢。阿琴用正經話來趕他們去。他們個個想獨自留着。即擺出主人的架子來。倪四說這用不着你下人開口。魯二道。如今歇你了。快出去。昭姐也說。是啊。看守死人。我一人够了。倪四魯三齊道。死人應當三人一同看守。以爲自己不能獨留。也不放他人獨留。實爲眼前急務。所以用三國共同法。此時阿琴怒道。什麼要歇我麼。我明白了。將我趕了出去。三個人打算從天花板起到地板。一處處尋覓夫人之金錢麼。你們只管尋罷。私藏金錢。奪人金錢。都犯共和政府法律的。你們尋得了。我去密告。說罷。憤憤而去。當時共和政府的暴虐。實無其匹。三人聽得密告二字。個個心頭一跳。鮑老醫生很親近的說道。你們叫阿琴生氣。却是不好。他一心忠於夫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說罷。又再三吩咐而去。三人再注視着地板上焦處。各無一

語。魯二倒想一個打發開他們二人之法。啓口道。照我想來。阿琴一定曉得金錢藏在何處。倪四你追上去。騙他說出來如何。倪四道。恐怕鮑老醫生比阿琴更深知其細。你既與老醫要好。還是你去追趕鮑老醫生罷。三人中智慧最聰敏的昭姐道。你二人分頭去追阿琴與鮑醫生。我在此看守便了。昭姐雖說得很有道理。他們各自想獨留着取地板下之物。所以都不答應。大家又想了。一回。魯二想定道。這裏不必用人看守。三個人一同出去。分頭到衙署去報告。及辦理喪事。現在已是傍晚六點鐘了。十二點鐘再行齊集罷。魯二之意。這裏空這麼六小時。等我獨自進來搜索。他們二人也各自想在十二點鐘之前來下手。所以都表同意。門上下鎖而去。三人去後。不一刻。有人在門口暗暗開鎖。原來就是方纔憤憤而去的老婢阿琴。還不止一人。背後跟着個十七八歲之美人。

三

跟阿琴來的少女是誰呢。姿態很美。絕不像本地的村姑。一望而知是個血統尊貴的人。但是衣服並不華麗。乃農家女子的舊衣。顏色天然潔白。大約多做戶外粗暴的事。竟如男子的顏

色一般。總之從未施過化粧。自能表現他的天然美麗。化粧起來。必成絕色美人。并且此人年紀雖輕。毫無嬌羞之態。阿琴領他入內。到了廊下暗處。方始打開攜來之燈。少女看看四邊淒涼狀態。自然怪訝。說阿琴爲何帶我到這種地方來呢。阿琴道。姑娘。絳珠姑娘。我不會無緣無故領你來的。少女道。那麼你且說這緣故。阿琴道。不能遲緩了。惡人們大約去得不長久咧。他們想得薔薇夫人藏在這家內的巨金。必定就要回來的。被他們看見。非常危險。并且你雖是少女。到底是勤王軍中之一人。露顯了還了得。說時向前後看看。這少女絳珠。是將攻入這市上的勤王軍中之一人。他獨自先入此市。在共和政府下。勤王革命者。有農夫。有樵夫。有貴族。有女子。有這種少女。並不足怪。膽總算大極了。少女絳珠很不滿足。說我的身體。或被捕。或被殺。本已覺悟。不過既奉大將軍之命。來做間諜。因爲女子不致被敵人起疑。所以獨自來此。總想此事好好成功。勤王軍占領此市。那知公事還未了。你無故將我領到這裏。我那裏對得起大將軍呢。阿琴道。因此更不能遲緩。這市上的人。個個幫共和政府的。停一回要。回到這裏來的。魯二倪四。都加入義勇隊中。打算立功。事無大小。他們必去密告共和政府的官吏。所以要

當心不被他們捕獲。絳珠道：「如此我來此的原因，仍不曉得。你把我幼時當做親生女一般的養育。五歲時殷伯爵將我領去後，我仍舊當你母親看待。還有什麼疑你？你且把緣故說來。」阿琴道：「不必疑惑。這裏就是經家。乃薔薇夫人的住居。少女絳珠還不懂。說薔薇夫人。我似乎曾經聽得過的。」阿琴道：「自然是我五十年來的主人。托我養育你的，就是薔薇夫人。諸君。這少女難道是薔薇夫人的女兒麼？聽說昔日夫人年輕時，他丈夫出門後，常有個海軍士官到夫人處來，叫做岑大尉。乃義勇艦隊中「海王」號的艦長。戰功頗大。人家都說他與薔薇夫人交情很深。夫人品行素來嚴重。因為出身不高。自然有人種種的造謠。如此這夫人或者有私生子，也不足奇。然而這少女絳珠，未必是夫人之女。阿琴也沒這種口氣。絳珠更覺奇怪。說原來我是薔薇夫人托你養育的麼？阿琴說是。然而夫人叫我不許洩漏。所以一向從未向你道過。絳珠也有些疑了。說道：「你曉得我的生母麼？」絳珠如此問着。可見他還不知母親是誰。自己是何人之女咧。阿琴道：「我是不過薔薇夫人把你托付我罷了。你母親是誰？我一切不知。恰在薔薇夫人的女兒玉姑病死之後，夫人非常悲痛。我也難詳細問他。後來借端問問。夫人便厲聲

說這種事問他做甚。但是薔薇夫人不是你母親。實在很確實。其時夫人年已六十多歲了。絳珠大爲失望。問道。那麼爲何在五歲時把我交與殷伯爵呢。阿琴道。這我不曉得。殷伯爵與經家。自古有交情的。絳珠探聽不到生母是誰。便長嘆一聲。說我的生母。大約那時已不在世上了。若在世上。決不將自己女兒給人的。但是我竟沒有一天不想要曉得生身之母。阿琴也替他可憐。說我實在不曉得。也說不出來。不知殷伯爵可知道。絳珠道。知道也說不定的。不過從未向我說過。先年勤王的戰場上。負傷回來。臨死叫我過去。說你是個孤兒。當與我兒露人。同助國王。使國王恢復社稷。後。隨便你出嫁。後來還想說什麼。已斷氣了。所以今年的勤王軍。我與露人最先加入。昨夜來到此地。到你家裏訪問。你便說來得正好。本有大事在此。我便依了你等候一日。跟你到這裏。不知究爲何事。不先說個明白。我怎麼可以進去呢。阿琴此時宛如恐怕隔牆有耳。低聲說道。只因薔薇夫人平日頸中掛着一個秘密袋。他說我死之後。必須將此袋交與絳珠。我既答應了。不叫你親自在夫人身上去取袋。我那裏對得起夫人。阿琴至此。方始說明異樣的目的。

四

照他們的問答看來。阿琴帶來的少女。生在十八年前夫人的女兒玉姑死去之時。何人之種子。何人所產。無從明白。僅知從薔薇夫人托阿琴養育。阿琴養到五歲。便由與薔薇夫人家向來交際的殷伯爵領去。伯爵死後。與伯爵之子露人。一同入勤王軍。現在受大將軍之命。來此做間諜。此刻帶他來取薔薇夫人身上的秘密袋的。不料絳珠聽得要在死人身上取東西。便有些不快。停着步道。我是投身戰場的人。死生無定。要這種袋何用呢。阿琴驚道。這是什麼話。怎麼說不要。實是薔薇夫人畢生盼望的事。豈能不拏。夫人臨終之際。還掛念此袋。要打算給你。到你口不能自由說話後。我替他換換衣服。他必定指指領中掛着的守袋。夫人每稱他爲守袋。我每次必確實答應他。說一定交與絳珠姑娘。夫人方始安心。夫人如此鄭重。可見袋中定是重要之物。你怎麼可以說不要呢。絳珠聽了。雖有允意。仍舊不肯前進。說阿琴。我在廊下等着。你去取來。絳珠雖在戰場上見過屍橫遍野。如此陰氣的大廈中。要去近一個病死的人。到底女孩子家有些不快的。阿琴道。你又來了。你不在此。倒也罷了。你既在此。不親自去取。死的

那裏會滿足。這是對死者最後之舉動。應當親自領取。說罷。不令絳珠再行拒絕。即牽着他就走。絳珠無法。默然隨他入內。到了死人室內。爐火已成灰燼。四邊淒涼寂寞。阿琴將燈照照室內。惡人們還一個也沒回來。忽然瞧見地板上的焦痕。即道。呀。薪炭落在地上麼。昨天還沒有。一定是那些粗野的惡人們。加炭時落下來的。阿琴再到死者床前。揭開白布。薔薇夫人早冷如鐵石。方纔阿琴撫過的眼皮。又與死時一般。睜得很開。鬚髯他還掛念着地板上焦處。自己看守着不許他人來下手咧。這地板下果如惡人們所推測。藏着數百萬金錢與否。却不知道。總之斷不是尋常的所在。少女絳珠。見了屍骸。背着臉。躲在阿琴身後。又想到這屍骸。是知道我生母的人。此人之外。恐怕竟無人知我母親。我此刻弔弔這屍骸。也未始不是安慰我母親亡魂之道。於是定了心。走到床前。跪着默禱。一回兒阿琴將他扶起。揭開衣襟。說你取這守袋罷。阿琴指着夫人胸前之袋。一看是綠色綾絹製的。長不滿五寸。用一根黑繩子掛着。絳珠口雖答應。手雖伸出。總不忍領取。又縮手道。好了。留着罷。在死人身上取物……阿琴見他躊躇。便說你不能取。我來替你取罷。說畢。抬起枕頭。取下袋來。說姑娘快掛在你的頸上。其中大

約是關於你一身的筆據。或者是這夫人的遺囑也論不定。停一回你細細看罷。絳珠也不願將死人之物就掛在自己頸中。連聲說不要。退後幾步。阿琴急道。從軍的人。還是這麼孩子氣。如何是好。說着忙把繩子在袋上捲捲。說如此。你好好藏着罷。阿琴強塞入絳珠衣袋中。不知守袋中究竟藏些什麼秘密東西。絳珠恨不能早些離開這不快的地方。卽道。事情既完。我要先去咧。說時已走到門口。此時阿琴聽得外面有聲音。頓時顏色大變。輕輕說道。姑娘且慢。卽忙攔住絳珠。將一耳湊在鑰匙孔中聽着。恐怕惡人們已回來了。

五

阿琴聽時。果有人的足聲走來。阿琴顫道。惡人們已來。無法逃走咧。說着十分狼狽。到底絳珠從軍過六個月。經過不少危險的。一點不驚慌。決心說道。阿琴。我們開這門出去。阿琴道。怎可如此。門外只有一條走廊。必定被他們捉住無疑。惡人見我們避着他們到這屋中。一定捉住了。不知要怎樣咧。絳珠道。我有手鎗。倘有阻礙。我拏出手鎗來。惡人們一嚇。我等可以乘此逃走。阿琴道不然。被他們瞧見。逃也無用。到衙中去將你密告。勤王軍失敗。不消說了。卽使不致

如此。我留在此地。不知要怎樣受苦咧。說時足聲很響。不湊在門上也聽得出。阿琴忽然想得一法。說姑娘能夠身體不動。立到明天朝晨麼。絳珠雖覺是個難題。也說爲着你。總做得到。阿琴道。那麼我二人姑且躲在床後的櫥中。到明晨惡人們或睡或去。方可逃走。說完。就與絳珠入櫥內。此事若遲了一刻。就要被人發見。二人剛躲好。同時門開了。有一人進來。阿琴與絳珠在蛀蟲孔中偷看。很能見室中光景。進來的是漁夫魯二。他將傢伙的包負在背上。手提燈籠。先環視室內。又看薔薇夫人床上。有無變動。他雖是看着很放心。究竟一來瞞了他人來做事。二來對着死屍。總有些不安。夜間很冷。他額上有汗。混身抖着。也鎮不定心。把提燈放在床前。包內取出槌斧等器具。阿琴見了。暗想莫非拏這些器具來開這櫥麼。非常着急。其時魯二檢查地板上焦處。在板端插入鑿子。舉槌重擊。雖是半朽的地板。不知是古時建築的考究呢。還是藏着巨金。格外的造得堅固。竟不容易破。連連擊着。魯二也不像方纔那麼恐懼。大有焦急憤怒之狀。徒然聲音震耳罷了。那時後門中又進來一人。魯二也沒聽得他的足聲。到背上被那人一把擒住。方始吃驚。跳將起來。叫道。呀。倪四麼。此人確是倪四。只聽得倪四喝道。你瞞

着我獨自進來。還了得麼。魯二道。你也是瞞我。否則何以很早的來了。倪四道。不許開口。鬧起來我的力量大。一定我占勝。你別多說話。快打開地板來。我也帮你動手。取得了二人均分。於是二人談定。倪四也取出帶來的器具來。魯二問道。你從大門進來的麼。倪四道。大門的鑰匙。被昭姐拿去了。我是後門進來的。魯二道。我也是的。但是我二人在此動手。恐怕昭姐要從大門進來。如此很不好。你去將大門由裏面門着。使他不能開。倪四道。你打算差開了我。獨自取了金錢逃走麼。我不上當。魯二道。怎能來獨取金錢。你想。薔薇夫人四十年間節約下來的錢。以及變賣財產的錢。至少有五百萬以上。地板下總要擺滿的了。豈能獨自挑着麼。快去。看大門罷。倪四道。不妨。就是昭姐從大門進來。我一點也不怕。那種女子。一個兩個。弄死他也很容易。魯二道。昭姐我也不怕。他要來。一定帶他兒子汪八來的。汪八不是一個力大無匹人麼。倪四一聽得汪八之名。怎麼不驚。卽道。那我也曉得。不過汪八因日間操練得疲倦。此刻總醉倒在酒店裏。他未醒之前。不必担心。你自己去看大門罷。二人爭論不決。一同去將大門門好。然後來掘開地板。二人用力擊着地板。漸漸損傷。塵埃飛起。連櫥內的阿琴也禁不住。要

打噴嚏了。忍之再三。用手接着。到底還洩漏了一點兒聲音。魯二倪四一齊聽得。倪四道。什麼聲音。魯二嚇得低聲道。像是女人聲音。出在帳後。倪四道。莫非夫人復活了。二人驚得發呆。倪四道。如果復活。我二人只好把他打死。鮑老醫生早斷定身死而去。并且已報告警署。弄死他也無人會疑。魯二顫聲道。好的。你去把他弄死罷。倪四道。我獨自做倒不高興。必須一同下手。你且揭開帳門。恐怕夫人已坐着也論不定。魯二道。還是你來罷。二人互相推讓。俱不肯動。這時候忽然跳進來一個身長六尺的大漢。酒氣紛紛。此人便是力大無匹的汪八。二人一同大驚失色。汪八瞧着二人。說你們兩個賊。瞞着我來盜薔薇夫人的遺產麼。魯二即道。不是的。我們打算開了地板等候你的。汪八冷笑道。地板下有金錢。你們不動手。等候我麼。如此親切。只得饒你們了。快些動手罷。那二人還疑着死尸復活。不敢稍動。汪八道。你們怕什麼。倪四道。恐怕死人活回來咧。汪八即伸手拉開帳子。指指夫人死尸。說你看。不是死着麼。我也來一同動手。把器具借給我說時。擎了一柄斧。他二人見死尸無恙。曉得方纔聽得聲音。無非是什麼纏誤。心裏却寬些。但是又恐怕汪八要盡行奪去。倪四即道。汪八得了金錢。我們三人均分。汪八

到底是慣做惡事的。卽道。這種話。不說也明白。分作三份。日後就沒有爭論。各自去隱藏咧。於是三人再行動手。居然將地板打破。倪四先提燈向下面一照。叫道。有的有的。裝在袋內。魯二說是啊。是帆布的大袋。汪八叫道。我來。他自處首領的地位。將二人推開。一手提起袋來。袋因着年數太久。四面早已破爛。袋中之物。一齊落出來。汪八再一看。憑你是大膽無敵的人。也驚喊道。不是黃金。是骸骨。數十年前的骸骨。可怕得很。還有長劍。還有勳章咧。

六

無怪惡人們吃驚。地板下出現的。他們以爲是黃金。那裏曉得是白骨。一定是幾十年前。這家中有人被人殺死。將死骸埋隱在地板下的。最可怪是死骸還有長劍與勳章。被害時的衣服。雖已破爛。却還看得出。實是海軍士官之制服。鈕釦上的鐵錨形。還很清楚。汪八也驚得酒都醒了。說我明白咧。這是薔薇夫人的丈夫。經侯爵的骸骨。侯爵不是海軍士官麼。魯二道。是的。薔薇夫人平日很恨丈夫。他有一個情夫。也是海軍士官。乃義勇艦隊海王號的艦長岑大尉。所以要把侯爵刺死了。汪八說。他恐怕自己犯罪露顯。所以方纔薪炭落在地板上。他嚇

得從床上下來拾取。對不對。他的驚慌實在不是尋常的事。倪四慢慢的啓口道。這死骸不是侯爵。侯爵在海戰時。不是被英國兵斫入海中麼。汪八道。侯爵之外。還有什麼士官。會在這家中被害呢。你看還掛着「桑路易」勳章。又是與侯爵相同的。侯爵之外。出入此地的海軍士官。只有岑大尉一人。岑大尉直至前年纔病死。不是我們大家都曉得的麼。倪四道。斫入海中的侯爵。也不會死在此地。三人暗爭一回。沒有解決。魯二便說。是否侯爵骸骨。與我們的目的物毫無關係。魯二這一句話。倒把汪八倪四一齊回到慾心上來。汪八道。這地板下沒有金錢。薔薇夫人把他藏在何處。一點沒有綫索了。倪四道。鮑老醫生與阿琴一定曉得。不如許他們二人些賄賂罷。汪八道。你有賄賂的錢麼。我是今夜酒店裏已欠了六個月賬。不肯賒欠咧。那裏還能談賄賂。魯二道。不妨說把金錢的地方說出來。就提一成給他。汪八道胡說。他知道地方。我們說了。纔得一成。他不如半句不說自己去拏咧。何必貪這一成來通知我們呢。我看還是將他二人向共和政府密告。說他暗通敵人。現在的政府。無論何人。一有嫌疑即拘留。問也不問。立刻處死刑。魯二急道。二人處了死刑。我們的大目的還是不能達。倪四也贊成。說是

啊。我們的大目的在金錢。還是三人過後慢慢談罷。魯二道。總之此後須三人商量了進行。不可獨自暗做。魯二差不多已忘却今夜第一個先進來的咧。於是三人議決此後須合力運動。骸骨仍投地板下。再將地板鋪好。大家口中說晦氣。各自出門去了。櫥內的老婢阿琴等惡人們俱已出了門。便與少女絳珠一同出來。也不敢再留在此地。不交一語。急急出門。走到門外樹陰下。絳珠因驚嚇過度。須在此休息一下。方能再走。阿琴也明白。先坐在樹根上。說姑娘。惡人們所說的都不對。薔薇夫人怎麼會殺丈夫侯爵。侯爵被害在海中。屍骸也沒撈起來。怎麼會回來呢。絳珠撫撫胸道。我那裏知道。今夜的事。我再也不願想起咧。你再留此地。恐怕要被惡人們去密告也。論不定。阿琴道。他們怎麼可以密告。萬一有這種事。我先把今夜他們所做的事去密告。欲得人家積蓄的巨金。是現在的政府嚴禁的。絳珠道。你還是跟着我。離開此地。加入勤王軍罷。勤王軍中。看護炊洗缺人。婦女加入。非常喜歡。阿琴。我從今夜至明日。大將軍所吩咐的事。可以辦完。明日午後。離開此地。你若不加入勤王軍。我恐怕難和你再見了。阿琴道。姑娘。我年已近七十。怎麼可以從軍。還是守在家中。或者將來於你有益。現在人人說勤王

軍到底勝不過共和軍。你倘使到必須躲避之時。不妨就來尋我。我情願拚命的隱藏你與殷露人二人。絳珠見阿琴思慮周到。倒一時回答不出。阿琴又道。現在一到十點鐘。市上柵門要下鎖了。乘未鎖之前。回到柵外的我家裏去罷。出了柵門到我家裏。也有不少路咧。說着又扶起絳珠道。姑娘。方纔的布袋藏着麼。那秘密袋……少女一語不發。二人携手行至柵門處。本地的民兵。手執火把。迎一位乘馬的士官。一壁歡呼。正從門外歸來。阿琴向少女道。你看。因為勤王軍要來攻打。共和政府派援兵來。前天已來士官兵士數十人。今天又來這馬上的士官。說時。那火把照在那士官臉上。阿琴道。呀。這士官面貌。與昔日出入薔薇夫人處的艦長岑大尉無異。莫非是岑大尉的兒子或孫子麼。阿琴正在奇怪。又聽得民兵連聲呼岑中尉萬歲。阿琴又獨語道。一定是岑大尉的後代了。

七

阿琴爲何怪訝。且待下面細述。這些民兵等歡迎的岑中尉。是何等人物呢。實是軍界中希有的美男子。與平常的美男子不同。勇氣溢於眉宇。容貌凜然。有難以侵犯之威風。其中又帶着

些慈愛之色。絳珠若在心定之時。瞧見此人。不知心中怎樣。現在既不是細看人家面貌之時。并且又恨敵人多了。援兵雙方一出一進。都從柵門中擦身而過。安然回到阿琴家中。敵人既如此準備完全。我勤王軍的前進。實在很難安心。翌朝天未明起身。打扮作本地的少女一般。再混入柵門中。市上的四邊。暗暗偵察。要尋個最易攻入之處。不料都準備嚴重。沒有空隙。此次的勤王軍。在六個月前。起於朋奇地方。後來在各處開戰。起初却奏奇功。到底與政府的兵相比。無滿足的鎗炮。實是烏合之衆。其中也有除鋤敵外手中沒執過他物的農人。僅靠着各人一片勤王之熱心。不知艱難。忘却生命。向都城進行罷了。事至今日。早無戰勝之望。最後命運。差不多在這市上的一戰。苟能得到此市。這附近必有臨風加入勤王軍的人。就是隔海的英國。也能够有求救之道。得不到此市。不知退往何處。政府的兵。已四面包圍。遮塞勤王軍之退路。實是無可隱瞞之事實。所以欲攻此市。又沒有普通攻擊的那麼多數人。不過在什麼地方。求一個隙所。出其不意。把他攻破。只有這一法。求隙所一事。即由少女絳珠担任。大將軍命一個少女當此重任。確很奇怪。實因少女不易叫敵人起疑。并且絳珠生長此地。路徑很熟。所

以比用農夫出身的老兵。反易奏功。以奇取勝的大將。就特別選出絳珠來。而且絳珠從小受勤王熱心家殷伯爵及其子露人之薰陶。一個柔弱女子。已肯爲國王盡忠。生命早置度外。只消是勤王。就不知危險辛苦。不顧他事。從着命令做去。這種任務。絳珠實在能勝過其他兵士。他此刻檢查市上各處。見竟無可攻之隙所。一想那是除選海岸崖上最險的岩道外別無他治。到日暮時。往海岸處。走到盡頭。覺得敵人恃着險阻。不像他方面那麼嚴重設備。唯有一個新用土石堆積的臺場。及一門砲。也無看守的兵。此處我軍可以攻入。再進至崖端。下望幾千仞下。幼時與朋友們在岩間摘草。屢屢往來的小道。尙能記憶。小兒可以上下的道路。決死之勤王軍。沒有不能上來的道理。尋到崖角崩處。試走下去二丈多。有一所平面的岩石。乃幼時遊戲的場所。見了忽然追想往事。將疲倦的身體。坐在苔上。海風吹來。亂戰頭髮。心中從幼時的事。想到已往。又憶及昨夜那驚人的事來。不由的取出那祕密袋。任意玩弄。想及這是死人的事。取出來的。便又想到地板下的骸骨。竟覺得那袋也很可怕咧。其中不知何物。一想放在懷中。總覺不安。還是早早拋去罷。想定了。便擎着袋立將起來。此時海面遠遠有鎗聲。難道英

國救兵之船已到。勤王軍來奪取此市廛。再到高處一望。方知不是英國船。樹着共和軍之旗。大約是桑穆洛附近。派船來應援敵人的。海面既有這種應援出現。我好容易看定的這崖上小道。就不能被我們用。心中又難過起來。將手甲之袋。在崖上一拋。再放眼觀看各處。見崖下幾條街的左面。卜斯河的對岸。有一隊人馬出現。這是敵人的援兵呢。還是我軍已到那裏麼。細細看時。帽子上有白羽毛。確是我軍當先的騎馬將校。也很看得清楚。不禁叫道。呀。般露人君。他與每次相同。總是第一個當先的。一回兒又獨語道。這太疏忽了。海上既有敵船。他忽然出現在那裏。豈不被敵人從背後包圍上去。我不能只管在此。快到那邊去通知他罷。絳珠雖是少女。也懂得些地勢兵略。所以很担心。正聽想去。忽然崖上砲臺。一聲砲响。砲彈落在般露人正面的卜斯河這一岸。沙烟迷目。幸虧隔着河。毫無妨碍。然而已很危險。絳珠恨不能飛將過去。把帽子戴戴好。背後突然有足聲。難道看守的敵兵。曉得我是間諜了麼。慌忙回頭看時。乃昨夜所見的敵兵士官。就是那岑中尉。絳珠逃也不能逃。正在無可如何。岑中尉笑盈盈走過來道。姑娘。這袋不是你落掉的麼。說時見他手中正擎着那拋去的守袋。

八

絳珠見了岑中尉，已很吃驚。怕他看出破綻來。他的話也沒十分聽明白。低頭不答。中尉見了絳珠，也覺得是這裏希有的美人。必是有身分人家的女兒。重說道：「姑娘，這袋不是你失落的麼？或者是情人所贈的也。論不定。」中尉親切之中，帶着一點兒戲言，竟不像軍人氣質了。絳珠也不是愛聽這種戲言的女子。自然正色說：「沒有什麼情人。」岑中尉又笑道：「我總當你約着情人在這冷靜所在。此刻等他到來咧。現在正是勤王軍騷動之時。倘使不是爲着情人，待我送你回家去罷。」說畢，將與他握手。絳珠大驚，退至岩際，說我的家不在此地。這一句話，中尉不禁皺皺眉頭，說不在此地，豈不奇怪。此地已與他處交通斷絕。女子單身過來，不是待情人，徘徊於要害處。除了敵人的間諜還有誰呢。中尉徐徐說着，凝視絳珠之面。絳珠曉得事情失敗，臉上頓時通紅。中尉又想如此的少女，決不會做敵人間諜的。又道：「你不必驚慌，誰會當你是間諜。到戰事平靜後，我就到你家裏，求你父母，娶你爲妻，好得你還沒情人咧。做軍人之妻，好不好。哈哈。」中尉高聲笑着，可見他是個胸襟寬大的軍人。又見絳珠躊躇着，即道：「如此我二人應

當和好。和好的紀念。將這袋還你。但是你非許我接吻不可。說着。更接近絳珠身旁。絳珠叫了一聲。同時將身一跳。已從岩端向千仞的崖下跳去。下面是鼻亂石的海崖。中尉一想跳下去。必無生命。又驚又痛。一手擎着袋。走到岩際。向下看時。絳珠正在岩間穿着下去。忽現忽隱。非常巧妙。中尉不禁說道。還好。沒有受傷。否則我一句笑話。要害死一個少女。豈不担心。忽然又訝道。不對。他如此熟悉這崖上路徑。莫非真是敵人間諜麼。正在疑惑。背後有人叫道。中尉看些什麼。回頭看時。乃市上市長手下的呂軍曹。與中尉自己的從僕鐵三。大約是市長之命。來喚中尉的。中尉不答。仍舊看着絳珠。忽現忽隱的走着。呂軍曹也在旁觀看。即道。這女子定是敵人派來偵探攻擊之路的。我決不放他逃走。即忙舉鎗。等絳珠再現岩上。就放他一鎗。絳珠不知自從岩上落下去。還是跳下去。便瞧不見了。呂軍曹滿足道。你看。幸虧被我放了一鎗。岑中尉怒道。豈有此理。不待長官之命。任意放鎗。照軍律應處兩日的禁足。你知道麼。那時從僕鐵三也學着呂軍曹要放鎗。中尉對他一看。鐵三就把鎗放下。呂軍曹還倔強道。定是敵人的間諜。你要責向敵人放鎗者。便是私通敵人。中尉道。胡說。我私通敵人與否。自有人明白。中尉

嚴厲的說着。呂軍曹雖退下來。口中說市長必能裁判。停一回再說便了。恐怕呂軍曹就要向市長密告咧。其時絳珠出現於下方。走得很快速。不像受傷。中尉方始安心。將袋納入衣袋中。二人走上崖去。經過砲台下。走入市中。市衙門的門前。市長與幾個重要的人。正在那裏議軍事。市長雖非軍人。在當時的制度。實有共和政府代表的名義。握有裁判生殺市民之全權。其勢極強。軍議也須依他決定。市長見了岑中尉。便放出一種對他人從來不用的尊敬態度來。說海岸的防禦。你都巡視了麼。中尉道。此刻剛纔回來。市長道。崖上需多少兵。中尉說也不必防備。敵軍萬萬攀不上這險阻的。呂軍曹在旁插嘴道。敵人的女偵探能自由升降。敵兵不能上來麼。中尉不去理他。說今夜敵兵主力。必在東南。我見了卜斯河對岸所現敵人兵勢。已明白了。斷不會分兵力到海岸來的。如斯軍事會議時。已經日暮。市上東南方門外。早有敵人砲聲。岑中尉本是防禦的主將。即忙趕往那邊去了。市長目送他後影。便很勇壯的發令道。大家須從中尉行動。胆怯者與私通敵人同罪。那呂軍曹走過來道。市長。我來密告一個私通敵人的。市長驚道。什麼。我管的市民中。會有私通敵人的麼。就把呂軍曹喚到一邊。說究竟是誰。

呂軍曹道。就是岑中尉。他方纔與間諜密會着。

九

市長聽得岑中尉是私通敵人的。這還了得。心中雖驚。臉上仍舊不露。姑且問他理由。呂軍曹很爽快的說道。第一與中尉在崖旁密話的女子。不是本地人。本地人我大概總認得。此人向來沒有見過。必定是外來的。這樣亂的時候。不是偵探他處的女子。來此何事。勤王軍中確有女子從軍的。一定特地派女子做偵探。叫人家不容易起疑。第二那女子見我們過去。便跳往崖下。若非間諜。何以如此怕人。又看他能在崖上好好走着。可見已很偵探得精密了。市長更爲吃驚。說中尉沒有留心這女子是間諜麼。呂軍曹道。那裏那裏。中尉與那女子。不是初次相識。交情很深。我們見他向女子說話很親密。幾乎要接吻了。我看定是中尉將這裏的秘密洩漏給他。我向女子放鎗。引得中尉大怒。這是中尉保護敵人間諜的證據。市長道原來如此。你目視情形。確是應該密告的。即使中尉不私通敵人。你斷不是誣告。但是中尉與那女子。還說不定他一定有什麼私通的事實。呂軍曹道有的。不妨將中尉捉來。檢查他身上。必有敵營

送來的密書。我確瞧見中尉拏得一個那女子的紅色小袋。其中定是密書。市長見事既如此。不能不問。即道。一定要檢查中尉身邊。又想中央共和政府特地派來的防禦主將。因着一人的密告。就要處分。似乎有些不安。還是暗暗看他舉動。果有可疑之處。不妨再行下手。想定了。賞讚過呂軍曹的注意。就此了結。這一夜。敵人攻擊。意外的劇烈。岑中尉自己指揮的東南門更利害。一一報告到市長處。市長巡視各處之防戰。最後到中尉處。敵人躲在門外低處的房屋中。在樓上窗中放鎗擊來。鎗聲雖稀。他們靠着安全的房屋。很定心的射擊。所以鎗鎗有用。內面已死三十人以上。鮑老醫生治理負傷兵。已應接不暇。中尉的部下。抵死防戰。敵人在門外傾斜處。彈丸被屋檐遮着。很妨碍射擊。共和軍甚難奏功。市長向中尉道。使敵人聚到下面。就錯了。呂軍曹大聲道。我們有人暗通敵人。把地勢教給敵人。所以有這種事。看來呂軍曹已齊向兵卒們說過。所以兵卒們也一同說道。是啊。有人暗通敵人。中尉也不知道是說自己。即道。不然。市長不是將敵人聚來的。是敵人巧妙的潛至下面。起初敵兵一隊。遠遠出現在前面。我用砲轟散。但是其時決死隊已潛在這下面了。市長道。敵人爲何能如此利用地理呢。岑

中尉道：一定是早把地理調查過了。其實中尉之話不對。敵人從未調查過。僅少女絳珠的報告。大將軍把他做定計略的資料罷了。市長更疑道：無論如何。你逃不了這責任。此刻你打算用什麼計策來應戰。岑中尉道：這也不消問。敵軍既逼到這門外。我們唯有開了門行衝鋒。已預備好咧。市長道：衝鋒何人率領。岑中尉說：自然是我率領。市長道：看你很想混入敵中。岑中尉那裏懂得這諷刺之意。即道：無奈敵人身體不肯出現。所以此法也難實行。現在只有燒去門外房屋的一法了。市長即問爲何。岑中尉道：我率領我部下十人一同前去放火。市長道：這也是你想親往敵中的手段。市長更疑：這裏爬在牆上射擊的兵。一時傷了三名。跌將下來。中尉不答市長之話。即厲聲道：你們不可疏忽。放火隊預備好了麼。十名部下應聲而出。岑中尉與他們一同趕去。市長丟個眼色。就有人喊：奸細慢走。左右各現一人將岑中尉擒住。一個就是呂軍曹。一個是力敵十人的薔薇夫人之親戚汪八。中尉身體不能動。即道：緊要之際。怎麼來妨礙大事。說時。拔出長劍。向二人臉上刺過。二人愛惜生命。見敵不過。只得放手。中尉也不知奸細就是說自己。與部下十人由潛戶躍出。冒着雙方彈雨。躲隱暗處。市長看着中尉。

雄壯之舉動。却半信半疑。這且不提。中尉與十人分手。將帶來的發火藥。點着藥綫。投入房屋處。房屋漸漸的燒起來。屋中很舒服的勤王軍。頓時驚慌。中尉知道目的已達。由房屋的背後。經過暗處。打算歸去。不料恰巧屋內幾個驚慌的兵趕出來。與他一撞。中尉勢弱。竟被撞倒。那勤王軍也跌在他身上。說這定是放火之人。縛了手足。把他投入河中罷。於是就將他縛手足。中尉雖是勇士。也無可如何。當時的軍營。與今日不同。捕虜必遭毒手。中尉也自知無救。只好聽憑他們做去。忽然又來一個士官似的人。乘着火光。對中尉臉上一看。說此人在敵軍中。像是個士官。士官應當由大將軍審問後梟首。快把他送到大將軍那裏去罷。另有一人道。大將軍的地方。離此甚遠。還是送往殷露人那裏去。他是副將軍。也可以代理處置的。於是將中尉送到附近的一所營中。只見有一年輕士官。正在燈下觀看地圖。這是與少女絳珠一同生長。一同從軍的殷露人。年僅二十四歲。現任副將軍之職。

十

副將軍殷露人。把地圖拋在旁邊。在火光下觀看中尉臉上。就問那送來的兵卒道。什麼人。兵

卒道。是捕虜。特地帶來請將軍審問了再行處置。殷露人似乎覺得討厭。說打仗時那有工夫審問。任憑捉到的人處置便了。露人說任憑處置。就是叫他隨隨便便殺死之意。兵卒大喜。忙將岑中尉帶去。殷露人忽然看見岑中尉的制服。即道。且慢。這不是尋常捕虜。是個士官。待我來審問罷。說罷。方始對中尉細看。看他那副勇猛之態。中尉也看看殷露人。年紀雖輕。已任副將軍。雖是敵人。却不能不佩服。勤王軍中雖多老將。然而大將軍陸嘉鱗也只有二十二歲。殷露人二十四歲做副將軍。也不足怪。不過岑中尉年齡與他相近。自己還是個中尉。怎能不欽佩他呢。此時殷露人用對同輩的鄭重之語氣問道。你不是民兵。像是常備兵的士官。中尉覺得將要鎗斃的人。副將軍如此鄭重問我。何等榮耀。頓時勇氣塞滿胸頭。即大膽說道。是的。屬於孔農河畔古業伯將軍之一隊。打算明天你們敗走時。遮塞逃路的。露人道近來不幸。勤王軍的人。被你們捕去。都是慘斃的。……中尉搶着道。你們自稱勤王軍。以爲是很好的名稱。從我們看來。無非苦良民的盜賊。殺不容赦。殷露人被他罵了。也不怒。說不問是盜賊是勤王軍。在各人自己胸中。不能從他人裁判。總之雙方對於捕虜。一點不容饒赦。你也必須知道性命。

難保。岑中尉斷然道：「自然要受盜賊絲毫恩惠，便是污穢。何況貪生怕死，就是我的魂魄腐爛了。也決沒有這種心思。」中尉此話，並非裝出勇氣來，乃從心底發生。般露人自然也佩服。說你真真是勇士。中尉道：「共和軍中有勇士，希罕什麼。你以為不是貴族就沒有從容就死的勇氣麼？」此時岑中尉所放之火，燒得更盛。這遠離的卜斯河畔之兵營，也照得極明。般露人很奇怪的向外面瞧瞧。對那送來的兵卒道：「什麼火？兵卒尚未回答。」中尉應道：「這是你們的兵膽小。躲在屋內放鎗。所以我去放火。打算燒死你的兵。我想到此火能燒死無數盜賊。我何等愉快。你要殺我，也是自然之復仇。快些殺罷。」中尉一句句要說得他生氣。露人反一句句佩服他的勇氣。說你這樣的勇士，走錯了方向，實在可惜得很。中尉即問什麼走錯方向。露人道：「你若替勤士軍出力，便名垂青史。成一個忠臣。不料你誤入邪路，投於偽黨，與君王作對，豈不可惜。然而肯歸正道，還來得及咧。如何還是痛改前非，盡忠於君主罷。我與你這麼的勇士，攜手進行，何等喜歡。你若能悟邪正之別，我荐你到大將軍那裏去。你也必定能任一個重大職役。露人真心的談肺腑。中尉自然感激。一想到他是勤王軍，我是共和軍，便冷淡道：「你勸我謀叛麼？」露人道：

不然。勸你去邪歸正。岑中尉凝視露人顏面。說你若立於我的地位。你將怎樣。被敵人捕獲。敵兵的將軍。勸你降順。你肯拋棄多年的自己人。加入敵軍麼。這一問。殷露人竟不能答。臉上紅了一回。曉得無法救此勇士。便連連嘆息。說沒法。只好照通常捕虜同一的處置了。中尉道。我能三呼共和政府萬歲。而鎗斃。覺得實是武人無上之榮譽。於是岑中尉之命運已定。露人悄然道。但是捕虜中從未見過你這種勇壯的舉動。我爲你勇壯起見。借我部下三個兵給你。你自己向這三人發號令。鎗斃便了。你這種人。必能自己發號令而死。中尉想自己下號令於舉鎗之人。鎗斃我自己。實在尋常人做不到的。這真是當時武人視爲榮譽之事。中尉十分感激。他說這是我的本望。雖屬平民。也能與貴族一樣。很潔白的死給你。看。不過你不做共和軍之大將。做那盜賊的首領。確是可惜。殷露人不答。一回兒問道。你有什麼遺言。要吩咐父母兄弟麼。倘使有話。我可以聽了。傳與你父母兄弟知道。露人的話。真是軍人相對之間的慈悲。中尉道。我沒有父母兄弟。然而你也必在數日內。被共和軍殺敗。那有工夫替人傳遞遺言呢。……說到這裏。忽然想得一事。探手入衣袋中。說却有一件事。是你們軍中的一個少女。遺失此物。

由我拾得的。望你代我還他罷。說時取出那秘密袋來。

偵探傳
秘密錦囊 第二編

徐卓呆

十一

岑中尉取出秘密袋來。殷露人很怪訝的看了。說此物我從未見過。也不知道他的詳細。岑中尉說明道。這軍中曾派一個少女往古朗皮市去偵察的。方纔日暮之前。我巡檢海岸之防禦。恰巧遇見那少女正在偵察。殷露人聽了這一點。已很驚愕。即道如此說來。絳珠已被你捕獲了麼。岑中尉道。他叫絳珠麼。你放心。沒有被捕。好好回來咧。說畢。再把絳珠如何拋棄此袋。還他也不拏。跳下崖去。後面兵卒放鎗。也未擊中。第二鎗被我阻止。因此受了嫌疑。中尉詳細述了一遍。殷露人道。既是如此。待我收了。還與本人罷。說着。就受領此袋。然而很有許多不明白之處。絳珠從未見他有這種東西。不知那裏來的。這岑中尉的話。是否實在。或者故意瞞着我。另有什麼別情麼。露人心中一疑。忘却他事。在那裏呆想。岑中尉以爲我的事已完。只消立在這營帳背後的卜斯河土隄旁。向三個兵士下號令。自己把自己處死刑罷了。此刻兵士把他立在相離一丈處。用鎗口對着他。他先高聲喊共和國萬歲三次。將要發放鎗之號令時。殷露

人聽得萬歲之聲。方始如夢初醒。慌忙趕出來道。且慢。我要問你一句話。你姓甚名誰。中尉凜然道。我不能說姓名。共和國的武人。連無姓名之人。死得也很正大光明。可以叫你們這班自稱勤王軍的看看。露人很感動道。你的心確如此。不過不問姓名而殺人。也不是勤王軍之本意。這時候大約是中尉部下士卒發射的彈丸。飛到這裏來。由二人之間掠去。殷露人笑道。如此談着。我恐怕反要中了共和兵之彈丸。倒下來咧。我們在訣別之際。應當各述自己姓名。我是半年前爲勤王戰死的殷伯爵之子。露人。岑中尉沒法。也道。那麼我也說罷。共和國陸軍砲兵中尉岑猛夫。殷露人覺得這姓名似乎聽得過的。皺眉道。那麼莫非是數十年前義勇艦隊海王號艦長岑海軍大尉之後裔麼。中尉道。海王號艦長。是我的伯祖。露人口中連連說奇遇奇遇。忽命兵士放下鎗來。說不可放射這捕虜。待我與大將軍商議了再定相當處分。你們把他好好看守。岑中尉反怒道。胡說。打聽了我的姓名。忽然變更處置。真無法極了。早知如此。我不該吐姓名的。中尉雖嚴重責他。也沒用處。三個兵士將他帶着。向營帳旁邊的路去了。殷露人回到座上。仍掛念着那秘密袋。總也忘不掉。絳珠怎麼會有這袋。袋中藏着些什麼呢。舉起

來看看。看了又想。絳珠既有此物。斷不會瞞我的。想到此事。絳珠的往事。又映入腦中來了。絳珠與露人。現在親如兄妹。在露人十一歲時。父親殷伯爵有一天往古朗皮市去。用馬車載一個五歲的少女回來。向露人道。這是沒有父母的孤女。以前有人把他養育着。此刻養育之人托我撫養。特地帶他回來的。你須當他胞妹一般。那時露人在廣大的宅中。無年紀相仿的朋友。又沒有兄弟姊妹。非常寂寞。一見絳珠。自然歡喜。得了個絕好的遊玩伴侶了。露人雖年幼。牢記父親之話。可憐絳珠沒有父母。真當他胞妹一般。片刻不肯離開。父親見了。反很擔憂。觀他二人生長。萬一兄妹之愛。一變爲男女之愛。豈不是要叫血統清正的殷氏。把一個不明來歷的孤女做夫人麼。所以防止他們的愛。將絳珠改作男裝。一切當他男子看待。因此絳珠也與露人一同修習劍術鎗術等技。女子的藝術。一樣也不懂。講到武藝。沒有一樣比不過年紀相仿的男子。所以後來殷伯爵在勤王軍戰死。露人出去從軍。絳珠也不願獨留家中。到處要依賴兄長。露人也不欲與親如弟妹的絳珠分離。一同投軍。已經數月。戰的時候。並肩而戰。回去之時。携手同行。寒夜就相抱而臥。二人真是兄妹之愛。沒有絲毫男女之心。有時戰敗。便發

誓說。死則同死。決不一人獨留。這也如男子與男子之誓。不出乎友愛之外。此次攻古朗皮市。有人發議偵察宜用女子。絳珠就自己担任。借了軍中女子的衣服穿着出發。臨行。露人又與他再三約定死則同死。你若被敵人捕去。我必拋棄生命。將你救出。鼓勵了一番。絳珠勇氣更充足。欣欣然出發。并且與一向的男裝不同。雖穿着他人的舊衣服。一改女裝。突然現出一副向所未見的美態來。露人一見。忽然生出一種從來不覺得的最愛之心。幾乎弄得不忍分離。到絳珠去遠。露人還望着後影。他自己倒不覺得。多年的友愛。於不知不識之間。已出了極微妙的戀愛之情。如此隔了數日。絳珠的女裝姿態。髣髴尚在露人眼前。雖在彈丸之間。度日。自己竟不能忘掉此事。絳珠不在我旁邊。總覺得非常寂寞。自己也暗暗奇怪。難道我與絳珠一分離。竟不能生活麼。這時候更掛念在岑中尉拏出來的袋上。倘使中尉與絳珠之間。中尉尚有瞞着我的秘密麼。那麼這袋並非絳珠所拋棄。實在中尉托辭騙我。一定是他贈與絳珠的紀念東西。那平常總也不會發生的疑念。在胸中燃燒。也無法消滅。這實是與最愛之情相伴的嫉妬。與那情是一同剛纔生出來的。露人想了半晌。終究不能自禁。暗道。我是父親有遺囑。

命我保護絳珠的。交與絳珠之物。苟有疑惑。應當檢查。乃是我的義務。想定。兩手顫着。將秘密袋打開。不知其中是什麼東西。

十二

露人自己也不覺得被妬嫉之心所驅使。總以為非把袋打開不可。戰戰兢兢打開袋口。取出其中之物。像一個厚的紙包。裏頭是筆據呢。是品物。無從曉得。看來必是幾年以前包着的外面之紙。白已變黃。露人不禁恨恨的想道。果真是紀念東西。一定岑中尉贈與絳珠的。露人心。中既生戀愛。無怪疑念極重了。原來中尉斯我。托言是絳珠的遺失品。其實要借我之手。交與絳珠罷了。一時十分不快。打算喚回來詰問。剛立起來。瞥見包紙的一面。有什麼小字寫着。露人即忙在燈火下讀道。

不問何人。得此封時。切勿啓封。送往殷伯爵家。交與殷氏所扶養之少女絳珠。殷伯爵家。在烘特白地方。乃該地之領主也。

此封乃絳珠一身最重要之物。在他入毫無價值。決勿啓視。絳珠如已死。可交與殷伯爵。

必能得伯爵相當之謝禮也。

作此封而附記於外者爲古朗皮經侯爵家之未亡人薔薇夫人。欲表此封之鄭重。特署名於後。

侯爵夫人 經薔薇

文字只此數句。殷露人讀完。方始懊悔我不應該疑岑中尉。未免有些羞恥。但是疑念一去。心中就毫無所苦。中尉與絳珠之間。既沒有什麼秘密。這袋自然真是絳珠所遺失。絳珠一向沒有此袋。定是到了古朗皮。纔有人交給他的了。此袋真是薔薇夫人之物。那麼絳珠或者是薔薇夫人之女。如此將來做我的妻。身分也頗合。不愧爲一位伯爵夫人。露人此時竟糊糊塗塗。想到這些極無意思的念頭。又想此物一定絳珠之外。不能開看。絳珠一死。要交與殷伯爵。殷伯爵自然是我父親。我父親既死。應當由我這承繼爵位的露人保管了。絳珠活在世上。我可開看。只有見了絳珠。將東西交與他。想定了主意。恨不能立刻就遇見絳珠。心一點也不定。這戰爭之中。明明就是交與絳珠。絳珠也沒有可喜的工夫。不知何故。一心要遇見了交結他。再要聽他口中說出什麼話來。現在絳珠不知在何處。據岑中尉所說。似乎他已好好回來。一

定留在何人的隊中。或者方纔大將軍將本地的地理捷徑等來通知。定奪作戰計畫。莫非就根據絳珠回來的報告麼。若如此。絳珠此刻定在大將軍營中。立刻往大將軍那裏去見珠絳罷。不對。我任着監督這一方面的事。我身體留在任務之地。豈可因這些事情。擅離職守。到天明時。絳珠必定會來尋我的。露人正在亂想。忽有破鐘似的聲音。叫喊副將軍。走將進來。此人面色純黑。筋骨強大。年約四十餘。乃露人家裏跟來的從卒。叫做黑大。露人聽了此聲。急將紙包納入袋中。然後藏於囊內。問他做甚。他取出一封信來。說可惜可惜。有敵人在門外放火燒屋。今夜我們到底敗了。只得明晨從海岸捷徑攻上去。大將軍特地通知你。所以送這書信來的。露人不語。打開看時。乃大將軍親筆。說明晨五時半。乘潮水退下。望速運兵至海岸。露人道。這幾句竟不明白。你遇過大將軍麼。黑大道。我恰在大將軍營裏。露人道。海岸由何人領路。黑大道。絳珠姑娘很熟悉路徑。他預備領瑞士精兵十二名。先行上去。露人訝道。什麼。絳珠做先導麼。那麼絳珠現在何處。黑大說。在大將軍營中。預備明晨之事。露人立起來。很勇壯的說。一聲好。又道。你回報大將軍。說我明晨在天未明時。領兵前去便了。口中如此說。心裏已想到。

遇見絳珠，把袋交給他。可以問他如何到手。黑大應聲而去。不知又想到何事。回頭道：副將軍聽說今夜捕得一個很難得的敵人。何不用我黑大的拳頭來打死他。說着舉起他的鐵拳來。意欲把他軍中無雙的腕力。加在岑中尉身上。露人道：今夜的捕虜乃敵軍士官。萬一我們的士官被敵人捕去。將來可以交換。因此暫時留着。黑大快快道：可惜可惜。說着把拳頭摩撫一回而去。

十三

般露人因着急要見了絳珠交去秘密袋。所以等不到天明。走出營帳。昨夜被敵人火戰而敗歸的兵。本來已不多。再加方纔各處又連敗。弄得更少。自己也覺得很不中用的了。然而除戰死外。也沒有可逃之處。人雖不多。尙圍着市上各處之門。在那裏攻擊。但是大將軍之真目的。這不過把他牽制。主力集在海岸。由崖上攻進去。先在市上去擾亂他的內部。般露人因着昨夜之命令。已知此意。也不看各處之門。急赴海岸。先問大將軍營中絳珠在何處。那絳珠要率領的瑞士兵。也不見影踪。難道乘天還未亮。已先發了麼。大將軍出來說。先發隊由熟悉崖

上路徑的少女絳珠率領。已在十五分鐘之前出發。你可與其他往崖下的士官。每三分鐘送二十人前往。露人答應了。趕到崖下。見兵士們俱欲與先發隊爭先。已擁擠得士官也止不住。露人用副將軍之威嚴鎮壓。定了各隊之次序。抬頭看看崖上。朝霧之間。僅見有白物數點。即問旁邊的士官道。這是什麼。他答道。先發的絳珠隊。要後面人認得路徑。在岩間遍插白旗。再向上看時。直徑十五丈之上。大旗當風。在岩間穿着上去。這定是率領十二名瑞士兵的絳珠無疑。這大旗。明明是向後面通知前面很安穩的意思。露人見了這勇壯之態。不覺技癢。一想我軍今日本打算決戰。我既是絳珠之兄。不能不做他的後應。今天也沒有戰勝的希望。這先發的一隊。必定戰死。我豈肯就此不見面。叫絳珠獨死。要死二人一同死。露人胸中追趕絳珠之心。宛如潮湧。也忘却大將軍之命。第二隊第三隊出發後。獨自一人。向岸上馳登。旁邊就有人拖住他道。副將軍做什麼。此人就是昨夜替大將軍送信的從者黑大。露人不快道。別胡纏。我有事要見絳珠。咧。說時打算推開黑大。黑大爭道。不行。老主人臨終時曾吩咐我。說露人血氣未定。從軍時一切你須監護。你今天豈可加入先發隊。輕視生命。黑大一片忠心。說話非常。

強硬。在平日露人一聽得父親之話。必定肯中止的。此刻只因急欲把袋交與絳珠。此袋又是絳珠一身重要之物。萬一絳珠此次要戰死。又不能不早些交給他。我交給他。是代我父親做的。我父親一定同意。這一件事。實是神聖之事。想定了。即喝一聲黑大放手。推開黑大。跳上崖去。現在若能追到絳珠。不管有交與他的工夫沒有。能交與他。絳珠接受了。能否說明詳細。能否看他歡喜之顏色。露人這些事。俱來不及想。那黑大在背後說道。年輕人真沒有道理。少主人萬一死了。我那裏對得起地下的主人。說罷。只得把自己任務。托於他人。追在露人後面。趕上崖去。已瞧不見露人後影。露人勤王之心。與戀愛之情。異樣的連結在胸中。一心要見絳珠。急急趕上崖去。已搶過第三隊第二隊。絳珠在五六丈之前。已瞧得見。因為趕得太急。氣喘喘。竟追趕不快。何況他們是慣行山路的瑞士兵。攀登很巧。一疏忽距離就遠了。無法可施。只得口中連呼絳珠絳珠。似乎絳珠沒有聽得。一回兒絳珠已到。昨天遇岑中尉的砲臺下。此處好像別無防禦之人。其實敵人已知這裏的計策。大家埋伏着。到先發隊走近。他們見彈丸可達。便一齊放鎗。瑞士兵就倒了三人。然而絳珠一點不怕。他頓時換個方向。足向南面進行。崖之

南端。有一寺院。寺院後面的圍牆。年久坍塌。絳珠等即忙趕到這裏爬過牆去。由寺的後庭穿過。達第二門處。敵人似已覺得。砲臺方面的人。潮也似的湧到門旁來。活着的九個瑞士兵。人雖少。就從門處預備向市上衝鋒。其時絳珠把大旗立在寺院第二門處。向後軍傳過暗號。然後樹好。可憐九個瑞士兵的衝鋒。到底寡不敵衆。離門不到三丈路。都中彈而死。絳珠所拿的大旗柄上。也中一彈。絳珠身體一失重心。倒在已死的瑞士兵屍骸上。此時露人好容易趕到。以爲絳珠也中彈而死。即潛進門去。打算趕到絳珠跌倒之處。不料忽來一彈。正中露人腰際。一聲嗚啞。立刻倒地。幸虧後面黑大追來。忙將露人抱起。露人喘喘說道。勿來救我。速救絳珠。黑大說。女孩子管他做甚。急把露人負在背上。從門中逃下崖去。此時絳珠瞥見露人立起來。叫道。露人君。怎樣受了傷了。那知叫喊已遲。敵軍中趕出那呂軍曹來。叫說。這就是昨天的女間諜。忙將絳珠生擒。幾個敵人。立刻圍住。那時等黑大已負着露人下去。不見影踪。露人雖遇救。絳珠到底無望了。

少女剛絳珠被呂軍曹捕住。人叢中就閃出一人。說捕虜由我來看管。市長命我專司此事的。說時即將絳珠奪去。此人就是那一夜在薔薇夫人房內力敵十人的汪八。然而絳珠業已失敗被捕。早把生命置諸度外。無論被呂軍曹捕獲。被汪八捕獲。一點不在心上。只是默禱願速與今日戰死的勤王軍同志同入冥土。倚爲胞兄的露人方纔已見他中彈。我何必獨留世上呢。實在勤王軍這時候真一敗塗地。十二名瑞士兵一死。聽了那砲聲。預先浮在海面的桑穆洛軍艦。就對着崖上放鎗。絳珠後面每隔三分鐘陸續攀登的幾隊勤王軍。背面中着彈丸。既不能上。又不能下。死在崖之半腹。屍骸重疊起來。黑大負着般露人。能否達到崖下。還不能曉得。這裏已大敗。那攻擊各門的勤王軍。也都打敗。古朗皮到底不能到手。連繫一綫希望的絳珠隊。也不剩一個了。這且不提。再說汪八奪了絳珠。宛如自己捕得的一般。得意洋洋。帶了絳珠入市。呂軍曹恨恨的追來。向汪八道。你曉得這女子麼。你別看輕他。竟是個敵人的間諜。昨夜在崖旁與岑中尉密語。投密書與中尉的。就是此人。汪八一聽。驚道。既是如此大罪的女子。不妨把他鎗斃。以雪大衆之恨。說着就走。捕虜本來一定鎗斃。乃這裏的慣例。沒有人敢止。

住的。不過他是個年輕可愛的女子。那人叢中未免有人暗嘆可惜。一回兒已傳得各處都知道。男男女女。聚過來看。很。呂軍曹因着大功被汪八奪去。就向大眾道。諸君。這女子真是一個江達。再生的女豪傑。被捕之際。曾打敗好幾個男子。非常利害。我很費氣力。纔能捕得。現在已不怕他。我捕得的。由我來鎗斃。衆人雖佩服這女子的能幹。更可憐他默然決死的態度。有的說。這樣年輕女子。何必殺他。也有說是啊。既是如此的女豪傑。敵人秘密。一定曉得。總要留着。他等市長追趕戰敗的敵軍回來。商議了再行定奪。衆人的議論。都聚在絳珠一人身上。呂軍曹向汪八道。留着他有損無益。快些結果他的性命。說着已預備裝鎗。這時候人叢中鑽出一個老婦來。走到汪八面前。此人就是將絳珠撫養到五歲的老婢阿琴。他向汪八耳語道。這女子是我受薔薇夫人囑托。將他養育到五歲的絳珠。曉得薔薇夫人金錢所在的。廣大世界上。只此一人。怎麼可以殺他呢。汪八聽着。對絳珠細細一看。一想不錯。忽然變一個樣子道。呂軍曹。此刻殺他。還是留着等市長商議罷。呂軍曹大怒。說道。將敵人捕虜留着。必有逃去之虞。你說此話。與私通敵人無異。我與對岑中尉一般。要去告發你。這一來。汪八居然很嚇。也說

不出話。其時阿琴熱心向衆人道。諸位當這女子是何等人。這是在桑穆洛附近徘徊來的乞丐。三四天前。曾在我門前求乞。仔細打聽他來歷。方知是個瘋人。那裏會做什麼敵人的間諜。你看。自己將要鎗斃。他也不想逃。淡然立着。若非瘋人。那裏會如此沈靜。把瘋人當做間諜殺死。未免太無人道。阿琴用力講着。就有人叫喊說。瘋人不必殺害。汪八也道。確是瘋人。並非間諜。呂軍曹着急道。老太婆說什麼。瘋人能夠領着敵兵攀登很險的崖上麼。阿琴道。除了瘋人誰肯在戰爭中攀登崖上呢。敵人一定騙他。說你認得山路麼。你可在前領路。我們給你吃好東西。倘是有意識的人。決不肯做那種危險舉動的。他敢上來。便是瘋的證據。阿琴強詞奪理。呂軍曹更怒。說你這老太婆也私通敵人麼。我先去告發你。軍曹雖如此說。這阿琴住在市上已六十年。誰不知道。說他私通敵人。自然個個不答應的。有人說。他當阿琴私通敵人。必被市長訓斥。呂軍曹正在不悅。又見有人排衆而出。乃是大家尊敬的鮑老醫生。他過來說道。是瘋人不是瘋人。我一試驗就明白。無論如何。且留在我處。等候市長回來。這一句話。無人不。服。都口口聲聲說。如此很好。於是只得將絳珠交與鮑老醫生。雖一時幸逃虎口。那逃不了的大難。

還逼迫在眼前。

十五

鮑醫生並不知道少女絳珠的來歷。不過一片惻隱之心打算救他罷了。待軍事畢。可以留着他充當一個婢女也好。即忙領他回去。汪八本來當他金庫的鑰匙的。即向老醫道。先生。你不可使他逃去。留在你家中。仍舊由我來看守罷。我是市長命我專管捕虜的。汪八之意。打算看守着絳珠。可以嚴重盤問他。叫他說出金銀的所在來。呂軍曹也搶着道。既知是敵人的間諜。要救他不死。無論何人。都是私通敵人。我候市長回來。就去告發。你們莫後悔。說罷就去。獨有老婢阿琴。打算打發開汪八。將絳珠的來歷詳細說給老醫聽了。然後設法使他逃回勤王軍。然而一時無法打發開汪八。只得簡單向老醫耳語道。望你向這女子細細問問來歷爲是。又向絳珠低聲道。姑娘。你隨便什麼話。都可以向這老醫說的。他必能助你。你別隱瞞。這時不知那裏又趕來一人。對那老醫背後的一羣人看着叫道。倪四魯二在這裏麼。薔薇夫人出殯了。原來此人是倪四魯二托他辦理喪事的。倪四魯二也加入民兵。雜在人叢中。阿琴一聽。曉得

打發汪八的機會來了。有意離開了他。到倪四魯二之旁。說我與你們一同去送葬罷。在這戰爭之際。真是出殯也不能十分齊整。我等那葬事完了。有話與你們細談。咧。有意大聲說着。汪八一聽得。即道。薔薇夫人出喪。我也要去。他心中暗想。不要阿琴瞞了我。與倪魯二人訂報酬之約。將薔薇夫人金錢的所在。暗暗洩漏。決不能放鬆他。阿琴見他已中了我的計。再裝做避開汪八之狀。催促倪魯二人速去。汪八更急。向老醫道。我去送葬就來。我未來之前。決不可使這少女與他人接談。我把管理捕虜的職權托付給你了。說罷。跟在阿琴後面去。咧。後來鮑老醫生將衆人留在門外。把絳珠帶入室內。先對他看看。是否如阿琴所言。是個瘋人。對他看時。真如瘋人一般。既沒有恐懼他自身危險之色。又無欣喜此刻救護之心。茫然立着。不過臉上自有聰明之態。并且生得極美。似乎還有些面熟。即問道。你姓甚名誰。少女不慌不忙的道。我叫絳珠。老醫驚道。絳珠。莫非幼時養育在阿琴家裏的麼。絳珠道。是啊。五歲以前。在阿琴家中。後來由殷伯爵領去。也曾到過阿琴家中。二三次。老醫道。原來是小姐……即忙改口道。那麼現在怎樣來此。會被他們捕獲的。絳珠既由阿琴囑咐。可以將詳情向老醫直說。於是就

把殷伯爵死後。與露人一同從軍。爲偵察捷徑。特地混入市中。薔薇夫人死時。被阿琴留着。住宿他家。夫人死後。又由阿琴領去。取夫人身上之袋。及今天被捕情形。詳細說了一遍。老醫聽得很動心。幾乎坐不定了。立起來在室內踱來踱去。宛如發生了很憂慮之事。少頃。向絳珠道。你看過袋中沒有。絳珠說沒有看。老醫道。要早些看纔是。現在是恐怕惡人汪八就要回來也。論不定。沒有工夫細看了。他若曉得你身上有袋。你更不知有何等危險。我來替你藏起來罷。除我與阿琴外。沒有可以收藏此物的人了。絳珠也不懂那袋何以如此重要。說袋是我已拋棄了。老醫大驚失色道。什麼。你拋棄了麼。絳珠道。還是昨天傍晚拋棄的咧。老醫急道。不好了。你若曉得了袋中之物。就是要你生命也不肯放去的。因爲不知。所以弄成這種事情了。

十六

老醫聽得了拋棄秘密袋。十分懊惱。絳珠方始驚訝。難道那袋如此貴重麼。我生命已決定必死。就是貴重之物。也沒有什麼可惜。所以一點也不慌張。老醫還是坐立不安。說你拋棄在那裏的。我去尋來。絳珠真如瘋人一般。很沈靜的道。尋也無益。早被人拾去了。老醫道。已被人拾

去了麼。絳珠說。我拋棄在海岸崖上。其時有個巡視砲臺的士官。就將他拾起。老醫問道。士官不是岑中尉麼。絳珠因着前夜見市人歡迎他。又聽得阿琴說過他的姓名。即道。是的。老醫聽得發呆。獨語道。世上竟有如此不可思議之事。此袋竟被昔日出入薔薇夫人處的岑海軍大尉之侄孫拾得。現在說也徒然。岑中尉昨夜已被勤王軍捕去。爲什麼關於薔薇夫人之事。樣都是很奇怪的呢。若中尉未死。還可以設法去向他取還此袋。恐怕昨夜一定鎗斃的了。老醫很落胆。絳珠倒有些覺得對他不起。說岑中尉確於昨夜被捕。不知何故。沒有發落。今晨我出發之際。聽大將軍營中的人說的。老醫撫撫胸道。沒有發落麼。倘使到戰事了結。岑中尉還無恙。就可以去向他取還此袋。二人說到這裏。外面有人喘喘的趕進來。就是方纔騙着汪八前去送葬的老婢阿琴。阿琴向四面一看。說我乘着汪八在那裏對送葬的人演說。就暗暗趕來的。此刻他也快來了。先生乘他未來之際。可有什麼方法。搭救絳珠姑娘呢。老醫還掛念那袋。心中未定。說還有更重大的事咧。他把薔薇夫人處得來的袋拋棄了。阿琴聽着也大驚。說姑娘你爲何如此。其中有很重要的筆據。失了他。那薔薇夫人藏金之所在。你父母的姓名。這

世上無人知道了。袋中一定連你平日要曉得的母親之詳情也記載着。阿琴怪了絳珠。絳珠纔知是自己不注意。說我竟沒有知道是如此重要之物。望你恕我。說罷。垂頭無話。老醫慰勸他道。岑中尉捨了去。只消他活着。總還可以設法。阿琴道。那昨夜被勤王軍捕去的岑中尉所拾人。尚活着麼。那是還不妨。先生。此刻要想法救他。要緊。老醫道。是啊。那管捕虜的汪八。實是個惡漢。竟不容易救他。說畢。默然沈思。阿琴想得道。我方纔曾低聲對汪八說。這少女能知薔薇夫人藏金之所在。老醫怪道。爲何對他如此說法。阿琴道。若不如此說。姑娘當場就要鎗斃咧。把此話哄了他。然後對衆人說他是瘋人的。老醫道。那是我也聽得。阿琴道。那麼何不如此。現在等汪八來了。姑娘對他說。那藏金埋在殷伯爵領地中的某處。他必帶着姑娘一同前去。如此不是途中可以奪救姑娘麼。老醫點頭道。確是此外沒有適當的方法。阿琴就對絳珠道。等汪八一來。你且如此回答。藏金埋在那邊。一同前去。可以詳細指示地點。絳珠躊躇道。我不會說謊的。與其騙了人得救性命。不如殺死的好。絳珠心中。確是不願哄騙人家。阿琴一時爲難。又默默想着。只聽得一陣粗暴的足聲。乃是汪八來了。他一見三人。就向老醫道。先生。托你

看守着重要捕虜。你怎能將阿琴放他入室。老醫要想回答。以爲阿琴這人非常伶俐。不如等候阿琴自己回答罷。就往室外去了。汪八卽對阿琴說。你方纔不是說這女孩子知道藏金的所在麼。阿琴點頭說不錯。汪八道。既如此待我來問他。說罷。就想去問絳珠。阿琴一想不知絳珠要回答出什麼話來。慌忙搶着道。問也無用。此人實是瘋子。汪八把眼睛一瞪道。什麼瘋子。這種話只可以對別人說。我是曉得他幼時留養在你家中的。生得很聰明。倘使後來成了瘋子。也無從曉得藏金的所在了。阿琴一時却很難回答。好不容易想得了幾句。答道。幼時確很聰明。後來病得如此的。但是人雖瘋。却能曉得。你且聽着。薔薇夫人生前將遺囑及其他重要筆據。都納入一個袋中。掛在身上。托我待他死後交與絳珠。所以夫人死的時節。我喚他去領取那袋。……汪八急道。袋中有夫人的遺囑麼。那是一定寫着這女孩子承繼他的財產了。他活在世上。我們一文也掣不到手的。阿琴道不然。你且聽我講完。袋中的遺囑上。本連藏金的所在也寫着。汪八道。自然不寫明地方。也難承繼的。阿琴道。所以只消你取了袋。看了其中的遺囑。明白了藏金的所在。就可以將遺囑撕破了。汪八方始得意。說很好很好。阿琴還如真的一

般說夫人常言遺囑中且寫明每年給我津貼若干。你也必須另外津貼我纔是。汪八宛如金錢已將到手。說一定給你兩倍三倍也行。那袋呢。說着在絳珠身上亂瞧。阿琴道。但是有一件他是瘋人。昨日在崖旁將袋遺失了。汪八驚得跳起來。阿琴又道。後來被岑中尉拾得。要還他。無奈他瘋得不肯接受。跳下崖去咧。這些話汪八已聽呂軍曹講過。所以倒也合符。曉得不是撒謊。引領聽他的下句。阿琴道。所以此袋目下在岑中尉處。聽說中尉沒有死。大約總有方法可想。汪八急問什麼方法。阿琴說如此。你領了這女子。今夜到我家中。於是我赴勤王軍營中去見他們的官長。說少女絳珠已成捕虜。何不與捕得的岑中尉交換。絳珠在勤王軍中人人敬愛他。因此官長必定答應。情願送還中尉。將絳珠領去咧。汪八連連稱是。阿琴說我就與中尉一同回來。使與絳珠會面。絳珠向他討袋。他自然交還。你就可以拏了。袋一到手。把絳珠送回敵營就完事。汪八想了半晌。並無別的好方法。說很好。到那時放這女孩子逃走。只說看守人熟睡之際。被他逃去。誰也不會疑了。但是你去尋中尉。或者一天尋不到。或者尋了來。中尉沒有袋。我目的不能達。就要把這女子交付與共和政府的憲兵。那是一點不用躊躇。立刻要

鏗鏘的阿琴心中暗想。只消絳珠與汪八到了郊外的我家中。夜裏喚了幾個勤王軍的人來。將絳珠奪去。一點也不難。此刻與汪八無論怎樣的立約。俱無妨碍。二人商量剛定。窗外有許多人聲。高呼共和政府萬歲。其中也有呼岑中尉萬歲的。阿琴覺得奇怪。推窗一看。果然那岑中尉安然從敵軍中回來了。衆人在那裏歡呼。仔細的看。那衆人圍着的一人。實是岑中尉。阿琴把中尉做了計策的中心。竟大大失敗。絳珠的命運。恐怕就此完咧。

十七

岑中尉一回來。絳珠就沒有帶往市外之希望。阿琴只是想有無其他方法。也屬徒然。一回兒主人鮑老醫生領進來一人。生得銳目尖鼻。面貌非常嚴厲。乃是市民懼如神鬼的市長。此人今晨乘勝與部下追趕敗走的勤王軍。現在事畢回來。阿琴與汪八這時候恰巧遇見他闖進來。實在不快。只得對他默禮。市長看了絳珠。向鮑老醫生道。這就是率領瑞士兵攀登絕壁的女軍人麼。老醫含糊答道。說得好聽是女軍人。其實是不知自身危險。雇來領路的。汪八也陪着道。是啊。乃一個極愚笨的女子。似乎汪八還沒瞧見岑中尉已歸。不知道無需救護這女孩。

子咧。市長不去聽他。說道。但是據呂軍曹報告。他竟是敵人的間諜。不是這裏的人。阿琴已知岑中尉回來。我的計策早無用。還想用什麼別的方法來救助絳珠。很熱心的道。他怎麼不是這裏的人。他生長本市。除這裏鮑老先生與汪八之外。曉得的人還很多很多咧。市長一時斷不定。看看三人面目。忽然那岑中尉趕進來了。市長一見中尉。非常歡喜。說中尉怎樣回來了。昨天有人說你私通敵人。我也不能無疑。現在看來。你冒險赴門外放火。實是使敵人失敗的根源。因此我軍大勝。敵人逃往四方。我也去追趕過一下。總之本市安然無恙。你竟是第一大功。說時。緊握中尉之手。中尉被他賞讚。非但不喜。而且面色很躊躇。說市長。我帶着非常的任務回來的。市長訝道。什麼任務。我當你逃回來。原來並非逃回。是帶任務來的。麼。中尉道。是的。我約定了把這少女送回勤王軍而來的。說時。指着絳珠。市長一聽這異樣的話。皺眉道。我竟不明白。岑中尉說如此的。我被捕時。本當立刻鎗斃。因為預備他們有人被捕時。可以交換。特地將我留着的。今晨。敵軍中這重要的少女。被我們捕獲。敵軍的大將向我說。你應當與少女交換。不過戰敗之際。不能履行那些手續。此刻把你放去。你回到市中。即須將少女放回。萬一

少女不能放回。你必須自己仍舊回來。你們把少女鎗斃。我們也須回答。將你鎗斃。所以我是回來與少女交換的。要使我身體自由。不可不先使這少女身體自由。這纔是捕虜交換。市長方始明白。縮頭道。捕虜交換麼。不錯。從古以來有的。不過敵人爲何把這少女如此看重。要與你交換。岑中尉道。大約這少女一向軍功甚多麼。他雖是女子。很有勇氣。比士官還重要。今晨做一隊的先導。領十二名瑞士兵。從海岸崖上攻入此市。也可想而知了。中尉此話。髣髴向這少女宣告死刑。方纔阿琴與老醫把絳珠做瘋人的計策。一齊破了。市長向老醫道。你聽得麼。還說他是瘋人麼。老醫徐徐道。總之。他不備感知危險的能力。是確實的。阿琴力爭道。無論怎樣說。這少女實是生長在本市之人。我曾領到他五歲。這是人人知道的。市長已打定主意。也不爭辨。不過臉上很不悅。說中尉。這少女敵人既如此重視。且爲敵軍立種種戰功。分明是個國賊。不可不用國法處罰。岑中尉道。不能當他捕虜與我交換麼。市長道。自然不能。古時別提。今日世上的捕虜交換。僅限於國與國之戰爭者。在國內違反國法而作亂者。乃國法上之罪人。一旦捕得。除用國法處分外。沒有別的辦法。岑中尉道。即行死刑麼。市長點頭說。自然。岑中

尉恨恨的嘆道。市長既如此說。就沒有法子了。我也回到敵軍。如約任他們鎗斃罷。岑中尉打定主意。立將起來。竟沒有第二句話。不是個模範軍人麼。

十八

雖云武士不二言。與敵人約定了回來。就堅守約束。再回到敵營去聽他們鎗斃。到底人情上說不過去。市長止住他道。中尉。你的行爲。我竟不明白。當真回到敵營。再做捕虜麼。中尉也不想誇自己的勇氣。極冷淡的說道。自然應當回敵營去。市長即問何故。岑中尉道。曾與敵軍的大將有約的。市長冷笑道。現在的時代。還有守這種約的愚人麼。中尉慨然道。市長。我始終視勤王軍爲國賊。恨恨之心。與你不差毫釐。不過他們的大將士官等。堅守貴族之德義。輕生命。重言語。絕無卑劣行爲。大有古代武士之風。實在令人佩服。想到我們共和軍中沒有一個像他們有那種肝胆。真憤慨不堪。我無論如何。必守此約。讓他們處刑。可以叫他們聽得共和軍中也重武士之道。決不劣於勤王軍。市長又笑道。你再去給他們處刑。必被他們好笑。說想不到共和軍中竟有如此的愚人咧。中尉怒道。你我二人。意見全相反對。愈說愈覺衝突。所以我

不說了。自己去做自己應做的事。不過再有一句話。你幫敵人放我回來。對於這好意。可否把這少女放回去。市長道。斷斷不行。岑中尉道。那麼我的命運就此完結。告別了。市長因着呂軍曹之密告。已疑這中尉私通敵人。現在見中尉又要回敵營去。更覺疑惑。即大喝一聲道。慢走。那方纔在旁邊聽着的惡人汪八。以爲那袋遠在中尉懷中咧。見中尉要去。驚得宛如薔薇夫人的金銀要生羽翼逃走。一聽得市長之聲。即把中尉攔阻去路。中尉又沈靜說道。什麼事。市長說。你的舉動。大有可疑。我不能放你走。中尉道。不能放我走。那是我乃共和國陸軍士官。豈能受你的束縛。市長道。雖是共和國的士官。既派來防禦本市。有可疑的舉動。我市長不能不防你逃走。你若抵抗。我就細你起來。中尉笑道。也只好細了。我以為被敵軍鎗斃。乃武士之正道。苟手足能動。一定抵抗了回敵營去。即使細着。看守人一疏忽。我必逃去。逃了去履行約束。給他們處刑。纔是軍人的名譽。鮑老醫生聽了此話。很欽佩的說道。古時羅馬武士萊紐刺斯。被敵軍捕得。後來敵軍差他回去講和。因爲講和未成。所以他也不聽自己人的留住他。重回敵軍。任他們殺死。傳爲千古美談。至今還有人提及岑中尉實是今日的萊紐刺斯了。老醫讚

着。中尉聽了。說道。我的行爲。與古時羅馬不同。今日之世。這種行爲。不合時宜也。論不定。不過我自幼受過羅馬史一派的教。深入腦海。不能融解。咧。市長很想發令。網綁中尉。到底綁一個士官。不是容易的事。還是細細盤問了。握得私通的證據。再行實行罷。即道。中尉。我問你一句話。你昨日在崖旁。不是接過一封這女子的密書麼。中尉即道。不是密書。這少女落掉一個袋。我拾得的。拾了想還他。他不拏。就逃去咧。汪八在旁一聽。知道阿琴之話很確實。暗暗歡喜。市長道。你說不是密書。我那裏肯信。既是袋。你且給我看來。中尉道。不能看。市長道。因爲是密書。所以不能看麼。中尉道。不然。昨夜因爲我要鎗斃。就向敵軍副將殷露人。說明此袋乃派往古朗皮的少女所遺失。將來望還與此人。所以立刻將袋交與他咧。汪八聽了。曉得袋已不在中尉處。大爲失望。鮑醫生與阿琴倒很放心。獨有市長竟當他密書。以爲是中尉推托。再也不能遲緩了。即道。很好。你的舉動。我當詳細記述。報告陸軍本部。然後由軍法會議處分。車前要防你逃生。只得網綁收監。又向汪八道。速送岑中尉入彭脫獄中。汪八一聲答應。即把中尉網綁。市長又呼部下。把少女絳珠交給他們。說這女子與其他囚人。一同交與憲兵。送往刑場。快

些預備。在護送憲兵未回來之前。關在獄中。嚴重看守。部下就把少女領去。老醫與阿琴驚慌失色。市長極冷淡的向老醫道。如此你家裏也可以放心。不必留重要的捕虜咧。說了這一句。譏諷似的話就去。可憐絳珠處死刑。岑中尉受軍法會議。共和軍與勤王軍一男一女的運命。令人無限的悲痛。

十九

少女絳珠送入獄中後。阿琴如失兒女。十分傷心。一味籌畫救助之法。沒精打采的走出鮑醫生之門。那想得薔薇夫人遺產的魯倪二人。不知從那麼趕來。把阿琴引到無人處。魯二說。阿琴。你方纔在人叢中。不是與汪八耳語麼。莫非是密告他薔薇夫人藏金之所在。你想分些利益麼。阿琴見他們不但不悲傷薔薇夫人之死。一心只想遺產。未免薄情。打算罵他幾句。又覺不好。方纔用利慾去騙汪八。不如再用利慾來哄他們。或者有什麼可以救絳珠之法也說不定。到底是個有急智的女子。一回兒就想定。即道。汪八那種只顧自己貪而無厭的人。我怎肯洩漏秘密。他不給我利益。我那裏肯說呢。阿琴有意吐出攬生意的口氣來。倪四道。我們與汪

八不同。平日很想周濟你的。此刻必定給你一成。又問魯二好否。魯二道是。啊。并且還可以買一所房子給你。叫你安樂度這半世。既許了你。你可以說了。阿琴不慌不忙的說。我自然應當安樂度這半世。但是你們若沒有十分的胆量。究竟難以得到這遺產。魯二道。什麼胆量。我不是搖船的麼。性命出入的事也做過的。倪四道。我已充民兵。曾在彈丸下打過仗。二人一時大吹起法螺來。阿琴知道已入彀。卽道。那麼我來說。藏金的所在。寫在夫人遺囑上。那遺囑。纔在方纔送入獄中的少女衣領上。二人聽着不很信。一齊道。什麼緣故。阿琴說。那少女就是我受薔薇夫人之托。撫養到五歲的絳珠。諒你們還記得他的面貌咧。二人忽然想起。說倒也不錯。確是有些面熟。阿琴道。所以欲知藏金所在。須在行刑前救出這少女。從他衣領內取出夫人的遺囑來觀看。外沒有別法。阿琴再說遺囑。會由自己交與絳珠。替他縫好的。二人就深信不疑。卽道。那麼怎樣救呢。阿琴道。容易容易。明月或後日。憲兵護送少女赴刑場。他途中的休息處是一定的。倪四道。是。啊。總在凱德爾皮茶店內休息的。阿琴道。在休息處。你們與憲兵雜談。分他們的心。其時我到絳珠的馬車處。替他解繩。如此。絳珠一雙極敏捷的足。能自己逃走。躲

在那邊荒野的草中。草長得比人高。躲着憲兵萬萬尋不到。然而決不疑及你我三人。憲兵只好怪自己粗忽。不是很容易麼。倪四大喜。讚嘆不已。魯二一想。說且慢。萬一絳珠與你商量好了。躲在我二人不知道的地方。不是我們大大上當。仍舊瞧不見遺囑麼。阿琴道不是的。我替絳珠解繩時。已經可以從他領口中取出。授與你們。你們觀看了其中的文字。一曉得金錢所在。就可以將他撕破。魯二聽了。口中雖答應。心裏還有些覺得不可靠。阿琴最後說道。你們以為不好。我也不強要你們做。此外肯聽我話辦去的人。還多着瞧。二人想被他人知道了。還得急道。別與他人商量。我二人答應便了。異口同音說着。阿琴再談了些瑣屑的話。曉得哄過這兩個愚人。我大事已成。就此告別。後來魯二想着。問倪四道。你以為怎樣。倪四說。我真覺得運氣來了。魯二說。那是自然。絳珠這人。定是薔薇夫人的私生子無疑。我從前就以爲如此的。倪四道。所以夫人愛他。要把遺產給他。魯二道。那很明白。絳珠既活着。我們就可以得遺囑。讀了一遍。將他燒去。就沒有事。絳珠要向我們分遺產也。論不定的。總而言之。比我們更與夫人血統近的人。留着到底危險。倪四道。但是他處了死刑。我們就不曉得藏金之所在。魯二道。還

是未行死刑之前。不經阿琴之手。我二人另想別法罷。不如運動獄中的看守人。倪四道。獄中的看守人。不是汪八麼。魯二道。不對。汪八乃這市上的看監人。市上監獄中囚人已滿。所以岑中尉與絳珠。送入北崖上的彭脫牢中。男囚在樓上。女囚在樓下。因此絳珠在第一層內。倪四道。若是彭脫牢中。那看守是卞軍曹。魯二道。是啊。卞軍曹是個醉漢。醉後往往差手下人做事。不是便容易料理絳珠。從衣領內取出遺囑麼。倪四道。是的是的。把他結果性命。就可以放心。二人又商量了一回。再三約定而別。

二十

岑中尉所拘留的彭脫牢獄。與市上牢獄不同。大半是軍犯。看守人昔日曾充軍曹。年已五十。一個退職軍人。這卞軍曹到底是軍人。很尊敬那上級的岑中尉。現在雖是我手中的囚人。一朝出罪。便是生殺我的長官。此刻待他好些。將來有益無損。選樓上最寬大之室。使中尉下榻。食品與自己同。由自己送去。與他同桌對食。不當他囚人。如待賓客一般。并且中尉帶來的從卒鐵三。也許任他出入。宿在卞軍曹辦事處。飲食及其他瑣屑事。鐵三可以到中尉處去伺候。

中尉也命他買烟草等物。有時叫他沽酒。竟與住宿旅館一般。所異者。堅固之鐵門。由外面鎖着。裏面無法開啓。幸虧一面有一四方小窗。從此遠望。可見隔海的英國南面各島。聊以解悶。窗下乃臨海之崖。峻險直立。有一百五十餘尺高。憑你何等的囚人。不能從此逃走。所以各室俱有這一窗。髣髴故意開着。叫人要逃就逃。從古以來。也沒有一人敢在窗中冒險逃去。中尉進了此牢。就想到自身境遇。我與敵軍約定。要與少女交換的。總要設法將絳珠還敵。人纔是。否則自己若能釋放。也可以履約。再去敵軍捕虜。不然。並非再去敵軍捕虜。未救出絳珠。我的身體。至今還是敵人的捕虜。由敵人隨意差遣。送至這裏。實在並非釋放。未釋放之人。仍歸敵營。乃是我所極應當去的所在。真是當然之理。道理很清楚明白。我不能守。就此不回敵營而止。我那裏再有軍人的面目。見勤王軍呢。他們不要笑我們共和軍中武士沒有魂胆麼。我曾對他們口吐狂言。尚且不能踐武士之道。實是將共相軍全體名譽損壞。并且他日相見。被他們笑我污辱軍人體面。我竟無言可解。人以名譽生。當以名譽死。此乃軍人之本分。從本分而死。有何怕懼。自然從容回到他們營中。三呼共和國萬歲而就死。實是平日夢寐。

不忘的武士之死法。如此可以叫一向侮辱我的貴族們。驚嘆平民軍人中也有這麼重義之人。豈不是男子漢的一大快事。他們重我一句話。放去重要的捕虜。已是我軍所學也學不到的信義了。對此信。對此義。我不用信義去酬答。恐怕我一生中就要自己罵自己胆怯。自己就瞧不起自己了。自己既人不起自己。怎能叫人家瞧得起。當我是個有名譽的軍人呢。無論怎樣想。總覺得非仍回敵營不可。這一條念頭。竟凝結不動。那麼怎樣的回敵營呢。在送赴軍法會議的途中逃走罷。不行。途中逃走。解差必從後面追趕。一個堂堂武士。豈可如鼠之避貓。做出逃走的醜行爲來。即使能逃。其罪必歸解差。移禍他人。也不是我輩所應當做的。不如從這牢中逃走罷。怎樣逃呢。向崖的方窗。從來無人逃過。也好。失足落下。便紛身碎骨。他人從未逃過之處。由我創始。倒也有趣。越獄一事。本不是軍人甘心做的。愛惜生命。胆小而不逃。就不能堂堂的被敵人處死。所以只得逃了。也不顧人家說短論長。何況方纔已向古朗皮市長說。我仍還敵營。乃武士之道。有妨碍此事的命令。斷不服從。即使將我綑綁。我也能逃走。既如此。還有什麼躊躇呢。想定了。先向鐵三洩漏此意。命他買一條可從窗上達崖下的長繩來。鐵三

大驚。然而主人之命。雖赴湯蹈火也不辭。暗暗去買繩。中尉還恐怕被卞軍曹曉得。晚餐時請他多喝些酒。等他醉步蹣跚的去後。又命鐵三在崖下等候着。鐵三曉得他要逃咧。到獄卒們一齊睡熟後。夜靜更深。方始去等候。

偵探 秘密錦囊 第三編

徐卓呆

二十一

岑中尉因少女絳珠不能放回敵營，便自己前去。如約給他們鎗斃。所以此刻要逃。現在的世上。能守武士道。如此重言語的。除了中尉。還有誰呢。那麼那少女絳珠。此刻在那裏做些什麼事。絳珠也與中尉在同一的這彭脫獄中。他的房間。適在中尉房間之下。中尉因着鐵三可以出入。連牢外之事也曉得。或者絳珠在下面的事。也早知道了。絳珠是除房間以內之事。一切不知。不過市長吩咐將我入獄之時。却見中尉先押去的。雖知同牢同囚。也不想及中尉至今還在這牢中。或已另換他處。若在此牢。不知是那一室。這些事一點不在絳珠心上。所掛念的。乃勤王軍之運命與殷露人之前途。早晨自身充先鋒。領兵攻擊海岸。全歸失敗。聽得砲轟四門。也經戰敗。那麼勤王軍今晨最後之目的。一定敗得沒有再舉之力。重要的將士。不是戰死。也是落花流水。副將軍殷露人。我親見追我上崖。中彈倒地。被從者黑大負去。難道至今還無恙麼。黑大雖勇而有力。降至崖下。總不免被海面放來的敵彈所擊中。我除殷露人外。無一人

可倚靠。如此我活下去還有什麼好處呢。不能與露人一同戰死。已屬可恨。還是不再受其他恥辱。死在牢中罷。於是一心向神明。默禱速死。如此到第二天的午刻。送午餐來的獄丁。就是絳珠被捕時。與呂曹軍一同要鎗斃絳珠的人。這面貌還認得。說也奇怪。他走近絳珠身旁。低聲道。阿琴在那裏竭力救你。你放心好了。絳珠聽了一驚。要想問他。他已出門去了。後來仔細想想。阿琴或者可以救我的。然而怎麼會向共和軍的人洩漏呢。難道此人另有計策。打算哄我麼。一定是假的了。再一想。此人雖是共和軍之一人。乃出入此室的獄卒。阿琴救我。必托此人無疑。想來定是金錢可以買得動的小人。阿琴已給他錢也未可知。晚餐時必定再來。待我細細問他。於是一心等候日暮。這一天晚餐。比平常遲了約摸一點鐘。天已全黑。他提燈進來。先把食物放在桌上。然後脫外衣。絳珠不免奇怪。嚇得退至室隅。他外衣脫完。見他身上繞一條長繩。將繩解下。堆在地板上。再取出一封信。放在皿下。又留着蠟燭與火柴。說停一回點了蠟燭。讀這書信。這是救你的人送來的。等不到絳珠問話。他又出去了。絳珠更奇。一想既有書信。阿琴必定已將此人買通。少頃。點蠟燭。讀信道。

送此信來的獄卒。雖是捕你時的一人。今已成我的心腹。望勿疑慮。此人送來的麻繩。能從窗中垂至海岸。你可緣繩下去。我在外面等着。繩頗堅牢。決不會斷。看了就能明白。自窗至海岸。距離極甚。可閉目忘命做去。切勿擔憂。勤王軍大敗。逃散四方。重要人物。明晨當潛入亞布朗紫地方。你一到海岸。即可安送至該處。我已準備一切。海岸非潮退時。不可行走。今夜十點半鐘。乃最乾之時。所以十點鐘我在海岸迎接。一聽得鐘鳴十下。立即開窗。

乳母阿琴

阿琴的筆跡。雖未見過。看他說得細到。一定是他的舉動。一個老婦有這種計畫。未免胆大。實在他不懂得恐懼。所以有這種決心。或者殷露人尚未死。阿琴去叫他。想出這法子來。也未可知。的死則同死。有患難必須互救。露人與我。曾經立過誓的。他一息尚存。任憑冒怎樣的困難。必定將我搭救。絕望的心中。忽然湧出一種歡喜來。

二十二

有了一條繩。絳珠這種少女。可以到一百五十尺的絕壁下麼。憑你身體輕。憑你受過與男子

一樣的教育。從來男囚人也沒有逃走過一人的崖道。他敢逃麼。絳珠想到此。繩乃殷露人用盡心思送來的。便恨不能飛往他旁邊去。方纔祈禱只求死在牢中。現在只是羨慕不死的人。攀起繩來看看。明明叫我速逃。每隔一尺。打着一結。可以着手接脚。髣髴是繩梯子。除了露人還有誰肯替我担心呢。即忙將室內食桌。移到窗旁。立在桌上。窗雖高。還可以探首外望。只見水天相接。也瞧不出達崖下有多少距離。下面轟擊崖下的浪聲。非常可怕。然而我是已經決死的身體。也無所謂怕不怕。那一天。在砲臺下尋探捷徑。又率十二名瑞士兵攻打。有路之處。與無路之處。雖有多少難易。拚命做去。却是一樣。現在也無用躊躇。打定了主意。却還有些担心之處。既不是担心自己。也不是担心被人看破。似乎心中總有些掛念。我雖是女子。一向從無臨事而懼的。如此一想。只好閉目冒險做去。不知何故。獨有今夜。心中頗不安。自己也覺奇怪。下了食桌。身體已軟如棉花。沒有絲毫可以動的力氣。風中送來一陣古朗皮寺院的鐘聲。屈指一數。恰打十下。已到十點鐘了麼。阿琴信中叫我十點鐘開窗。現在阿琴一定因潮水已退。候在崖下也論不定。心一定。又暗想。如此來救我。或因殷露人那一天負了重傷。現在病體

危篤。軍敗將散。無人看護。臨終時。憶念我妹妹麼。倘使如此。豈不傷悲。有難必須互救。生死必須相共。曾經立誓的。可以就此過去麼。露人是我的哥哥。雖非哥哥。恩比哥哥還深。阿琴送這繩來。無非是他要踐行誓約。救我出去。我有什麼胆小。爲何不逃出這牢獄。忽然勇氣又恢復到平常的樣子。坐在燭光之下。暫時祈禱。只求安然到殷露人處。請上帝呵護。靠着一條繩。下達崖下。禱畢。立起來向四邊一看。一面的粗柱上。有一鐵環。乃是鎖那亂暴的囚人的。這也是神明之指點。叫我將繩端結在環中。結好。再登食桌。先投繩於窗外。兩手拉着。口中默念上帝。一跳出窗口。身體就搖動不定。垂在石壁之旁。成了個空中之人咧。主意雖已打定。自己足下。又瞧不見。黑暗中下去。耳中只聞怒濤之聲。混身如被惡魔包住着。下面海灘上吹來的風。冷透裙際。不禁頭暈目眩。虛空懸着。忽覺浪聲突然很高。耳中又在那裏亂鳴。鬧得頭都要破了。實在不獨是爲着海。一半是腦髓很擾亂的緣故。下去得還不滿一尺。已經如此。怎麼可以下這高低難測的崖呢。自己鼓勵着。靠那繩的結節下去。過了牢獄之壁。恰是崖的最高處。崖不像牆壁那麼直立光滑。微微傾斜。這凹凸的表面。很有些可以踏足之處。就是可以足尖踏着。

接接力到底省事不少。心中暗暗欣喜。下了二丈光景。恰有岩角突出。可以做個中途休息之處。休息後再行下降。下面是岩陰。海鳥的巢極多。知有人來。幾十隻一齊亂飛。有時觸到絳珠臉上。此處崖形深深窪着。所以沒有接足之處。身體垂在虛空。僅靠着繩與手的力量支持罷了。如此便覺得我身體很重。多費時候。氣力易盡。何況再有海鳥在那裏驚人。於是兩手向下交換。足鉤在繩節上。逐節逐節下去。手中覺得身體甚重。那時繩也受了這重量之影響。旋轉起來。絳珠身體。在千仞的空中。竟不停的旋轉着咧。

二十三

繩旋緊後。便反對廻旋。絳珠的身體。不獨如在空中飛舞。再加這一夜天黑風大。浪聲又比平日利害。風吹着繩。又將繩左右搖動。若無這些事。絳珠兩手在空中支着一身。漸下漸重。已難忍受。再加身體向左右一搖動。重量愈加。手中之力。決計支持不到下至地面了。然而除下降外。別無他法。此時想到我身將要破滅。便再行鼓勵着。生出平日所萬萬沒有的力量來。暫時忘却身體搖動。乘氣力未盡。姑且下去。一心的由繩上緣下。又降下了幾十尺。不料身體又加

重起來更難堪。受膝下忽有一物打來。一定是突出的崖角。膝上雖痛。一想崖角上定可接腳。好容易立到崖上。把身體的重量托付仰。手中將盡之力。可以稍息。勇氣也恢復了些。宛如溺在海中。遇到了浮木。然而不能只管休息着。萬一過了潮退之時。就是能够下去。也無非葬身水中。不可較所定時刻稍遲。打定主意。離開崖角。雖養了些勇氣。到底沒有起初那麼的力量。握繩的手掌。覺得很痛。繩雖不細。髻髻要割開手上皮肉。再加肉與繩之摩擦。生出熱來。如握火棍。幾乎不能着手。不曉得再有那麼樣的小岩麼。時時用足探着。愈到下面。崖窪得愈甚。一點也觸不到接足之物。不過有一事心中安慰些。崖形愈窪。可見很近地面了。浪高的時候。打到這裏。所以深深窪着。如此想時。方纔耳鳴後不很聽得什麼的鼓膜上。忽聞足下浪聲果然極近。且鼻中覺得有一種海灘上應有的臭味。倘使沒有這響聲和臭味來鼓勵他。氣力一定不能繼續了。因此纔大大得力。此刻真是暫時的忍耐咧。徐徐下繩。到他的忍耐力用完。手中力量也用盡之際。豈料足下的繩也盡了。繩既盡。可見是到了地面咧。伸下足去踏踏。覺得足空着。觸不到一物。再把手傳下去。握到繩端。足依然踏不到什麼。方纔目眩不敢下視。現在

離地祇一二尺。不妨看看罷。望下去。究竟是夜間。不很清楚。總之繩端離地尚遠。以爲是到了海灘。其實不然。繩雖盡。尙在崖之半腹。他的身體。至少還垂在四十尺以上的空中。難道送繩的阿琴。不知道崖的高低麼。或者是量錯了繩麼。不然不然。阿琴並非如此會做錯事情的人。他必定預備得反要餘多出數尺來。不知是何人。要害死我。特地送這短繩來的。我到繩盡。必以爲崖盡。就放手跌在海灘上。粉身碎骨而死。我到此刻。已經明白這原因。不致放手。總算還是幸事。不然。實是無上之不幸。不曉得原由。突然放手。無一切苦痛。立刻完結。到現在早已一樣也不知道。與這無慈悲的世上告別了。惟有明白了繩盡崖還未盡。同一的死。這樣死法。腦髓必定一樣一樣亂想。絕望之念。從心底湧出來。脂汗宛如絞着身體。由一切毛孔中出來。咳。什麼人欺我。弄得我要如此死法。絳珠將死的身體。在虛空中着急。

二十四

當真什麼人如此欺騙絳珠呢。絳珠倘使此時不生悔恨之念。便力盡放手。跌在海灘上。粉身碎骨。幸虧這一想。就將繩緊緊握着。無論如何。現在不能死。那麼如何設法呢。要回到方纔突

出的岩上，接接脚。方可暫時休息。此刻是無論怎樣吃苦。只有緣到那崖上去的一法咧。手上的皮。既處處被繩割得劇痛。身體更重。雖沒有法子。到底死也不肯放手的。斷不可自己絕望。而鬆他的混身之力。就是要死。最好也須無法可救而死。如此想定。以爲手萬不能緣上去了。說也奇怪。其實身體。竟昇上去了些。不知不覺。一節一節上昇。但是這一點兒。頓時四肢五體。因着身體之重量難堪。宛如與絳絳決心反抗。亂抖起來。心血衝上頭腦。眼中充血。一身以外。不見一物。這時候繩的一節。不啻長如千仞。一分中如度十年。萬萬升不上去了。熱血一齊聚集在臉上。幾乎要從眼鼻中噴出來。忘命的忍着痛苦。好容易肩頭已觸崖際。再一用力。就可以把足踏上去。想雖如此想。這用盡的力量。一分也升不上去。唯有等待落下去了。他趁一息尙存。向上帝做最後之祈禱。方可入永久不歸之境。將充血的眼睛一閉。只見殷露人躺在病床。用手招我。這一來。也無心祈禱咧。曉得所殘的壽命很短。恐怕也來不及祈禱。正在想時。忽覺小石沙泥。由崖上紛紛落下來。觸在我身上。然後再落到海灘上去。這明明是上帝授意。叫我落下去。我不願落下去。那裏能永遠不落下去。正想再要祈禱。大約是被那小石之聲一驚。

崖上棲息着的蛇出現咧。從我頰邊往肩頭。再由背上下去。雖在臨死的身體。這種東西到底有些厭惡。頓時屈身縮足。要向上面逃去。方纔無力上升。此刻被蛇一嚇。居然生出力氣來。又上升一節。足已踏上崖去了。足既踏定。就可以再升一節。到底比垂在空中容易些。立在崖上。且叫筋骨略爲舒服片刻。再想此後如何。下面海灘上。怒濤好像等着要捲我入水。上面百尺絕壁。下來也很難。疲乏的身體。到底不可攀登。即使能够攀登。所上去的所在。就是方纔逃出來的監獄。也無非明天送去處死刑。上下左右。沒有一條可活之道。周身已被死運包圍着。臨死總得要向上帝祈禱一番。上帝既救我到岩上。更須祈禱了。將要祈禱。又有蛇也似的東西。觸在我肩頭。驚得將身稍偏。那知並不是蛇。也與我一樣。是一條節繩。從上面獄中垂下來的。或者是要害死我送我短繩的惡人。知道我還不死。另外垂下一繩。打算夾推我入水麼。再一想。不對。我要死。只消在窗邊割斷繩好了。何必要用繩垂下來呢。那麼難道與我一樣是越獄的人麼。正在疑惑。上面好像已有人下來。抬頭看時。二丈的上面。有一緣繩的黑物。黑暗中雖瞧不清楚。總之是個力大的人。與我的戰戰兢兢下來不同。如在梯上下降。迅速異常。近得

幾乎足要觸到我肩上了。倘使被他踏下來。將我踢入海中。豈不危險。還是我來通知他罷。便連叫兩聲救命。這聲音很低。并且聲音中含帶無限悲傷。上面的人立刻聽得。停着手足。止住身體。俯首向下一望。卽道。我下來時。見下面窗上也垂着一條繩。拉拉又很重。早料到如此。所以急急趕下來。原來正在不上不下麼。說時。已到絳珠旁邊。他也立到崖角。對絳珠臉上看着。絳珠氣力已盡。糊糊塗塗。如入夢境。也對他臉上一看。忽叫道。原來是共和軍之士官。可憐絳珠命運已盡。這一驚竟把握繩之兩手放了。

二十五

絳珠氣力既盡。見了敵軍士官岑中尉之顏。便雙手放去。那知這時候鐵條似的中尉之手。已在絳珠背後了。中尉剛下來。一看他顏色。就曉得他力盡不能自支。所以托在他背後。因此絳珠的身體。雖失手中之力。兩足依舊在踏崖上支持着。中尉還恐怕他跌下去。即忙抱住身體。說很險。立在這裏。只得如此抱着。否則我要被你一起帶下去咧。絳珠單曉得他是敵軍士官。並不希望他來救我。也無暇仔細的想。差不多要被他的殺死的樣子。說快放快放。讓我死罷。說

着用手推開。中尉更把兩足踏穩。右手用力握繩。左手緊抱絳珠。又說氣力不夠。二人一起跌下去。倒也罷了。此刻還沒到這地步。再好好的勸道。你別推。你要推。真是連我也要送命了。中尉言語之中。含有熱心親切。絳珠方知此人別無他意。顫着道。我還當你是下來殺我的。中尉道。這是什麼話。你也是從牢中用繩逃下來的麼。我也從牢中逃出來的。目的相同。應當互相幫助。二人能安然降至地面。我非送你歸勤王軍不可。這並非我的親切。實是爲自己的利益。中尉之意。說不將絳珠軍回勤王軍。自己就要如約給勤王身鎗斃。絳珠那裏想得。到說雖云互相幫助。我那裏能夠助你呢。岑中尉道。一切說話。停一回再談。此刻一同下去要緊。休息了一下。你的氣力總恢復些了。下面不到五十尺。中尉鼓勵他。他也不回答。中尉又急道。此刻潮還退着。再要多說話。浪就打到海灘上來。即使能夠下去。也將葬身魚腹。快些下去罷。中途你若力盡。不妨早些對我說。我可以抱住了你休息的。我是這樣崖路很慣常。昇降二三次。不算什麼。中尉故意說得容易些。絳珠只答一句。說我不下去。中尉即問何故。絳珠說。送繩來的人哄我。繩不能到地。我已到了繩端。無法可施。重新上來的。中尉也很驚。說道。繩太

短麼。確是欺你。這手段太卑劣了。很好。我必把你救助。叫這惡人看看。我的繩。是我的從者。鐵三。特地送來一條足堪重量二百五十斤。又長又強。你的身體又輕。二人吊着。決不會斷。你且負在我背上。兩手緊緊鉤住我頭頸。我可以徐徐下去。只消你不動。便一點也不難的。下去了。說完。將脊面對着他。絳珠只是顫抖。這樣的時候。在這樣的地方。他又這樣的親切。却自從心中生出喜悅勇氣來。但是仍無肯負在中尉背上的樣子。難道還怕着中尉麼。不然。接近男子肌膚。致肉與肉相觸。最爲難事。乃處女的天性。在這種時候。還不能自制。岑中尉着急道。那一天在市長面前。你聽我向衆人說過麼。我被勤王軍捕獲。因着與你交換。纔放還的。不能將你送回勤王軍。我自己非在勤王送營中鎗斃不可。現在遇到你。我很欣喜。以爲履行所約。救我生命的時候到了。豈是你一定要我死麼。中尉嚴重的一問。絳珠纔慌道。我那有這種心。爲什麼要你死呢。中尉卽道。如此快負在背上。這一句宛如叱咤千軍萬馬的命令。卽忙將絳珠的一手圈在自己頸內。絳珠想不聽他的話。鬚髯由我親手去殺死一人。卽道。如此費神了。方始負在中尉背上。中尉默然握着繩下降。本來一個身體。已很不容易。絳珠雖輕。到底是個

成人下去時實在難極了。絳珠好幾次在中尉背上聽得他呼吸迫，恨不能自己跳下去。使中尉輕些。但是跳下去一定身死。不是助中尉了我一死。中尉也必鎗斃。真是恩將仇報。所以只得忍耐着。心裏暗暗覺得很對不起中尉。幸虧中尉之足。居然着地了。將絳珠放在石上。說你的身體。不料是很重的。絳珠也不知道應當說些什麼話來謝謝他。如在夢中。環視四邊。遠遠見一點方燈之光。從海灘上回過來。曉得是阿琴來接我咧。不免暗暗快活。一回兒又想。莫非是送繩給我。要殺我的惡人。送到獄中來的書信。也是這惡人捏造的麼。如此阿琴決不會來。現在這惡人不是來看看我的死尸麼。想到這裏。好生不快。靠在中尉身旁。用手指着那邊。中尉也皺眉道。我的從僕鐵三本約定等候的。但是決不會走到這裏來。并且他也不肯點着燈。引人注目。說時。方燈已漸近。一看。乃二個大漢。正在那裏尋覓什麼。這裏中尉與絳珠。都是越獄的犯人。誰願被人瞧見。中尉卽道。除暫時躲着觀看動靜外。沒有他法。二人便靠在岩陰。擎燈的兩個人更近了。他們低頭尋着。燈光恰射在他們臉上。絳珠覺得面熱。不禁驚慌起來。靠着中尉。要想說時。那知潮水已到。漸漸的有些湧上來了。

二十六

浪打到絳珠身上。實是潮水將到的警報。再留在此地。十分危險。早些逃罷。然而自己是越獄的犯人。眼前有兩個漢子過來。實在不容易逃。中尉嘆道。只消有了武器。我就先把他們打死。又問絳珠道。你認得這二人麼。絳珠顫着道。那是已故的薔薇夫人之親戚。一個是漁人魯二。一個是農夫倪四。我曾見過他們一面。他們很想搜覓薔薇夫人遺產。我幼時留養在夫人的侍婢阿琴處。所以他們誤會。當我是妨碍這遺產的人。送短繩的諒來。也是他們。絳珠一着急。將實情一齊說出來。此時那二人正在離此少許的崖下尋覓。只聽得魯二道。奇怪奇怪。這時候那絳珠一定落在這裏。死去的了。怎麼瞧不見呢。倪四道。到底你的知識不夠。我總以爲一個年輕女子。那裏有越獄的胆量。魯二道。我是很道地。繩上還做着結節。呢。已定死刑。一怕死。就生冒險之心。必定會逃出來了。倪四道。那麼爲何這近邊沒有死尸。你的計策。不是失敗了麼。魯二道。這也不是我一個人的計策。你也贊成的。你看快跌下來。再等候一下罷。倪四道。再等下去。潮水來了。怎麼可以走路。我們不必在此等候。只消他肯逃出來。總有死無

生魯二道。他死了。死尸被浪運去。還中什麼用。我等非從死人衣襟中取出薔薇夫人的遺囑。探索藏金的所在不可。倪四急欲回去。說阿琴雖說遺囑在絳珠衣襟中。這恐怕是要我們救出絳珠來的一種計策。真有的遺囑沒有遺囑。怎能知道。我與你不同。不會游泳。潮水漲起來。最爲可怕。還是早些回去罷。說時。又是一個高浪。打在崖上。倪四手中之燈。諒已被浪捲去。四邊頓時黑暗。瞧不見二人了。中尉與絳珠。聽了他們的問答。已曉得二人之惡計。再也不能躊躇。沿着崖。打算離開這裏。走得不到五丈路。海灘上潮永漸高。中尉道。照這情形。能否到平地。還不能曉得。要到平地。非繞過兩個突出在海中的崖岬不可。那崖岬不是潮退時。總難行走。絳珠姑娘。你會游泳麼。絳珠雖中尉初次喚他的名。也不留意。說游泳不能長久。然而不沈下去的方法。我很知道。中尉道。那麼一到深處。你攔着我肩頭好了。我如負着你在空中下來。此刻也負着你由水中過去。說時。忙執絳珠之手。現在的危險。似乎沒有方纔在空中那麼利害。中尉的爲人。已經明白。也不必像方纔那麼接觸中尉肌膚。於是靠着中尉之手。在浪中過去。浪愈高。潮愈深。有時幾乎要打倒立定之足。幸虧由中尉拉住着。到第一岬在五丈之前。水

已沒到頸際，於是一手搭在中尉肩上。一手游泳。忽然二人之前數丈處，有人在水中叫喊。說魯二我不行了。快些救我。魯二回答他的聲音。還在前面。只聽得說：「你不會游泳。來此做甚。我若救你。自己不要溺死麼。」倪四道：「你想自己獨得薔薇夫人之財產。特地帶我來害死我的麼。」魯二喝道：「你拖着我的脚做什麼。快些放手。」二人在水中爭鬧。都是自取其禍。中尉也不可憐他。自己與絳球能否上陸還說不定。那有工夫來可憐人。不去聽他。只管游去。此時一半溺在水中的倪四。高叫殺人。一回兒巨浪打來。把二人的身體聲音一齊遮隱。雖是夜間。本有月光。不過被雲遮着。中尉一看。說：「倘使他們先泳到上陸點。向人告密。我們就險了。」此刻幸虧沒有這種事。說着。已游過去。到第一岬。剛剛爬上去。忽然水面上有人叫道：「絳球與岑中尉。越牢逃走。這還了得。」此人便是魯二。倪四想已被他害死。他獨自一人向岬上趕來。中尉急急擁着絳珠。又跳入海中。向第二岬進發。

二十七

他們再游泳過去。已不見魯二。他是在水中生活的人。決不會溺死。并且已見中尉與絳珠。萬

一被他先上去。趕到古朗皮市。密告越獄之事。豈不可怕。無論如何。不可叫他搶前。岑中尉盡力游着。絳珠疲乏的手。已鉤在中尉頸中。此時進行很遲。正在着急。旁邊的水中。露出魯二來。他單身應當很能游泳了。不知怎樣已半生半死。也喊起救命來。他要害死絳珠。弄得這步田地。本來不足惜。中尉喘喘的道。你是慣游水的漁人。要向人求救麼。他答道。我在水中受了傷。所以要求救。我去搭救個朋友。被他拖住了腿。腿竟折了。不能游泳咧。原來他拋棄倪四之時。腿上受了傷咧。中尉不去聽他。再行前進。到二人氣力將盡。方始抵第二岬。自己先立定了。然後將絳珠拖起來。這時候水中有人拉着絳珠之足。絳珠斷斷續續的說。什麼人在水中拉我。魯二儘力的拖着。中尉也儘力的將絳珠抱起來。到絳珠露出半身。魯二之頭已透出水面。海灘上很滑。萬一失足。便一齊要滑下去的。那知竟再也抱不起了。中尉大喝一聲道。惡人。你還不放手麼。魯二總也不放。魯二說不把我一起抱上岸。我情願一同死在水中的。中尉竟無法可施。其時中尉的身體。漸漸傾向水中。差一點要被魯二拖下去了。中尉恨恨道。可惜。我從獄中出來。無武器可帶。倘使有這麼一支手鎗……中尉說到這裏。幾乎要被魯二一齊拖下

去之際。忽聽得背後叫道。中尉。手鎗在此。此人便是從者鐵三。同時鎗聲一响。魯二大驚。將手放去。沈入水中。絳珠身體一輕。便抱上岸來。中尉就說。鐵三。虧得你搭救我們。鐵三便道。我一切俱已預備。等候良久了。見有男女二人上來。便以為不是您了。却躊躇了一下。後來聽得您的聲音。又知道下面有人拖着。所以敢放鎗。又恐怕誤中了您。便向空中放着。他一嚇居然放手。中尉道。你的機變。倒也難得。姑且先來看護這女子。鐵三方始走到絳珠旁邊。見他躺在海灘上。一看他面貌。驚道。這是前天的女偵探。一回兒明白道。把這女子送回敵營。您的身體就可以不死。好極好極。我只求您不再赴敵營就好了。岑中尉說。閑話少講。我吩咐的事。一切都預備好了麼。鐵三道。馬買了二匹。您換的衣服也有了。但是這女子的衣服……說到這裏。絳珠身體雖倦。此時到底不能懈怠。立起來絞絞衣服。向中尉道。今夜的恩……中尉即搶着道。什麼恩不恩。我不救你。我自己也沒救了。所以應當由我道謝的。總之此刻當速往安全的地方去。你還能步行麼。絳珠一點也不躊躇。說還能步行至明天朝晨。他絲毫不肯口中露出疲乏的語氣來。可見得是深深感激着中尉咧。

岑中尉聽絳珠說能夠步行到明天。便說你能如此忍耐。必定可以安然回到勤王軍的所在。鐵三。現在勤王軍退在何處。鐵三說。前天運敗。還來攻擊。昨天真是大敗。人早已四散的。向各處逃走。聽說都聚在亞布朗紫地方。昨天的敗軍向愆莊園處逃去的。將校等大概在那莊園之內。中尉道當真麼。說了便低頭想着。中尉的莊園。是昔日出入於薈薈處岑海軍大尉晚年所住之處。喚做凱隆莊。他死後。便傳於中尉。中尉自己不願住在那種鄉下。十數年來。托付於看守人。宛如已經拋棄。中尉又道。用馬趕去。明天朝晨可以追到咧。說着。已把鐵三擎來的軍服着好。負了武器。再說你買的馬在那裏。鐵三道。是市外馬房裏的馬。還在他們處。打這裏去。並不遠。中尉道。二匹麼。鐵三道。這是中尉與我乘的。他那裏還有咧。這婦人騎的。也能設法。中尉說如此立刻出發。不能耽擱。臨去。向海面看看。浪更高大。又道。兩個惡人已受天罰。絳珠姑娘也可以安心咧。果然數日之後。那兩個屍骸。浮在離此數海里的桑穆洛海濱上了。此刻三人離開這裏。往市外的馬房去。中尉走過那前夜幾乎要鎗斃的卜斯河邊。想起自身種種變

遷。感慨不堪。然而此乃武人之常。不去想他。即趕到馬房中。向爐旁坐着的主人道。方纔鐵三來買了二匹。還要一匹咧。主人很怪訝的對中尉與絳珠臉上看看。說你是一匹也不賣的。方的纔話取消。主人說得很無禮。中尉怒道。爲什麼不賣。主人道。賣與你這種人。明天我必被共。和軍處死刑。你也不用瞞我。你犯了私通敵人之罪。前天與這女子一同送入彭脫牢中的。市中那一個不談論着你。今夜二人越獄逃往勤王軍去麼。市長吩咐過。一見私通敵人的。即當報告。中尉更怒道。你別看錯。我怎麼是私通敵人的。說着撲過去。幾乎要打他。主人大驚。向外就逃。一定是往古朗皮市去報告咧。岑中尉說。非迅速備馬不可。倘被市長的部下追來。事情就難。鐵三馬在那裏。忽然室隅有人低聲說道。我來領你們往馬棚中去。回頭看時。方纔沒有留心。有個十三歲的小童立着。中尉把他拖過來問道。你是何人。鐵三說。我知道的。是這裏雇着的學徒。學徒自己也說道。我乃凱隆莊農家之子。叫做呂兒。父母已死。前年到此來充學徒的。中尉一想。凱隆莊的農家。差不多是我家裏的長工。心中很欲與他親近。說你在此時常。差往外面去。這附近的路。必能知道。呂兒道。我跟着貨車。什麼地方都去的。竟沒有不認得的。

所在。中尉道：「那麼勤王軍在那裏？你總曉得。」呂兒道：「今天午刻之前，却有幾隊走過此地，都往亞布朗紫去的。」中尉道：「你能在這黑夜領我到亞布朗紫麼？」工資不妨多些。」呂兒道：「我閉着眼睛，也能走去。不要工資，與其給這裏可惡的主人差喚，還是當兵的好。」快領我去罷。」中尉道：「你倒很有趣。待我來帶你去。」你先去牽馬來。」呂兒說：「我一個人很險，不能到馬棚裏去。」中尉說：「你要當兵，怎麼如此胆小？有什麼險呢？」呂兒道：「有一大犬，名叫刺倍，我一人必被他咬死。」中尉說：「那麼同去說罷。」留着衣服未乾的絳珠與鐵三在爐邊靠火，自己與呂兒同往馬棚中去。

二十九

一到馬棚中，並不見那呂兒所恐怖的犬。呂兒大喜，說：「很巧。」主人將刺倍帶去了。忽然又驚道：「不好了！你們非速逃不可。」刺倍的鼻子很利害，能夠嗅得出五里以內的馬之所在。貨車迷路時，往往用刺倍去尋得的。今夜大約主人去密告市長，然後派人追趕，用刺倍去做領路的咧。岑中尉就是他，不催，也很要緊。即忙看看馬棚中，馬只有二匹，二匹實在不够，無法可施。姑且牽出來，到了外邊，鐵三也從爐邊立起來，說：「這是方纔買定的二匹。」中尉道：「雖是，不够。」此外沒

有了鐵三道。够了。我與呂兒合乘一匹。慫與絳珠姑娘也合乘一匹。中尉與絳珠相抱下崖。相抱游水。再要相抱騎馬麼。路又不知道有多少。在平日一定不肯。此刻性命出入之際。還有什麼顧忌。走到爐邊。絳珠身上已烘乾些。立將起來。中尉便說明馬匹不够。只得合乘。又道。絳珠姑娘。從此安然把你送往勤王軍。我無論會見一個什麼士官。將你交去。然後我便回來。本來應當交與大將軍的。只因我急欲回共和軍。向司令官說明我此次的行爲。再爲着國家。與你們戰鬥。所以怕恐不能將你送到大將軍之處也。論不定。絳珠在悲傷之中。現出一種決心道。我累你也够了。再要送我到勤王軍的所在。未免太累你咧。我心中反不安。還是就此放我去罷。并且又是馬匹不够。我一個人獨行。可以不叫市露人疑惑。得潛往勤王軍之處。中尉到底是個快活的人。這時候不禁說起笑話來道。怎能把此美人在這裏分別呢。絳珠一聽。驚得顏色發青。中尉急道。這甚虛言。以後不說了。快些上馬。預料雖難。或者事實上反容易遇見般露人也未可知。絳珠一聽得般露人之名。青的臉上。忽又變紅。卽說。露人恐怕未必活着咧。中尉道。活着。我在你大將軍營中之際。曉得露人由他從僕黑大負着下崖。聽說傷的不是緊要所

在絳珠與露人分離以來。纔聽得露人的消息。似乎深有所感觸。獨語道。竟安然回到大將軍營中麼。說罷默然。中尉又道。我們往勤王軍的所在去。必能遇見什麼士官的。將你交與他。我就此告別。絳珠有些悲傷。眼中含着淚珠。說別後恐怕今生不會再見了。中尉也覺不悅。說你與我本是敵人。再要相會。必在戰場上。那時各以性命相搏。不像現在那麼可以細談咧。這也是武士之常。不算什麼的。說罷。也一時說不出什麼。想了一下。又道。你們的兵隊。俱已敗盡。無論何處。都有我們的兵隊散佈着。所以或者你重爲捕虜也。未可知。這並不是嚇你。不妨姑且說一下。倘使你再行被捕。女人必定送入南都監獄。恐將與其他捕虜一同遭慘刑。其時你不妨向看監人說明。叫他寄語於岑砲兵中尉。我無論用什麼手段。必來救你。絳珠聽他這很有誠意的預言。或者將來真會有這種事麼。心中不能不恐懼。又掛下淚來。還要想說什麼。那鐵三與呂兒一齊來說。鞍子都裝好了。

三十

中尉聽得裝好鞍子。即跳上去。令絳珠騎在背後。鐵三與呂兒同乘。兩匹馬騎着四個人。往什

麼地方去。明天又是何等樣的境遇。目的不定的人。前途何堪設想。此刻雖在暗中。幸有呂兒指導。趕了一點鐘。絳珠因風寒身疲。在中尉背後亂抖。中尉起初還說你用力抱住了我的身體。如此可以煖些。然而後來凍得幾乎要跌下馬來。非在什麼地方靠靠火不行。便喚住前面呂兒之馬。問他附近有無人家。呂兒說。此去有一小山。過了小山。下面有一湖。名叫綠湖。看守人喚做浦老人。徹夜焚着火。可以到他家裏稍息。中尉喜道。絳珠姑且再忍耐一下。快到了。中尉又用些雜話來分絳珠的心。方纔一語不發。此刻說話很多。說呂兒。綠湖不是也在昔日經侯爵領地內的麼。呂兒說是的。此地本來都是侯爵領地。到薔薇夫人時。就把他賣去。盡行變了金錢咧。只有這綠湖。至今還是薔薇夫人之物。那看守人浦老人。以前也是薔薇夫人的從僕。中尉又問。爲何獨有這湖不賣。再要特地用人看守。難道池中養着許多魚麼。呂兒道。魚恐怕有些的。但是決非捕魚起見。前天薔薇夫人死時。有一封信。由我去送與浦老人的。其時我要釣池中之魚。老人顏色大變。將我怒罵。然而我路過這裏。往往幫着老人去做什麼。老人很愛我的。從來不會怪我。倘使他人說了。恐怕要被他的打死咧。有一天附近的孩子們。乘了湖旁

繫着的船。老人就要毆打小孩子。後來連船也擎起來。放在家裏庭中了。大約是湖府裏有什麼寶物存着。否則何必如此看得重大呢。中尉與呂兒一壁閑談。馬已達小山頂上。那看守人屋中所焚之火。照映湖水。非常好看。中尉叫絳珠再忍耐片刻。下了山。趕到湖邊。剛抵看守人門前。大約是聽得馬蹄之聲。驚慌趕出一個年近八十的矍鑠老人來。白鬚垂至胸際。頭頂禿着。宛如畫裏仙人。中尉向他說。我們趕路很冷。可否許我們靠靠火。老人道。求人的事。不先道自己姓名。這算什麼。中尉道。失禮了。我是岑中尉。老人很驚。對他臉上凝視一番。說很像很像。便恭恭敬敬的道。不是昔日在薔薇夫人處出入的海王號艦長岑海軍大尉的後裔麼。中尉近來屢屢有人如此問他。他曉得我祖先中却有比我更有名的人。即很快活的答道。是他的姪孫。附近不是有他留下的凱隆莊麼。現在的主人就是我。老人道。原來如此。凱隆莊昔日與經侯爵之領地。在這裏一里之前接境。你們快請進來烘火罷。四個人就入內。圍在爐旁。老人便問今天往何處去。岑中尉說。我把這女子送往勤王軍的所在。不知勤王軍此刻是否在亞布朗紫。老人低聲道。外面雖是說在亞布朗紫。其實都集在這前面的棒德爾松地方。昨天起。

勤王軍的敗兵。在此經過很多。向我要茶要水。所以我打聽得的。中尉道。那麼從此往棒德爾松。要不被追的人覺得。應當從那一條道路走。老人道。從海岸過去最好。倘使後面有人追來。我可以指點他另一道路。使他走錯。但是你是共和軍。進麼往勤王軍那裏去呢。中尉道。就是要送這女子前去罷了。老人很怪異的向絳珠臉上瞧瞧。說那麼這女子是勤王軍一面的麼。中尉說是。曾被共和軍捕獲。此刻將他送還。老人忽向絳珠道。如此。我要托你一件事。勤王軍中有一年輕士官。叫做殷露人。請你去尋得此人。……說到這裏。絳珠驚道。殷露人是我曉得的。老人說曉得更好。望你去打聽他。在十二三年前。從古朗皮市有個女孩子往殷家。這女子現在怎樣了。打聽得了。必須通知我。絳珠一想。這明明是指我。怎麼不驚。正打算說這少女就是。我不料呂兒忽叫道。不好了。快些逃走。刺倍的吠聲已聽得。追的人到了小山上了。呂兒說得很慌張。一同側耳細聽。覺得犬吠聲馬蹄聲。在寂靜的夜間。愈聽愈近。岑中尉即忙拉着絳珠立起來。說不能再坐着咧。回頭向老人道。望你指使他們另走他路。將來必定報答你的好意。老人急急立起來。說誰要你報答。不過我有很重要的話。必須對你說。戰爭完了。務必到我

這裏來一趟。中尉道。曉得。一定來的。老人又向絳珠道。你也留心打聽那少女現在何處。必須來回覆我纔是。絳珠打定主意。說那少女就是我。浦老人驚得跳起來。說道。什麼。你就是這少女絳珠麼。不錯。還有些像幼時的面容咧。言猶未了。中尉拉着絳珠。趕出門外。口中只說一聲。老人一切托你咧。

三十一

中尉一出門。老人更慌道。誰想得到這少女就是絳珠。既是絳珠。我有不能不說的話在此。且請少待。老人喊着。似乎其中有什麼緣故。中尉騎在馬上。說沒有工夫等了。老人幾乎要發狂。咧叫道。絳珠姑娘。你一人留着罷。只消我把應當要說的話說完。必定拚命的保護你。將你送回勤王軍。其實此時。怎能把絳珠一人留下。中尉不等老人走過來。急將絳珠抱在鞍上。說老人戰爭一完。我必來訪你。說罷。馬上加鞭。早往黑暗中去了。老人呆呆對他們後影看了一回。又回頭向追趕來的一面。恨恨的道。你們不追來。我就可以將重大的事向絳珠細述。等了好久。纔得相逢。偏偏如此不巧。我年紀已老。也快死咧。能够再見纔好。萬一不能。豈不是絳珠的不幸麼。老人恨得幾乎要哭出來。其時追的人已近。犬吠聲與馬蹄聲。已在山脚下。他默忖道。絳珠姑娘們。四個人騎二匹馬。憑你怎樣逃。必被追及。并且又有嗅覺極銳的刺倍。跟着那裏可以瞞他。總要想個方法搭救他們纔是。想了一回。似乎有什麼方法咧。急忙趕入屋內。將手

浸在肉罐中。共時身長四尺餘的大犬刺倍。一聲高叫。趕到門口。老人便道。好伶俐的犬。你又去尋迷路的人麼。說時將手上肉汁給他嘗嘗。再把那些肉汁一齊塗在他鼻中。獨語道。這一來。犬的嗅覺。一時就辨不清楚咧。說完。一羣追的人。已到門口。一羣之中。領隊的是那惡人汪八。還有刺倍的主人與市長幾名部下。汪八向老人道。刺倍跳入屋中。逃的人必定在此休息。他們怎樣了。老人一點不驚。說此屋很小。那裏可以留人躲着。你若不信。儘可搜查。汪八道。我不說躲在屋內。他們往那裏去了。老人一心要耽擱時刻。使絳珠等逃遠。說從昨天起。逃的人路過此地。不知有多少。絡繹不絕。向東的也有。往西的也有。你僅說逃的人。叫我那裏知道。汪八道。是岑中尉與絳珠一羣人。我們下山時。還聽得這裏有馬足聲咧。老人道。那是由山路去咧。你看。並非我說謊。刺倍的頭。不是對着山上麼。因着肉汁之效力。把他的頭向山上。他鼻子已不靈。便往山路趕去。汪八一點也不疑。說山路夜裏很難行。然而逃的人也難。結果反有益也。未可知。說罷指揮從者。向小路趕去。老人再望了一回。方始安心。纔獨語道。逃的人在海岸逃。追的人在山路進。愈走愈遠咧。

浦老人將追者驅入山路。那海岸上逃走的絳珠中尉等。馬足雖遲。幸虧很安穩。只是向棒德爾松進行。夜明時。抵希依河岸。馬足疲乏不能行走。暫時給他吃草飲水。好容易渡過了河。又行了一英里。兩匹馬筋疲力盡。竟倒下來咧。中尉問呂兒這裏離棒德爾松有多少路。他說前面有一珊羅河。渡河沿岸行二英里。便入棒德爾松界。就是沒有馬。也可以走得。中尉更向絳珠道。我來扶你。你可以再走三四英里麼。絳珠遮掩着疲倦。答應一聲。於是棄了馬匹。中尉與絳珠夫婦似的攜手同行。到珊羅河邊。天已明亮。朝霧很深。咫尺莫辨。僅賴呂兒聽了水聲。說這裏是淺灘。可以過去。無奈水雖淺。河底很滑。絳珠常常幾乎滑跌。幸虧由中尉扶着。中尉的身體。堅固如柱。至此絳珠把自己的危險。倒置諸度外。一心感激中尉的親切。欽佩中尉的勇氣。默然想着已往之事。此人真可謂男子中之男子。爲敵人放去。還守着與敵人的約。拚着性命。去履行這約束。如此重義。世所罕見。屢次救我於九死一生之中。備嘗艱難。不是平常人做不到的麼。我應當如何報答這恩義呢。此人在旁。我身便在全城湯池的樂土。倘使一生受

他保護。又何等平安何等快樂呢。想到這裏。忽覺羞恥。混身顫抖起來。中尉就留心道。你冷麼。姑且再忍耐一下。此時纔覺中尉扶着的手上。有一種力。幾疑一股恩愛之氣。溫溫的融在絳珠身上。絳珠也不覺水中寒冷。搖頭道。沒有什麼。暫時心頭模模糊糊。如入夢境。到了河岸。呂兒在霧中看看道。不好了。棒德爾松已有戰事。說着。就聽得有鎗聲。中尉也道。是的。但是既有戰事。可見勤王軍共和軍都有人在此。我們往鎗聲處去罷。絳珠我二人分別的時候到了。絳珠僅言一句。費心得很。擡頭觀看中尉。已不能遮蔽他眼角淚珠。中尉說。再過去些。可抵戰爭處的側面。你回勤王軍。我回共和軍。如此你我便是敵人。世上的事。奇怪得很。絳珠以前曾經與敬慕如兄長的殷露人分別過。也沒有如此悲痛。如此依依不捨。此刻好容易止住了眼淚。說你回到共和軍中。不要由軍法會議……中尉道。那有這種事。古朗皮市市長糊塗。所以疑我。我們大將古萊伯將軍。他深知我決非私通敵人之人。仍舊放在我戰綫打仗的。此時雙方要分離咧。不知生離呢死別。即使此後能見。已成敵人。絳珠更覺難過。

倘使還不到分別之時。絳珠尚不覺得自身如何的。可以依賴中尉。此刻在生離死別之際。已無重見之目的。一離開就成敵人。心中怎麼不難過。離了此人的保護。再去靠着誰度日。他一向死也不怕的。現在覺得精神萎縮了。若是把絳珠如。想着中尉的事。給殷露人知道了。他不知心中如何。他的對待絳珠。也不讓中尉。他在古朗皮市崖上中鎗彈。無非爲想着絳珠。其時在負傷叫痛之際。尙且要從者黑大。拋却自己去救絳珠咧。他至今者尙在病床。恐將絕望而死。若已離床。病必再發。如此說來。絳珠自幼與他兄妹似的。養育着。現在怎麼會忘掉他。實在思念他的念頭。至今未變。不過思念他之外。更生一種對於中尉有了自己從未有過的最愛之情了。然而離合悲歡。也是天定的命運。無法可以挽回的。且把擔心的事。沈沒在胸中。只聽得濃霧之中。前面有馬蹄聲趕來。岑中尉向鐵三道。騎兵來了。不知是那一方的。說着馬已破霧趕到中道面前。一看。騎的人似已被殺。只有空鞍。來得正好。中尉與鐵三。卽忙捕了三匹。中尉說。真是天賜之物。絳珠。我與你不知何時分離。還是各乘一騎罷。這孩子身體輕。與你合乘好不好。絳珠低聲答應。與呂兒另乘一馬。比着方纔與中尉同乘。宛如離了大船。移到一根

獨木上了。如此前進。路上見二三個死骸。中尉就說。我軍的偵察隊已到此地。與敵軍衝突過了。人數太少。所以敗到如此。還被殺死。我們所乘的馬。一定就是他們的。我若在共和軍中。決不肯受這樣的恥辱。中尉恨恨說着。到底是個大將。很愛惜部下之兵。又走了半响。側面有兩騎過來。在那裏大聲談軍事。霧稍淡。形狀已有些看得出。不知是那一方的軍人。中尉按劍看着。絳珠在旁說道。這是我軍的士官。我聽了聲音已曉得。一個是隊長萊顯。一個是士官奇蘭衣。中尉道。原來如此。萊顯與奇蘭衣。我被捕時也遇過的。說時那邊的人也瞧見這裏。在微風薄霧之間。見了中尉與鐵三的青制服。以爲是敵人。即忙舉鎗要放。絳珠使用力叫喊道。且慢。是我絳珠在此。本來勤王軍中沒有一人不認得絳珠。二人慌忙趕過來。見岑中尉在旁邊。不免怪訝。說你做什麼。中尉答道。我與你們大將有約。把絳珠救來咧。萊顯道。你這種很有名譽的行爲。竟不像共和軍的人。中尉即道。胡說。共和軍之士官。頗能守武士之道。如此履行了約。我已脫離捕虜境涯。就此告別咧。望你們將絳珠姑娘帶往大將軍處去罷。萊顯說曉得。但是你現在可知道你們的軍隊在何處。中尉說却不知道。不過我瞧見有偵察騎兵的死骸。可見

離此當不遠。說着向四面瞧瞧。那棒德爾松南面小山的一角。有一樹林。樹林的一面。薄霧中可見共和軍之旗。在風中飄蕩。中尉就說明白了。但是我軍已到此地。你們的軍隊。決不會安然在棒德爾松咧。萊顯道是的。你們的先發隊。比我們先占領棒德爾松。所以我軍在他前面林中屯着。今晨已對陣了。我們前後受敵。今夜必能攻破棒德爾松。打通了這條路。還要與南方同志合併。這是我告訴你的軍略。你當他土產擊回去罷。中尉將行。說對你不起。我一回共和軍。你們決計沒有攻破棒德爾松的希望。萊顯道。我勸你還是不要再被我們補獲。早些逃罷。雙方正在譏嘲。不知那裏飛來一個流彈。不幸中在絳珠所乘的馬耳中。馬大驚而跳。大家來不及阻擋。他疾風似的向着小山上。有旗的共和軍營中趕去了。絳珠將歸勤王軍之際。又入敵人之手。到底是運呢還是命呢。

三十四

絳珠的馬馳去。中尉與鐵三不必說。勤王軍的兩個士官也很驚。即忙加鞭追趕。那馬耳中中彈。如發瘋一般的馳着。四個人那裏追得上。你想好容易把絳珠救到此地。又要落入共和軍。

豈不可惜。四人儘力追去。絳珠之馬跳過小山下的小河。一直線趕入敵兵駐紮的林。絳珠一定又要被共和軍捕獲了。隊長萊顯說。單騎也行。還是趕入敵中去救絳珠出來罷。奇蘭衣道。單騎入敵中。必定與降珠一同被捕。萊顯說。這太沒有道理了。倘使打敗了將絳珠捕獲。倒也罷了。此刻並沒打。馬驚馳入敵營。要把他活擒。軍法上也沒有的。怎能如此。岑中尉道。不妨待我回去看來。倘使絳珠沒有處死。我必定仍舊送上。如此我們約定了。就此告別。中尉正要想走。那萊顯慌忙攔住道。不行。絳珠又被你們捕去。你就算自己的義務已完。要想回去麼。中尉道。自然。絳珠這第二次入我軍中。並不是出於我的疏忽。我是已經交給你們二人的了。萊顯道。無論你有什麼極好的理由。此刻萬不能放你。絳珠既又被你們捕去。我此刻也須捕你。此後是否把你與絳珠交換。再派你往共和軍中。必須在將官會議時。由大將軍定奪。今夜我就可以把此事在將官會議提出。會議時倘使認定絳珠還活着。或者留你的生命也未可知。否則……中尉道。把我處死麼。萊顯道。大概如此。無論如何。你的運命。在今夜的將官會議定奪。奇蘭衣也說。你以前的舉動。實是軍人之龜鑒。此刻你若說出貪生怕死的話來。拒絕我等。

捕捉。你以前的名譽，髣髴塗上泥了。自己是勤王軍之捕虜。約定交換的。此刻不往勤王軍中。反回到共和軍去。未免太隨隨便便咧。中尉默思半晌。說我不是要得名譽。我與絳珠的交換。却還未曾實行。這裏是共和軍之眼前。我要拒絕你們。回到自己軍中。並非難事。不過我此刻一定跟你們去做捕虜。倒是失了絳珠。竟無法可想。於是中尉與鐵三在中間。萊顯與奇蘭衣在兩旁。如護送一般。離開這裏。此時大約是共和軍中獲得了絳珠。十分欣喜。頓時人聲喧鬧。一回兒樹林的這一面。閃出一隊青制服的共和軍來。向四人開鎗。也不是應當立停了爭鬥之際。四人馬上加鞭逃也似。的入勤王軍營。中尉與絳珠。恐怕不能再行交換的了。

三十五

如斯岑中尉。因着絳珠重入共和軍之手。他也重爲勤王軍捕虜。與從僕鐵三。被兩個士官。前後擁着。向勤王軍營進發。勤王軍營。在與棒德爾松相對的潑萊希坡半腹的小村上。到了那邊。那些古朗皮戰敗的兵士。正忙着要預備攻棒德爾松。中尉見了他們的狀態。暗想真是烏合之衆。大半農民出軍。年齡與身材都不等。有老有少。他們的服裝。仍是耕田時的衣服。沒有

改動。其中也有得到了敵軍的刀。用繩在腰間掛着好幾柄的。一望就曉得他們備嘗辛苦。中尉深深感動。向鐵三道。這些農人。因着一片勤王的忠義心。數月之間。與共和國正堂堂的陸軍相戰。實在佩服。鐵三嘆道。并且他們一點沒有疲倦之容。古朗皮敗到此地。已有三十英里。昨夜又徹夜戰着。一定食物不足。睡眠不。不。不料勇氣依然現出在臉上。個個比陸軍的兵強些也未可知。如此恐怕能够奪得棒德爾松咧。中尉說我也以為如此。此時護送中尉的菜顯。向對面來的拖着破車之大漢道。黑大。你主人怎樣了。黑大道。殷露人將軍。傷雖未十分痊愈。已可以騎着馬發令了。方纔帶領分隊。往敵軍側面去咧。萊顯隊長聽得手傷未愈。已乘馬赴戰線。豈不勇壯。即向中尉道。將你付將官會議。恐怕要在克復棒德爾松之後了。事前將你交與此人看管。又向黑大吩咐他看管中尉與鐵三。自己便與奇蘭衣同去。去後黑大瞧瞧中尉顏色。說你是去救絳珠姑娘的。姑娘雖未救得。居然守着約回來了。共和軍中也有你這麼的人。實在可敬。黑大說話無禮。中尉自然怒道。你的說話。無禮極了。黑大哈哈大笑。說這是一定的。我若被你們捕去。你們也未必有好言好語對我。中尉見他直爽。倒也好笑。說你這人

有。趣。得。很。黑。大。道。你。要。來。拍。我。的。馬。屁。麼。別。弄。錯。了。我。自。己。拖。着。一。輛。砲。車。竟。與。砲。兵。士。官。相。同。差。不。多。與。你。有。一。樣。的。資。格。你。看。這。砲。車。是。上。次。戰。爭。時。我。在。你。們。那。裏。奪。來。的。諒。你。還。有。些。認。得。這。車。中。尉。看。時。果。是。共。和。軍。之。砲。車。又。是。佩。服。又。是。生。氣。岑。中。尉。道。你。們。的。軍。人。都。是。盜。賊。黑。大。道。你。們。的。軍。人。纔。是。廢。國。王。盜。政。權。的。賊。所。以。我。們。盜。些。武。器。算。是。報。復。的。你。看。我。們。軍。中。沒。有。一。人。擎。着。完。全。的。武。器。的。要。武。器。時。只。消。殺。幾。個。敵。人。奪。取。好。了。中。尉。也。覺。得。他。們。的。武。器。大。半。是。奪。來。的。即。道。奪。了。武。器。來。彈。藥。怎。樣。呢。黑。大。道。也。是。奪。敵。人。之。彈。藥。奪。取。東。西。再。也。沒。有。我。那。麼。大。本。領。了。中。尉。又。問。兵。糧。從。那。裏。來。他。說。兵。糧。也。是。趕。散。了。敵。人。把。他。奪。來。的。中。尉。道。如。此。食。辛。茹。苦。有。誰。來。獎。賞。呢。黑。大。道。睜。大。了。眼。睛。道。什。麼。話。獎。賞。不。是。很。髒。的。東。西。麼。我。們。爲。忠。義。而。戰。想。到。勤。王。的。忠。義。就。是。被。殺。心。中。也。愉。快。的。中。尉。已。忘。了。生。氣。只。是。暗。暗。驚。嘆。說。你。實。是。勇。士。身。分。雖。充。下。僕。心。倒。是。世。上。少。有。的。勇。士。黑。大。道。當。我。勇。士。麼。不。錯。共。和。軍。中。勇。士。少。有。我。們。軍。中。一。點。不。希。罕。你。們。用。馬。拖。砲。車。我。們。都。是。各。人。自。己。拖。的。你。且。看。看。我。的。力。量。管。教。你。大。吃。一。驚。說。時。擎。着。砲。的。一。面。輕。輕。舉。將。起。來。中。尉。道。我。不。是。讚。你。的。

力量。是讚你的心。到我要被你們鎗斃之際。必須要你這種勇士開鎗放我纔好。黑大道。你這人打算臨死時。口呼共和軍萬歲來污我的耳。向我復仇麼。大家一樣的。我若被你們捕去。也務必必要勇士來處刑。給他聽聽我軍萬歲之聲。好好。我來結果你便了。你雖面如女子。倒很會說話。他們二人勇士與勇士。自然意氣相投。一回兒已經互相融洽。宛如多年的老友了。此時趕來一個破衣的少女。年約十四五歲。吊在黑大臂上道。老伯伯。我餓咧。黑大眼中忽然含着淚。很可愛的瞧着他的臉。說可憐極了。

三十六

這少女是什麼人呢。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黑大。見了他宛如迴腸寸斷。無法可施。向四面瞧瞧。握了一雙空手。要想在附近求些什麼食物。無奈連戰連敗。將官們也得不到食物。不耐着飢勞動着。那裏會有什麼食物。便自言自語道。沒法沒法。將兩手插入衣袋。摸了一回。掏出些什麼東西來。看着道。方纔打算給姑娘吃。留着一塊麪包。過這坡子時。砲車過重。我自己吃去了。現在麪包屑也不剩。摸得的都是些塵埃。將兩手拍拍。又道。姑娘。到那小河邊去喝些水。

暫時忍耐。只要前面的棒德爾松一攻破。食物就很多很多咧。黑大口中騙他。心裏何等難過。并且又要想到我軍的現狀。不攻破這市鎮。連食物也得不到一點。已入餓死的境地。人數雖少。攻擊力強悍。一半也是爲此。中尉雖是敵人。見此情形。不免可憐起來。回頭看看從者鐵三。鐵三也同意。早已明白他的念頭。從帶來的兵糧袋中。取出乾蒸餅三個。受與黑大。黑大不禁道謝一聲。給二個與少女。說姑娘。你先吃一個。一個留着。黑大自己也留了一個。向中尉道。我平常決不肯受你們這種人的恩惠。飢餓時沒法。只好吃你一個了。說罷。笑着塞入口中。中尉不知這少女是何等樣人。又打算順便問問絳珠與殷露人是否已有訂婚等事。自己也不知爲什麼疑起來。就故意笑着說道。勤王軍的人。真不堪。在軍中這各人帶着小老婆咧。黑大訝道。什麼小老婆。中尉說你還要假作不知。這少女不是你的小老婆麼。黑大恨道。你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這少女乃昔日戰死的梅子爵之女子。爵死後。無人撫養。所以我保護着。子爵臨死。還向我說。你把這女孩子。當自己的孩子。那麼撫養着。因此我宛如他的父親一般。中尉道。是啊。你這麼年紀。却是可以說是父親。但是殷露人總難說是絳珠之父了。二十四五歲的青

年與十八九歲的姑娘。世人那裏肯信。黑大慥道。你太無禮了。竟侮辱起我的主人來。方纔若沒有吃你的餅。一定立刻將你一鎗了。說着。手握刀柄。十分的憤怒。此時方纔的萊顯隊長。忽然騎着馬趕來道。黑大要放炮攻擊了。快往陣地去。萊顯一催。黑大抱梅姑娘上礮車。說一開戰。二十分鐘可以奪得棒德爾松。掃盡了附近的敵兵。往瀆耳地方進行。不回到此地來了。且帶你們往陣地。叫你們學習學習勤王軍的戰法罷。一回兒已來四五個部下。把礮車推去。中尉與鐵三乘馬從在後面。越過高坡。在中段選適宜處擺礮。坡下步兵。已經排隊。與前面棒德爾松共和軍之陣相對。硝烟炮雨。開了仗了。中尉默然比較兩軍。那一向除農具外沒有擊過的勤王軍。射擊很精巧。不禁令人驚異。正式訓練過的共和軍。實在不如他。已無用說了。十鎗九不中。中尉看得恨極。幾疑他們在空中亂放。這種人好做先發隊。實是共和軍之恥辱。一定要給古萊伯將軍曉得。纔是。黑大其時將梅姑娘放在樹陰下。開着礮門。說就是你自己指揮。也沒有我們的軍隊那麼善戰。中尉道。不久就有給你看看我本領的時候來了。黑大道。你忘掉了鎗斃。只管胡言亂語麼。說完。就去開礮。他放礮的巧妙。更勝於步兵的射擊。中尉怎麼不

感動。如斯共和軍這地一定支持不下。好被勤王軍進至瀆耳地方。果然戰了四十分鐘。共和軍大敗。拋棒德爾松而逃。又被萊顯率領騎兵追趕。四散的逃開。勤王軍到夜間七點鐘。已全占棒德爾松。就把市長邸爲本營。開將官會議。岑中尉立刻鎗斃或暫時保留。實是會議問題之一。黑大帶了中尉。領到審問處。將要進去時。黑大向中尉道。到你要鎗斃。必須由我處刑。實踐約束。不知中尉的運命。如何解決。

三十七

比將官會議解決中尉運命更令人担心的。是與呂兒同乘一馬。陷入敵陣的少女絳珠。絳珠用盡平生之力。幾次要把馬扣住。無奈馬受了痛。亂暴得無可抑制。愈扣愈跑。終至跳入敵陣。那邊也幾匹軍馬繫着絳珠所乘之馬。嗅得同類之臭氣。以爲是已回到家中。方始安心。即忙止步。這一來。敵兵見了。四邊的圍將上來。衣服的樣子。明明是勤王軍之一人。那馬又是戰死的共和軍騎兵所乘之物。他們自然大怒。一人道。這馬不是我們的麼。一人說。豈但是馬。鞍上還有我軍徽章。這是敵人殺我兵士。奪我馬匹。叫這少女騎的。頓時一齊喝道。拖他下來。結果

他性命。一回兒將絳珠與呂兒從馬背上拉下來。絳珠剛到自己軍中。又入敵手。心中悲痛。也無法可施。只好算是命運。任敵人做去。那知呂兒不肯像絳珠那麼看得破。況且又是很有機變的人。大聲叫道。你們要虐待我二人。必致後悔。你們曉得岑中尉麼。中尉現已被勤王軍捕去。留着我們二人生命。還可以與中尉交換。把我二人殺了。中尉也必被勤王軍殺死。呂兒已與絳珠一同綁着。還能花言巧語。人雖小。竟懂得什麼戰時捕虜交換的事。兵士們聽得了岑中尉。一同停手。一想真如這小童所言。中尉已被勤王軍捕去。那麼這二人不可輕輕殺死。因為岑中尉是古萊伯將軍最重視的士官。不如將這二人送到將軍處。聽他發落罷。這時候將軍在離此二里餘的盎德倫地方設置參謀部。自己監督一切。絳珠與呂兒綁着放在馬上。送往那邊。絳珠已是屢經苦難。身體疲乏不堪。看看也傷心了。將軍一見。也覺可憐。叫他們休息一下。且把二人放在空屋中。絳珠的境涯。却非常危險。無奈身體倦極。竟忘却一切。熟睡了。到醒來已經過十二時間。在第二天朝晨。將軍正將一切軍事議畢。再引到將軍之前。絳珠便把已往之事。一點不瞞。說本來與岑中尉交換的。因着一點兒細故。又被這裏捕獲。詳細

細說了一遍。將軍聽得很驚。岑中尉這種勇士。怎可被敵人捕了去。棄之不顧。即忙吩咐樹休戰旗。打發人將絳珠與呂兒送往敵營。帶着岑中尉與鐵三回來。但是有一莊困難。軍略上此事不能速行。昨夜的戰爭。勤王軍已全占棒德爾松。又進至瀆耳村了。將軍打算在這二日間。把自己的兵。潛躲不見。使敵人全體。都集在瀆耳村。然後遠遠將瀆耳村二重三重的圍起來。到第三天早晨。把他們一網打盡。計畫如此。倘使休戰而差人前往。叫敵人看出我們的舉動。來甚為不利。既如此。此事必須第二天晚上。我軍一切俱已準備完畢。方可舉行。無法可想。只得延到那時罷。就把絳珠與呂兒交與部下的一個小隊長。第二天早晨。風雨交加。絳珠沒有衣服可添。却是很難。好得他是頗能耐苦的。只是祈禱快快解決我的命運。此時那小隊長得了包圍瀆耳村一面之命。要出發咧。把絳珠呂兒載在空輜重車。率領部下小隊前進。日暮之前。已達他所應任的瀆耳村前面二英里處。在小坡上樹林中扎營。絳珠冷得更甚。與呂兒一同下車。向兵士要在焚火處靠靠。開戰比預料的時刻早些。雙方已礮聲隆隆。殷露人現在不知怎樣了。傷痕已愈。加入這戰爭了麼。岑中尉自然與我一樣。同為捕虜。倘使沒有鎗斃。或者

與我尚有會面之期。會了面就要分離。又是叫人添增怨恨。無奈是個敵人。不能一生相處。我還是趁早死的好。想了種種的念頭。忽然旁邊呂兒說道。姑娘。這一次不好了。刺倍又來咧。你聽得吠聲麼。我一定被他咬死無疑。呂兒慌慌張張。絳珠是連刺倍之名。也幾乎忘掉。聽得此話。自然驚嚇。突然由林中趕出那惡人汪八來。前面由猛犬刺倍領着。

三十八

刺倍一見呂兒。曉得是目的物。即離了汪八。向呂兒處馳去。看他的勢。恨不得要咬死呂兒。呂兒大聲叫救命。跳到輜重車上。輜重車比平常的馬車高。刺倍跳不上去。只是恨恨的。看着還在周圍環行。小隊長一見。就說什麼人帶這犬來。待我殺了他來祭旗罷。說時拿着刀追刺倍。汪八瞧見。趕過來道。隊長且慢。這是我找的犬。我乃古朗皮市的義勇兵長。奉市長之命。要向這少女問話。隊長不待聽完。就說什麼市長之命。市長是何人。共和國陸軍的目中。沒有市長。汪八道。不然。市長命令之外。還有古萊伯將軍。也給了我許可狀咧。說着取出文書給小隊長。小隊長看完。說既得將軍許可。自然由你問話。但是你看一隊敵兵。已攻到這下面。正是危急之

際。你當從速爲是。汪八道也沒有什麼耽擱。說完。趕到絳珠旁邊。你道汪八怎麼到此。他追趕中尉與絳珠到綠湖旁。信了浦老人之話。向山路追去。到底追不到。其時部下的人漸漸的不願。一個一個的去了。到後來竟剩汪八一人。他也覺白白趕了一趟。只好空手回去。此刻不肯走那危險的山路。要走海岸。來得平穩。帶了刺倍向海岸走去。不料迷了路。到第二天日暮。繞至棒德爾松附近。於是遇見一個共和軍兵卒。方知絳珠又被共和軍捕得。他慾心又起。要想騙着絳珠。叫他說出薔薇夫人藏金的所在來。便去見古萊伯將軍。說古朗皮市長有令。要向少女絳珠問話。只消許我會面一下好了。將軍許他在短時間內會面。所以他趕到此地來的。他曉得絳珠已把秘密袋給中尉。田中尉交與殷露人了。心中以爲絳珠必定看過秘密袋中內容。然後給岑中尉的袋中一定記着藏金的所在。絳珠大概曉得的。所以他現在一到絳珠旁邊。先甘言蜜語的道。我此刻特來救你的。你別恐懼。胸中之話。不妨直說。薔薇夫人遺產。藏在何處。那秘密袋中不是一齊寫着麼。絳珠聽得討厭。要快些打發他去。就搖頭說我不知道。汪八道。不會不曉得的。你把袋給岑中尉之前。諒已看過袋中之物了。必有重要的話記着。你

因爲藏在一個柔弱的女子身上。恐怕被人奪去。所以托付與中尉的你。只消把藏金的所在。向我說。金錢自然與你對分。你看我現在與古萊伯將軍很知己。我可以對將軍說。古朗皮市長要向這少女當面問話。就可以將你帶往古朗皮。分了夫人遺產。使你逃往英國。你快些說罷。我明白了。你不說。打算獨吞麼。那不行的。我此刻不救你。你明天就要處死刑。向我說了。又有性命。又有金錢。你快些說罷。汪八急急催着。雙方戰爭甚劇。勤王軍其勢很強。小隊長幾乎防不住了。絳珠心中暗想。倘使此地攻破。我的身體。必可被勤王軍救去。耳聽着礮聲。汪八之語。沒有入耳。汪八見此情形。曉得只有在此把絳珠奪去。用長久的工夫向他細說。纔有效力。又到小隊長之旁。說你防戰很忙。這少女容易乘隙逃去。重要的捕虜逃走了。其罪在你。還是我來將他細好。載在輜重車上。送往古萊伯將軍處去罷。望你快些發令。叫兵士將他網在車上。汪八說得很親切。小隊長打仗要緊。無暇細思。也想不到他要把重要的捕虜盜去。就說一切托你罷。你們把這少女手足縛好。載在車上。讓此人帶去。這時候旁邊兩個兵士。即忙將絳珠手足捆綁。拋在車上。汪八跳上車去。向那彈丸打不到的林中進行。一回兒車已隱入林中。

此時小隊長不多一刻。中了敵彈而死。小隊長一死。誰能支持。守着的兵。忽向四方逃散。勤王軍中。那萊顯隊長當先。傷痕未愈的殷露人也在馬上。一手用繃帶吊在頸中。萊顯隊長見敵兵逃散。還發令前進。殷露人也叫道。聽說絳珠所乘輜重車在此處。快些過去搭救絳珠。露人很焦急的說着。可憐汪八載了絳珠。往右面去的。露人們是往左面去的。現在雖相距祇有幾步。愈行要愈遠了。絳珠聽得露人之聲。自己縛着又不能動。便高聲叫喊在此在此。怎奈被吶喊混去。露人沒有聽得。

三十九

殷露人在這裏尋絳珠所乘之輜重車。可見他已經曉得絳珠在這裏的了。欲救絳珠。所以特來此地攻擊。那麼露人怎樣曉得絳珠乘着輜重車。已在此地呢。要詳細說明。應當先述岑中尉的境遇與那將官會議之狀態。前夜攻破棒德爾松。在市長邸內開將官會議。殷露人因負傷未愈。勞動了又發痛起來。所以獨自在會議室的隔壁休息。那時黑大帶來一個士官。就是攻古朗皮時由我救助的岑中尉。露人後來却聽得中尉與絳珠交換。已送回敵營。此刻正是

天天盼望中尉把絳珠送來。忽然瞧見了中尉。怎麼不驚。即立起來道：「你是前夜……」中尉接下去道：「由你救助的共和軍中尉岑猛夫。後來這裏要將我與共和軍所捕得的絳珠姑娘交換。把我放歸。那知目的未達。只好再回到這裏來做捕虜了。露人已把絳珠當自己之妻。現在飲食坐臥。無一刻不盼望他回來。聽了這幾句。以為絳珠一定被害了。說你不能救絳珠麼。共和軍已把絳珠殺了麼。憑你是不知禮法的共和軍。把沒有抵抗力的少女亂殺。未免太殘忍了。露人罵着中尉已瞧得出露人很思念絳珠。就說沒有殺死。於是把絳珠已往之事。詳細說了一遍。露人聽了中尉在空中救絳珠。在水中救絳珠。合乘一馬。長途旅行。絳珠的一條生命。已如此與他有關係麼。長途相接觸着旅行。絳珠感激了此人的恩義。不知有無動心之處。種種的妄想起來。反羨慕中尉艱難的境遇。我的身體。為何不與中尉交換一個位置呢。我也如中尉的救絳珠。親自救他。給他看看我的真情。不知他何等歡喜咧。想到這裏。自然不快的。因為戀愛這樣東西。已潛入胸中。不知不覺平日就把我的心變得狹窄了。但是這種疑念。也不過一時。忽然心地明白。很感嘆中尉的勇猛誠實。反覺得自己不應當有這種疑念。雖是一刻

兒工夫也覺可恥。中尉又把絳珠因着馬中流彈。又躍入敵營等事說完。露人佩服得一時說不出話。歇了一回。說你這位勇士實在比你祖上的義勇艦隊海王號艦長岑海軍大尉更來得利害。我父親與岑艦長很知己。我幼時常聽過艦長的武勇談。所以姓岑的已深入我耳。那時一聽得你的姓。就有心要救助你。不過還想不到救的是個蓋世無雙的勇士咧。露人暢談起來。一回兒又道。現在最担心的是絳珠的行踪。絳珠第二次入共和軍中。恐怕性命難有希望了。中尉想了一下。說我也方纔就担心着。倘使到古萊伯將軍部下的隊中。將軍決不做殘酷之事。絳珠性命可保無恙。萬一落在巴黎派來的軍隊手中。一定立刻殺死無疑。露人聽着暫時默思。忽而臉色青着道。恐怕落入巴黎隊中了。倘使到了將軍隊中。將軍很愛你。一定要與你交換。會把絳珠送到這裏來的。目下音信杳然。恐怕沒有到將軍隊中。中尉也不辯駁。說言之有理。他這一說。可見絳珠未入將軍之手。定被巴黎隊殺死了。中尉之命也就此完結。他們既殺了絳珠。這裏也必殺中尉。中尉心中很明白。曉得我已無救。然而自己屢次決死。現在也並無絲毫卑怯之心。露人想着又道。或者曾入將軍手中。將軍事忙。尚無暇與你交換。也未

可知露人這猜疑很對。中尉也如此想。不過要表示同意。未免又像我愛惜生命。特地說到絳珠還生存着咧。他這屈強的天性。不發一句同意的話。單說都不過猜疑罷了。那裏靠得住。此時將軍室的門忽開。大將軍發命令。說將岑中尉帶進來。

四十

般露人還要想談。無奈大將軍已呼喚。未便耽擱。即忙跟着中尉。列入將官會議席中。大將軍聽完岑中尉的所述。也稱讚他幾句。又說絳珠仍在敵營。斷難再放他回去。二三將校也說。敵軍一定已殺絳珠。我們無用躊躇。把中尉趕緊殺了罷。又有人說。我們人數漸漸減少。人很不夠。留他活着也太費手脚。一日給他三餐。何不拏來養了部下之兵。以振士氣。實是今日之急務。正要一致決議。那末席的黑大日間。雖與中尉互相嘲罵。却深感中尉剛毅之氣質。宛如意氣相投之朋友。見大家要如此議決。他很不悅。自己是個般露人的從者出身。現在就算有砲兵士官之資格。究不能越過露人發言。把胸中欲說的話。塞在喉間。咬牙切齒的額上汗珠。滴滴。忍耐不住。在露人背上推推。默無一語的露人。就徐徐向大衆道。絳珠的生死。尚不知道。

倘使明天敵軍打發人來。要將絳珠與這中尉交換。我們便怎樣。其時我們交不出中尉。敵軍必定把絳珠處死。總之在絳珠生死本明之前。不可不把中尉留着。殺了他。與殺死我們的絳珠一般。我們人數既少。更需使絳珠活命咧。兵糧已在棒德爾松得了不少。爲着一二個捕虜。也決不致缺乏。黑大喜道。兵糧不妨。我曾取過此人的兵糧。給梅姑娘吃。自己也吃了些。此後可把我的兵糧。分些給他。黑大這異樣的辯護。大家都微微含笑。大將軍也說准照般露人的話。絳珠生死未明之前。不可不把中尉暫留。發了這最後之一語。中尉生命。方決定暫時留着。於是將官會議。又討論別的問題。把中尉交與黑大。叫他帶下去。露人傷還未愈。與黑大等一同退下。中尉深感露人辯護之恩。就說我會二次被你搭救性命。此恩將來必報。說罷。跟着黑大去了。第二天。照預定從棒德爾松移兵至瀆耳村。又費了一日。收拾殘兵。勢焰最盛時有五千多兵。現在不滿一千了。從起事起。六個月間。天天戰爭。已失了四千人。這達了極點了麼。但是勤王軍的命運。只剩這一點咧。大家很覺胆寒。口中雖不說。已決定把此地做個戰死之所。地利好些。可以拚命的守着。偵察者屢次來報告。說共和軍遠遠幾重的將此地包圍着。事既

如此也不必等候敵人諸事完備。由我們先行開戰。出奇或可制勝。敵人到底不利些。第二天晚間。看定敵人防備較薄之處。攻擊。殷露人與那隊長萊顯。同向一方預備。此時有一偵察卒。捕了一固年輕敵人來。露人就親自盤問。此人乃敵人駐紮本營的盜德倫地方之馬夫。市長將他編入義勇隊。充輜重車的御者。他說今天載着兩個捕虜。一個是少女。一個是小童。在前面林中。雙方已經開戰。我非常驚懼。就乘隙逃去。不料被你們捕得。此人說完。曉得少女定是絳珠。再詳細問問。有個帶猛犬來的漢子。向少女談話。後來我就逃咧。此時岑中尉也在那裏。卽道猛犬必是刺倍。漢子必是汪八。這種惡人遇得了絳珠。必定帶往古朗皮。送到慘殺謀反人的南都死刑場去咧。殷露人大驚。立刻要救絳珠。向此人打聽了路徑。與萊顯率部下之兵。儘力前進。於是絳珠與露人在咫尺之間。竟不能相遇。向相反的方向去了。露人到此人所指示之處。已不見輜重車。再追趕逃的敵人。又前進了不少路。也僅能够殺殺敵人罷了。既覓不到輜重車。露人十分絕望。打算要詰問此人。那知他又逃去。早已不見影踪。露人無法。離開此地。已四面在那裏大戰。徹夜砲聲不絕。直至翌日日暮時分。勤王軍見有無數的敵人愈增愈

多。就是能頑強抵抗。到底寡不敵衆。一方大勝。一方大敗。萊顯等許多士官俱已戰死。昨天近一千人的兵。此刻四百也不到了。再隔二十分鐘。敵兵一定用全力壓入這裏。殺個乾乾淨淨無疑。露人曉得我的最後來了。趕入作爲本營的寺院中。向岑中尉道。把你放回去的時候到咧。就是不放。你們的兵。也將殺進來。把你救去。到這時候恐怕要中共和軍的彈丸也論不定。還是此刻安靜時回去罷。說着將中尉釋放。又道。我唯一的請求。是戰爭畢後。望你打聽絳珠一下。絳珠不出你所料。必被汪八捕去。送往南都刑場去了。若不能救。請你看他下刑。然後把他屍骸葬好。又取出那秘密袋來道。此物絳珠之外。無拆看權利。望你交與絳珠。若本人已死。請你燒去。不必啓封。中尉聽着露人所托之話。很覺得他境遇可憐。一一答應。說知道了。絳珠恐怕無法搭救咧。我總盡力辦去。萬一不能救。照你的話辦就是了。說罷告別。與露人分離。由寺院的後門走出。已經共和軍所放之火。市上四面都是火光燭天。地上死尸無數。照得非常清楚。

偵女俠
秘密錦囊
第五編

徐卓呆

四十一

可憐勤王軍在瀆耳村一敗。那志士回天的大事業。一齊化爲烏有。僅剩幾個幸留生命的人。由一條血路。逃至富爾顯地方。不料又被共和軍追來。又逃至盎加路。逃至美痕。敗了又敗。最後逃至薩蒲納。竟如袋中捕鼠。志士一同命連完了。共和軍得薩蒲納時。勤王軍中未死者。僅二十四歲之青年士官殷露人等四十三人。一一就縛。送往南都刑場。僅四十三人。與全國數十萬陸軍相敵。爲着勤王大義。戰至馬斃彈盡。這壯烈無比之事。已可以名垂千古。大事失敗。也沒有什麼遺憾了。然而勤王的軍隊雖滅。勤王的精神不能盡滅。即寒村僻地。尙且有揮淚談王朝之人。這種人裏頭。可見還有勤王軍的武士潛着。共和軍搜索極嚴。雖深山荒野。連草中也需尋到。勤王軍之兵。在瀆耳村戰敗後。隱身以待再舉者。天天有人捕得。一日之中。總有不少人送往南都。那送往南都的殷露人等許多人。怎樣處分呢。當時的南部。連讀史的人想。起了也覺戰慄。送到這裏。沒有一人可以活命。國事犯與嫌疑者。一定處死刑。市外建列斷頭。

台。嫌疑者不加審問。卽婦人孺子也無分別。也沒寬恕。一齊屠殺。每日殺人無數。天天各處又送來嫌疑者絡繹不絕。牢獄充滿。囚人幾將溢出。愈是沒有安置囚人之處。下死刑愈急。怎奈有限的斷頭台。不能殺無數之人。只得將囚人裝在船中。載到大河的深處。將他們投入水中。有人浮起。使用小舟在水上警戒。各人持斧斫他們的頭部。爬上小舟來。便斫他們的手指。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慘劇。與無政府無異。籌畫這些事情的。乃共和政府派來的幾個吏員。其中一人將船邊上割下來的指頭。做一串念珠。作爲帽子上的裝飾品。在路上叫行人與這裝飾品接吻。後人稱這時代爲「南都恐怖時代」。實在很恐怖。南都附近。不問是河是街。到處血塊肉片。與修羅場無異。有一夜。狂風暴雨。行人斷絕。只有一人。冒着風雨。在獄舍之外。徐徐徘徊。像是牢獄的官吏。服裝又似軍人。然而又不像平常的軍人。那麼公然闊步。只是在街上燈光照不到之處。躲着身子。斜窺獄門。似乎等候裏頭有什麼人出外。然而他雖等着。總沒有人出來。此人自言自語道。難道他已往酒店裏去了麼。無辜之人。一天不知要死多少。這樣慘酷的日子。他還飲酒取樂。究竟什麼心肝。說罷。便轉步向離獄舍不遠的酒店那邊去了。店中玻

璃窗上透出燈光。表示客人還很多。如此風雨的夜間。獨有飲酒之人。不能改變他外出的習慣。此人又如窺看獄舍一般。在黑暗處立定了。又窺探酒店中。這時候黑暗中又有一人走來。那第一人打算不被那人瞧見。更隱身黑暗處。第二人不知有人瞧着。漸向明亮處走去。走近酒店前。向窗中看看裏面狀態。此人不知是何許人。打扮得如農人一般。背上負一大籠。其中定是什麼農產物。頭戴闊邊帽。深深戴着。面部已遮隱一半。肩闊身大。決不像是個尋常人。這二人十分可怪。到底是個何等人物呢。

四十二

夜間冒着風雨。一同窺探這酒店的兩個人。究屬是誰。後來的一人。很像附近的農夫。不過農夫將蔬菜裝入籠中。趕到市上。必在早晨。斷不會夜裏還徘徊市上。必定不能公然見人。特地假扮做農夫的。他一步步走近燈光射滿之窗前。仔細窺探。那先來的一人。對那人看了一下。暗道。現在鬧得天翻地覆。無怪有人避着。人眼光在那裏徘徊着。他一定是謀畫什麼秘密事的。且慢。此人肩闊身強。不像是平常人。難道就是他麼。他實是已經死了。或者他這種人。另

有什麼方法仍舊活着麼。說罷頓覺奇怪。徐徐走到那農夫的旁邊去。那農夫一心窺探窗中。不知道旁邊有人走近。後面的愈走愈近。已瞧見他的側面。無奈臉上深深戴着帽子。僅見鼻尖。其時此人已看清窗內光景。很滿足的要去了。方始回過頭來。剛與後面的人打過照面。窗中漏出的燈光。照在二人臉上。一人先驚道。呀。中尉。那人也道。黑大。是你麼。我原覺得很像。二人在想不到的所在相遇。怎麼不驚。又恐怕被人注意。那農夫打扮的黑大。先丟個眼色。握着中尉之手。默默走去。不問他要領到那裏去。一回兒引至一所離酒店不遠的空屋中。黑大像是曾經到過這空屋的。關門時如自己裏一般。非寫熟悉圍牆內有擺車子的地方。他如主人一般。說這裏雨漏不上。又沒人來。姑且坐下。中尉與黑大雖是敵人。中尉被捕後。勇士與勇士意氣相投。便成知己。此刻中尉很快樂的坐下。說道。你好好活着。總算萬幸。黑大道。共和軍沒有本領殺我。所以活着。中尉道。你的嘴依然不肯讓人。我看你不過扮着農人。纔得活命的。不知你怎樣脫逃。薩蒲納一役。我總當你死的了。後來我一一尋覓屍骸……黑大道。你打算尋得了我的屍骸。說射死勤王軍之勇士。要去討賞麼。對你不起。我也很想戰死了。叫你們

增加些功勞。無奈尙有未了事咧。中尉一聽此語。便想起從前黑大在營中常帶一少女在砲車旁的。即問道。是爲那梅姑娘麼。黑大說是的。薩蒲納陷落時。我主人向我說。你既扶養着梅子爵之女公子。只好避開這裏。將他帶往安全處去養着罷。我也見這小姑娘可憐。便負着他。躲在樹上約有八點鐘光景。中尉笑道。我恨不能看看這勇士學着猴兒。逃在樹上的神氣。黑大道。我自己也覺得像了猴兒。非常可笑。直至半夜裏三點鐘。打仗完結。纔從樹上下來。中尉說。然而五萬大兵之旁。被你一人躲避。却是一隻很利害的猴兒。不能不讚你善學人類了。現在在那裏呢。黑大道。後來我回到鄉間。將所剩的房屋田地賣去。作爲養育梅姑娘之費。把姑娘寄在農家。我一人來此。中尉道。我看你在那酒店之前窺探。必有什麼秘密舉動。黑大道自然。在我國王再登王位將你們共和軍處死刑之前。祕密舉動一刻也不停的。第一要把這裏牢中的殷露人救出來。中尉訝道。殷露人前日在薩蒲納被捕。送到此地。一定已處死刑的了。黑大說。與他一同被捕的人。天天有人與其他嫌疑犯或鎗斃或上斷頭台。或沈大河。他還沒輪到。這一點我很有把握。中尉道。還沒處死。却是尙未絕望。不知在那一牢。黑大說。在這街的

盡頭第十三號獄。中尉不禁叫道。那是與絳珠姑娘同一獄舍。豈不奇妙呢。

四十三

絳珠與殷露人。現在一同將處死刑了。都繫在這裏的獄中。如此看來。可見是黑大想救露人。中尉想救絳珠。黑大也很奇怪的說。什麼。與那絳珠姑娘同在一獄麼。中尉道是啊。我在瀆耳村與露人分離時。曾經約定絳珠活着。必定搭救。所以回到共和軍後。打聽絳珠消息。總也不明白。一想必定在南都了。在薩蒲納戰爭一完。我就向大將軍請假一月。來到此地。細細探聽。方知已在獄中等候死刑。所以我在此籌畫救助之法。黑大即問用什麼方法搭救。中尉道。對你說是不打緊。那牢中有個管理囚人及下刑之人。此人幸虧是個貪財的惡漢。只得用賄賂去搭救。此外別無他法。黑大說。那是你的主意與我相同。我也用賄賂叫他搭救。因此賣去田地帶了金錢來的。今夜那人必在酒店內。所以我暗暗看着。不料被你瞧見。中尉說。那受你賄賂的人。叫做什麼。黑大說。名叫汪八。身體很高大。中尉道更奇了。我也是托他的。約定今夜與他相會。正走到酒店前。忽然瞧見你在那裏窺探。我們約在九點鐘。我將要去咧。黑大道。九點

鐘麼。那是不過和你談三十分鐘。他約我在九點半。中尉說。他真是個殺不可恕的惡漢。把絳珠從古萊伯將軍營中盜出。送到這獄中來。也是他。這一來。他使得長官之信用。權力與看牢人一般。他利用着權力。四面的拿賄賂。黑大道。你與他已經約定了麼。中尉道。還沒約定。不過他以為我知道薔薇夫人遺產的所在。一定要打聽我。所以我有恃無恐。黑大說不錯。明白了。瀆耳村分別時。我主人有秘密袋給你。袋中大約寫着的。但是應當叫他先行踐約。萬一我們不踐約。他就要白白吞沒這賄賂。中尉道。那是我也如此注意着。黑大說道。我與你目的相同。所托的人又相同。倒也有趣。我二人應當互相幫助。中尉連說自然自然。黑大又道。九點鐘了。你先去會面。我是約在碼頭處相會。姑且去等着。我二人各各與他見面後。再把他的說話比較一下。然後商量進行罷。中尉點點頭。二人同舟合命。親密不啻兄弟。獄舍之鐘。忽報九下。中尉往酒店處去。那惡人汪八。一心要發財。今天喝得沒有平日那麼醉。一刻也不錯。走出來見了中尉。使當中尉是個重大客人。言語中也帶幾分敬意。說道。岑中尉麼。又四面瞧瞧。說這裏恐被同事的人知道。不便說話。今夜也有水遊會。不多一刻。同事們都要從酒店裏出來。

咧。中尉即問什麼水遊會。汪八道。將囚人載在舟中。沈在大河裏。看他們慘死之狀取樂。我們便稱他爲水遊會。今夜十二時。要沈死一百五十人咧。中尉一想把人弄死。還要取樂。叫什麼水遊會。真是聽着也叫人顫抖的。就說這裏不能講話。且往無人處去。汪八說一聲隨我來。領着中尉就走。正想他不知要領到什麼地方去。那知就引入方纔與黑大談話的空屋中。這大概是他的密談之所。從前一定領黑大來過。所以黑大曉得。中尉先要看看。不知黑大還在這裏麼。

四十四

其實黑大已經去了。中尉跟着汪八進去。就在方纔與黑大所坐處坐下。汪八啓口道。中尉。你是共和軍之士官。怎麼要救起勤王軍的少女來了呢。中尉不快道。我要救就救了。你只營掣你的賄賂。汪八道。話雖如此。這樣嚴厲之時。要救敵人餘黨。實非易事。我也是性命出入之事。其實與其帮你做成此事。不如將你密告。利益來得大。汪八的意思。因爲恐怕纏不過中尉。所以先給他曉得事若不成。我要密告。掣來威嚇中尉。中尉說你密告了可以多得利益。儘管去

密告好了。我是陸軍士官。應當由陸軍處罰。不能由你們的長官處罰的。汪八說不然。憑你是陸軍的人……中尉喝道。別多說。賄賂要不要。只消問你這一句。你們是強盜做不成。只要有賄賂就好了。不知你要多少。且說一個價。汪八道。你怎麼開口賄賂。閉口賄賂。我雖是個惡人。也覺得很說不出口。汪八似乎面子上還不肯直認。中尉說。你不願稱賄賂。就稱他眼藥罷。你要多少眼藥。方可將絳珠從牢中救出。你且回答我這眼藥的分量。汪八說。我也說不出什麼價銀。我救絳珠。只消打聽你一庄秘密。中尉假作不懂。問他什麼秘密。汪八說。不是絳珠失落的秘密袋。你拾得的麼。把那秘密袋給我。我便一句說話也沒有。將絳珠救出來。中尉道。那秘密袋我已交與殷露人。不是曾在鮑醫生家中說過的麼。汪八想了一想。說如此。你與我商量也無益。殷露人與絳珠。同在這裏獄中。今夜或明晚。一定處刑。秘密袋既在他身上。我也必做這種生命出入之事。等他處了死刑。在他死骸上去取那袋便了。我們別談罷。說畢。打算要走。中尉倒慌了。說且慢。我却交與露人。後來露人又交給我。此刻在我手中。汪八道。現在帶着麼。中尉道。那有這種愚人。帶來何用。自然保存在他人不知之處。汪八道。你讀過袋內

的筆據沒有。中尉道：我們沒有商量定奪，不能答你。汪八說：那麼如此，把袋與絳珠交換罷。中尉起初想利用着袋來動他的心，人家寄留與我的東西，豈可任意給人？袋不給他，此事又談不成。暫時想了一下，汪八見中尉默思，更知道那袋中必有薔薇夫人藏金的所在，記着以爲是中尉生了貪欲之心。唎頓時熱度大增，說道：中尉論理那袋是我所有權的，也不用瞞你。其中記着薔薇夫人遺產的所在，那遺產除我之外，沒有第二個應當承受的人了。從前却有魯二倪四與我母親等三人，薔薇夫人的血統上，只此三人。一查便知魯二倪四在古朗皮海岸溺死，這大約是你越獄時弄死他們的。中尉喝道：別胡說。汪八道：你弄死他，我決不恨你。他們妨礙着我也本覺討厭，自己要想去謀害這二人，所以此刻謝你還來不及唎。倘使並非由你害殺，那更好了。總之魯二與倪四一死，那薔薇夫人血統上只剩我母親一人了。母親只生我一個兒子，所以我實是承繼這財產的人。向你要秘密袋，也不是取他人之物，實是取自己之物。所以你不能不答應我。萬一秘密袋不能給我，你單把藏金銀的所在向我說明也行。汪八滔滔不絕的一番議論，全由他貪欲之心所發生。中尉聽了他的說話，又想着已往之事，大

概的事情。也有些猜得到。說你別撒謊。你若是承繼薔薇夫人後代的人。那秘密袋也決不會交與絳珠了。這一句話。適中汪八要所。他心裏袋中必有薔薇夫人之遺囑。指定把絳珠做承繼人咧。汪八又把自己腐爛的根性。來測度中尉之心。以為中尉要救絳珠。一定是羨慕絳珠得了大財產。打算娶他為妻。於是只得換個方法。說話也和平些。說中尉如此罷。我把絳珠姑娘救出。我們三人。一同到薔薇夫人藏金的所在。將他掘出。我與姑娘各分一半。我大減價而特減價。就是一半忍耐。忍耐罷。你若不允。絳珠就救不成。中尉姑娘一死。你也徒然。汪八的口氣。如對同做惡事的人一般。

四十五

岑中尉聽完汪八之話。暫時想想。要救出絳珠。只有答應他的要求了。說道。很好。我答應你。只消你能救出絳珠。我就在你眼前打開秘密袋來。將其中筆據。一一讀給你聽。你總滿足了。汪八道。你把筆據讀給我聽。但是必須先答應我。倘使遺囑上寫明薔薇夫人財產之承繼人。是絳珠姑娘。也須分金錢一半給我的。中尉是軍人。金錢本不在他心上。立刻就答應他。又道。你

不可不拚命的做去。倘使救不出絳珠。我要結果你的性命的。你須牢記。汪八說。我自然拚命的勞動。救不出絳珠。便是失了薔薇夫人的藏金。所以事若不成。我比你還苦痛。中尉一想不錯。看來汪八必定能夠盡力活動咧。又問道。如此我必須問你。你用什麼手段去救絳珠姑娘出來。汪八道。那是非從殺害絳珠姑娘的水遊會狀況說起不可。姑娘在明天晚上的水遊會殺……岑中尉喝道。在我面前。不許說水遊會那種慘酷的話。汪八慌道。不說不說。已定明夜沈入河中。這辦法本來將船底裏裝了許多囚人。關好甲板上的窗。使他們不能逃走。然後把船底之塞拔去。拔去之後。水便入船中。囚人與船一同沈下去。但是如此辦法。囚人在水底如何苦楚的死。不能瞧見。水遊會之樂趣。未免太薄……中尉怒道。又要提水遊會了麼。汪八陪笑道。一不留心。口中滑了出來咧。因為管理的人興味太薄。所以現在先縛了手足。從甲板上投下去了。中尉說。真是慘酷的事。殺不可恕。絳珠姑娘也要遭這種慘刑麼。汪八道。是啊。所以明夜我乘了船。把姑娘不裝入船底。與外面要拋投的人一同立在甲板上。我的計畫如此。中尉便問如此怎樣救呢。汪八道。到將要投下去時。我一人換乘小艇。靠在這船的近邊。等待

拋投。投下去。浮到水面上來。用刀去斫死。這是我的職務。一見絳珠姑娘投下去。就等他浮起來。我假做斫死他。其實將他救入小艇中。非常穩當。無論何人。投了下去。必定會浮起來的。岑中尉暗想如此救助。實在非常危險。不獨本人很吃苦。并且一有錯誤。必至不能施救。於是皺眉道。這方法不好。還有什麼安全的辦法麼。汪八答道。除此竟沒有他法。牢中又很嚴重。但是你儘管放心。必能救助。一定浮起來的。中尉道。即使浮起來。本人吞了水。弄得救不醒。便怎樣呢。汪八說不妨。一沈就浮起來。還來不及喝許多水咧。中尉又說。你將他救入小舟中。倘被他人瞧見。如何是好。汪八道。天很黑暗。別的船上之人。決計瞧不出。中尉又道。天既黑暗。浮起來又恐怕看錯。汪八道。不然。我們的眼睛。在黑暗處。比貓眼睛還利害些。我會經用這個方法。救過三個人咧。你若不信。也只有作爲罷論了。除此別無救助之法。中尉默忖。除此別無他法。不得已。只好用這危險手段了。就說沒法沒法。既如此。你所乘的小舟上。讓我也一起乘着。好得黑暗中。別的船上。瞧不見我的。我又是軍人打扮。與你一同乘着。斷無人奇怪。汪八道。你不來。我一個人也。很够很夠了。你既如此不放心。我也沒法。只好讓你同乘。二人把大體談定。正要

談那些零星事。獄鐘忽報九點半。汪八說。獄中巡視的時刻到了。只得告別。明夜再見罷。說罷就去。其實他並不是去巡視獄中。要到頭碼旁邊去會見黑大咧。中尉也打算早些放他與黑大接洽。便點點頭。說一聲是了。聽憑他前去。

四十六

岑中尉約定了搭救絳珠姑娘。與汪八分手。口中自言自語道。看他也不像是騙我。總之明夜黃昏前就到河邊去等候汪八罷。然後與他同乘一舟。就是他要騙我。也決計難騙。姑且停一回再等候黑大。把汪八對黑大說的話與對我說的話比較比較。有何差異之處。如此汪八的真偽。立刻就明白。快些到約定的地方去。等候黑大與汪八的談判完結罷。中尉一壁說。不知走往那裏去了。再說汪八見與黑大所約的時刻已到。便向大河邊的碼頭處去。一到那邊。黑大答道。你是惡人麼。叫我等得好苦。九點半早已打過了。汪八走過去。在暗中看清了那肩濶的身體。一同坐在石上。汪八說不是我故意來遲。實在被許多事情纏着。以致不能分身咧。

所約定的金錢，你已帶來了麼？要我救殷露人，所必須要你出報酬一千兩，你沒有這錢。此話就難談了。黑大道：我自然有錢的。汪八笑道：口口說說，那個不會。一個農人，怎麼有一千兩的巨款。黑大道：你這狗眼。當我是平常的農人麼。汪八道：不然，你雖背上負着蔬菜籠，却明明是要遮避他人眼目。前天我初次見你，一望就知道是曾經到過戰場的人。黑大說：你既看得出，豈不更好。到過戰場的，不是武士麼。你可知道武士不二言。汪八淡淡的道：目下的武士，講到金錢，信用比農人還薄。我不看見金錢，決不與你開談的。黑大道：那麼你把殷露人帶到這裏來。與金錢對換。汪八說：豈是如此容易救出來的。見了金錢，方始可談救助之法。快把金錢拿出來給我看看。黑大道：你要看。這黑暗之中，怎麼看得出。牢獄門前，有一盞燈點着。我們到那邊去給你看看罷。說着拉他的手要走。汪八罵道：糊塗虫。怎麼可以到那種地方去。豈不被人看見。黑大說：那麼要給你看看金錢，也沒有看的方法。還是信用着我的說話罷。汪八說：你且拏出來聽他的聲音，測他的重量，貨幣的多少。我就可以明白了。黑大說：一聲曉得，便撲上去一把扭住汪八的領口。汪八雖號稱力能敵十人，遇着這力大無匹的黑大，竟混身麻痺起來了。即叫

道你做什麼。打算弄死我麼。黑大放聲笑道。看不出你倒是個軟弱無能的人。汪八便叫他快放手。他說不放。這黑暗之中。要給你這種惡人摸摸貨幣的重量。怎麼可以放手。萬一你一拿就逃了去。豈不受累。所以抓住了再給你看。汪八說我咽喉處苦楚難受。黑大道咽喉苦些不妨。只消耳朵聽聽。便可以聽得出貨幣之聲。你且擎着說時。將腰間捲着的革袋擎下來。載在汪八手上。其中就是他賣去房屋田地的金錢。汪八覺得重量不錯。便呼吸很喘的說道。明白了。明白了。確有一千兩以上。黑大氣焰更盛。說你還敢疑惑武士的說話麼。此時纔將革袋仍舊繞在腰間。漸漸放去汪八。又說如此你總放心了。快帶般露人到這裏來罷。汪八道我安心之後。纔可以與你談救出來的辦法。不是現在能夠帶出來。黑大即問如何救法。汪八道。你靜靜聽着。般露人明夜要載在船中。沈入大河內。只有從船中救出的一法。那時你扮做一個木匠。與我一同乘在船中。黑大說。要我扮木匠。我那裏能夠呢。汪八道有什麼難處。比扮農人總容易些。黑大怒道。你這沒眼睛的東西。你當我是假扮着農人麼。我雖是個武士。從前却是農人出身。所以是仍舊回復農人的樣子。有什麼扮不扮呢。汪八說只消就是現在這種樣子。把

一只籠去換一柄斧好了。黑大便說。如此並不是扮。乃籠與斧交換。那是我也會的。汪八又說。斧用新的或是鏽的。容易令人起疑。去借一柄當真木匠用的銳利些的來。黑大答應。說好好明白了。用斧斫死官吏。然後救出我主人殷露人麼。這樣痛快的辦法。一千兩也不可惜。包你不到五分鐘。可以斫死官吏二十人。豈不愉快。我本來很恨近來官吏的行爲。正想着要斫死他們咧。汪八聽他那種勇敢的話。怎麼不驚。

四十七

黑大過分高興。說得汪八大驚。一想那是恐怕連我也要斫在裏頭了。待黑大略爲鎮靜。纔道。不是的。那斧是把他船的一面開洞的。你要殺害官吏。那裏還救得出殷露人。舉動千萬不可亂暴。黑大無味道。可惜可惜。我正在快樂。那斧子不是斫死官吏的麼。要在船上開洞何用呢。汪八道。你且聽了。船底有塞子。塞子一抽去。水自然進去。船中的人一定就死。然而從塞子的孔中流水進去。頗費時刻。另外用斧。開一個大孔。叫他多流些水進去。豈不是要木匠了。我在長官面。就把你當做木匠。與殷露人一同載在船中。黑大道知道了。這一點是知道了。以

後便怎樣呢。汪八道我的計畫。將你與殷露人放在一室。你用斧開一個極大的洞。叫殷露人由洞中逃去。你也從洞中脫逃。或者你仍留船中。那是隨便的。黑大說且慢。如此開了洞。水從洞中進來。人那裏逃得出呢。汪八道不然。船分三層。最底下的是裝貨之處。上面是普通載乘客之船室。再上面是甲板。照向來的辦法。罪輕的人放在最底下一層。這些底裏的人。只消塞子一拔去。一回兒就溺死。苦楚的時間極短。罪重的。裝在上面船室內。船室內的人。先聽着下面衆人的苦楚之聲。心裏已很恐怖。然後叫他們徐徐叫苦而死。倘使這船是船室上一一有窗的大船。那是船底有了水。船漸漸沈下去。到窗沈至水面下。水就突入窗內。現在是僅靠甲板上透光綫。側面沒有窗的船。沈起來極遲。所以用二三木匠。要在船室側面開洞。其時船室還在水面之上。決無水流入之虞。你只消開一個洞就好。務必大些。到船漸漸沈下去。洞口將近水面之際。可乘間逃出。你與殷露人。大約總會游水的。黑大道一遇水。我游得很快。汪八道如此豈不是很易逃走麼。黑大本來不懂什麼危險與困難的。也不管此事當真能否實行。就說果然很好。如此逃得了咧。汪八道在你將與殷露人同入船室之前。必須先把所約定的金

錢給我。黑大說很好。只要我能入殷露人的室內。我看來確有把握。就可以付銀。其實汪八未必真用這種方法來救殷露人。只是把花言巧語哄騙。一騙得黑大的金錢。那裏再肯放這可怕的黑大活命。一定使他與露人一同溺死。方始安心。黑大這人。無論何事。只是靠著自己腕力做去。一點也不知畏懼的。一回兒就談定。即問明夜什麼時候帶着斧子過來。汪八說。十點鐘來罷。就在這碼頭上船。你可立在此地等着。黑大答應了。立起來就去。大概去尋着岑中尉。將汪八對我說的話與對中尉說的話比較比較。咧。汪八也在暗中回到牢裏去。他因着自己的惡計。着着有人上當。便十分快活。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的運氣來了。要與我均分財產的魯二與倪四已死。那杳無影踪總也尋不到的絳珠。忽然在瀆耳村戰爭之時入我手中。將他細細盤問。他仍舊不肯吐出薔薇夫人藏金的所在來。所以我只有送他到南都獄中去威嚇他。帶到這裏來時。途中山猛犬刺倍替我看着。我睡眠時也不致使絳珠逃走。只有那小童呂兒。生得太聰明了。我恐怕他將我的內幕去告訴這裏的官長。因此將他中途拋棄。後來也就此不見。大約已與乞丐爲伍了。絳珠入獄以來。每天逼他。他總不說。死期又漸漸近。我正

在爲難。忽然岑中尉出現。藏金的所在。就有方法可以探索。并且還有那要救殷露人的農人出來。他不是農人。聽說殷露人有個從者叫做黑犬。力大無窮。他一定就是黑犬。方纔將我一把。他還很輕。我的頭頸幾乎要斷。他又許我一千兩的賄賂。有了這一千兩的預備費。要謀薔薇夫人的財產到手。無論怎樣總夠了。取了一千兩。將他溺死在船中。總不會再被他一把拖住。咧。是啊。他這種人。就是我就了他。他過後再用腕力來要我討還金錢也論不定的。只有騙着他弄死他的咧。其次是岑中尉。且慢。照中尉的話。救了絳珠。我僅得薔薇夫人財產的一半。不能不與絳珠對分。絳珠有岑中尉在旁。也不容易欺侮他。有什麼方法不救絳珠的性命麼。汪八惡人的根性。此時又發。想起這種事情來。咧。忽然想得道。有了有了。不知做得好。不好。姑且試試罷。怎麼我一向不留心到這個計策呢。真是一時糊塗。諸君。你道汪八是什麼計策。

四十八

實在惡人的本性。至死也不會不做惡事的。貪心的人。千方百計都用盡。還是不肯拋棄貪欲。

之心。像汪八便是其中的一人。他既與岑中尉約定。搭救了絳珠姑娘。從中尉處探聽那秘密袋之內容。明知除此也沒有第二法。不料心裏還想違背這約。籌畫此外有無可得藏金之道。照約去救絳珠。損失甚大。金錢非分去一半不可。如能拋棄中尉。從別處探聽藏金所在。也不必冒險救絳珠。不必分去一半。薔薇夫人之財產。可以盡入我手。汪八只是要想此事的計略。不知他想不到什麼妙法來。姑且先從少女絳珠說起。絳珠在瀆耳村。被汪八捕得。載在輜重車上帶去之際。聽得露人之聲。在那裏要尋覓我。自己喊破喉嚨。也沒有效力。聲音竟送不到露人耳中。露人向左。自己被他的右帶去。一刻兒工夫。已經去遠。這是最後聽得我勤王軍的聲音。此後與小童呂兒。一同被汪八帶去。又有猛犬刺倍監視在旁。不知究竟要送往那裏去。用繩網着。有時載在郵便馬車上。有時搭路過的貨車。也有時步行。一村一村的過去。其間汪八。或怒或笑。或嚇或騙。問秘密袋的內容。不知說了幾次。每問一次。絳珠必答道。只管問也無益。還是早些殺死我的好。汪八也不殺。後來將長途唯一的伴估拋棄。自己便入南都宰中路上。或在旅店。或在休息所。常聽得說勤王軍在瀆耳村大敗。逃去的士卒。已齊在薩蒲納擒住。

勤王軍的運命全滅亡了麼。那是殷露人自然也死了。其他與我相識的勤王軍人。一個也不留的都死了麼。我也何必受這種苦。邊是早些死的快活些。獨有不思議的相逢。共處艱難的岑中尉。他是敵人。諒來總活着。又想自己快死了。想他做甚。不想了。不想了。自己警戒自己的心。苦楚之中。似覺他的面影。出現在我眼前。暫時恍恍惚惚。忘却一身之憂慮。獨有此人。竟不能從我心上分開來拋棄。心與此人。已如合併在一起。心不離此人。此人也不離心。難道生成有這一段姻緣麼。替露人祈禱冥福。同時也替此人祝幸福。又祈我自己早死與勤王軍的人在冥中相遇。一天一天。只是如此想着度日。那可厭的汪八。每日一二次。到獄室中來。探問袋中秘密。他的說話。不像他舉動那麼殘忍。開口姑娘。閉口姑娘。只消肯說出秘密來。立刻救你出去。還可以資助旅費。包你安然可到外國。絳珠想我也不要逃往外國。什麼袋中秘密。我絲毫不知。他盤向得又很討厭。他言語說得很親近。反比凶暴的語氣難過。最後總回答道。你快些殺我好了。這二三天。似乎他已漸念。竟不來咧。自己也覺得大約送往刑場的期漸近了。今天他從日間就跪在地上。向上帝祈禱露人的事。中尉的事。自己的事。晚餐後略為休息。又要

祈禱至夜深。平常是看守人已不來巡視的咧。只聽得外面有人啓門。輕輕走進一個人來。難道天一亮。就要送我赴刑場去麼。半夜裏看守人來此做甚呢。立起來看時。此人提燈立着。乃惡人汪八。汪八定了最後的計策。恐怕要來實行咧。

四十九

汪八定了什麼計策趕進來的呢。總之他不願經由岑中尉。探知袋中秘密。要想單由絳珠身上探索。這是很明白的。絳珠從燈光觀看他的面貌。却很驚懼。然而自己已決定要死。也覺得毫無可懼了。很沈靜的說。夜深時來做什麼。這一句輕而有力。不像疲於艱難之人。可見心中勇氣尚未稍衰。又道。來此做甚。在天未明時。要送我赴刑場去麼。絳珠覺得下刑之時已到。世上的苦處。立刻就要完結。心中反很喜悅。汪八仍舊好好的說道。我怎麼送你到刑場去。我想打聽袋中秘密。一心要救你。不是天天說的麼。絳珠說我曉得什麼秘密不秘密。只管問也徒然。不如早些輪到我下刑罷。汪八道你仍舊這麼倔強。口中說不曉得。我那裏肯信。絳珠道。你要怎樣纔信我。真是不曉得。方肯走遠。汪八答道。這也不難。只消把我所問之話。你一一迅速

回答。我就斷定你是不曉得的。你既不曉得。我再留在此地也無益。自然絕念而去。絳珠真覺得討厭。很想他早些問了。可以早些打發他去。說那麼你問罷。我知道的。無有不回答。汪八道。我所問也不多。你從薔薇夫人處得來的秘密袋。是交與岑中尉的麼。絳珠道。我沒有交給他。我拋去之後。他拾得的。汪八又問。你不看其中的筆據。就此拋去的麼。絳珠說是啊。我已屢屢說過。沒有看就拋去。其中有何秘密。絲毫不知。汪八道。但是中尉在鮑老醫生家裏說。他被勤王軍捕獲時。已交與士官殷露人了。想你也聽得的。絳珠說。我也聽得的。中尉決不是說謊的人。一定已交與露人無疑。汪八說。後來要你一同逃出彭脫獄。在途中與你提過秘密袋的話。沒有。絳珠說。那裏有工夫談這些話呢。汪八說。你也不問中尉麼。絳珠稱是。汪八又道。如此秘密袋現在一定還留在殷露人處無疑。絳珠道。事或如此。我不知道。汪八又問。殷露人是何等人。絳珠道。勤王軍的副大將。汪八道。那是我曉得。他要救你。特地把中尉放歸。又瀆耳村打仗時。他曉得你在那邊。奮身尋覓。如此看來。可見是很思念你的。與你是什麼關係。絳珠想到那時。曉得僅隔數尺。沒有相遇。實在覺得悲痛。一時垂首默然。少停。答道。露人幼時與我一起養

育着的。汪八這一起養育着。到現在長大。便成了情人了麼。絳珠不禁大怒起來。說你說這些話。是我不回答的。他是我的恩人。幾如父兄一般。汪八陪笑道。如此清潔的關係。疑爲情人。實是我的不是。總而言之。殷露人若活在世上。必定能夠曉得袋中秘密。他未必會看也不看。只是保留着的。絳珠就問你這話什麼意思。汪八說明道。他既曉得。你若對殷露人說。此事與我性命有關係。你把這秘密向某人洩漏了罷。你如此一說。殷露人總肯答應你的。無論這秘密何等重大。一洩漏給人。就可以救你性命。他一心要救你性命。總肯說出這秘密來。決不會這秘密比你性命更重大的。汪八如此遠遠繞過來說着。他以為殷露人知道這秘密。可使絳珠向露人探聽。但是絳珠以為露人已死。所以汪八之話。並未十分辨別他的意思。

五十

汪八的計策。口中說把絳珠的性命與袋中秘密交換。來勸殷露人。便可以從露人處探聽秘密。因爲他自己去說動露人。不如先說動了絳珠。叫絳珠去說動他。反來得容易。此刻先要說動絳珠。怎奈絳珠不明白。所以回答不出。汪八再說明道。是如此辦的。殷露人倘使看重你的

性命。要救你的性命。就是把袋中秘密。向我洩漏。也決不可惜的。絳珠道不知如何。露人的思想。比我的思想高得多。決不。把我的心去測度他的心。并且他不名譽的事。斷不肯輕輕答應人家。憑你有什麼話。要與他商量。……忽然留意道。嘎我還當是露人。尚生存在這世上。咧。心裏一寒。低下頭去。汪八急道。你以為我向露人商量。他萬萬不會答應的麼。絳珠道。不是答應不答應的話。他已不在世上了。汪八一聽。即道什麼不在世上。你怎麼曉得。絳珠道。勤王軍全潰後。到今朝沒有肯活着的男子。咧。汪八道。沒有肯活着的男子。倒也不錯。但是也有要戰死而不能戰死的。就像你心中祈求要死。不是還留在這獄中麼。世上的事。怎能各如所願。越是要長壽的人。越是會死。越是要死的人。越是不死。絳珠訝道。如此說來。那股露人君還活在世上麼。汪八說是啊。他不在世上。我也不說這些話了。絳珠說他在薩蒲納的一戰。……汪八道與衆人一共被捕。與你一樣。也在這裏獄中。還未下死刑。咧。已定明天為下刑之日。絳珠聽着。混身亂顫。立將起來。說我竟沒有知道。露人還活着麼。他既活着。我不能不再向上帝禱告。求上帝守護他到臨死。你快些出去罷。我要禱告。咧。絳珠到這種時候。也不說一句痴心妄想。

的話。可見他世上的事已經斷念。心底裏很清。汪八又道：你與其替露人禱告，還是替自己禱告禱告罷。你也明天要處死刑了。絳珠說：我也明天處死刑麼？那是與露人一起咧。臨死得與露人見面。在一處被殺，也是上帝的恩惠。說着反很勇壯。汪八本想拏這句話來威嚇他的。那知他反歡喜。汪八心中未免不快。即道：不然。雖是同在一日下死刑。那裏能夠逞你的心。容易見面。因為露人被捕時與共和軍抵抗。所以罪來得重。應當鎗斃。你是沈在河中。絳珠說：露人鎗斃也把我鎗斃了罷。我的抵抗共和軍之罪。實與露人無異。汪八道：這是不行的。鎗斃是用鎗從足上放起。漸漸向上。所費子彈甚多。共和軍政府決不肯爲殺一個女囚人。費如許貴重的彈丸。那裏可以呢。絳珠至此也就打斷念頭。又道：如此我求你一件事。本來你這種惡人。就是我舌根爛了。也斷不肯托你什麼的。怎願與你多說。此刻只求你替我傳一句話給露人說。絳珠不損傷勤王軍名譽。好好的死了。請你放心罷。只消傳這一句話就夠咧。絳珠如此說着。可見他決心非常堅固。怎奈汪八還不覺得。再說要傳這一句話。非常容易。但是姑娘。我以爲不必如此。還是乘天尙未明。我去把露人帶到這裏來。我與看守人暫時避開。你們二人會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1 4840B

會面好不好。這是我一片好意。你以為怎樣。絳珠幾個月的憂愁面容。此刻忽然有喜色。說道。這是真話麼。若能如此。我情願對你拜這麼一拜。汪八急道。不必不必。待我立刻去領來。但是此刻你應當把秘密袋中的秘密。向我說出來咧。只消金錢的所在好了。你一說。我就去帶來。

77308 F

375

